

# 得意書

黃嘉音選譯  
西風社發行



黃嘉音選譯

振家

得意書

上海西風社發行

本書封面：

黃嘉音設計  
蔡振華作字

# 得意書目次

序	黃嘉音 ( I )
居里夫人	伊芙居里 ( 三 )
普利哲追憶錄	愛理蘭 ( 三一 )
林白夫婦東飛記	林白夫人 ( 五一 )
南極之夜	白德 ( 七九 )
北極冒險記	富魯泰 ( 一〇一 )
三姊妹漫遊記	亞培姊妹 ( 一一九 )
粉筆生涯	安斯羅 ( 一三九 )
神祕人類	卡萊爾 ( 一五九 )



- 成功秘訣……………勃蘭特（一八九）
- 交友之道……………康乃基（二〇七）
- 大自然的教訓……………伯朋克  
霍爾（二二七）
- 壯志凌霄……………亞基普（二三九）
- 流浪……………巴甘諾（二六九）
- 獄中活劇……………諾伊斯（二九三）
- 現代烏托邦……………里 鱒（三〇七）

# 得意書序

人生有得意事，總喜歡講給諸親好友聽，曉得的人越多，便越得意忘形，越有興味。

我個人認爲得意的事，也許不祇一種，而讀好書却是其中之一。人生的得意事原是應該與衆共享的，讀到得意的書，又何獨不然？

讀到一部好書，彷彿碰見一位一見如故的新朋友。一卷在手，真是愛不忍釋。這一方面固然是由於我的愛書成癖，可是好書有一種令人埋首醉心的魅力，却也是無可否認的。

I  
我以為那種非小說類 (non-fiction) 的西書，尤其往往有一種引人入勝的力量。題材是現實的，筆調是輕鬆的，風格是自由的，絲毫沒有枯燥板滯的毛病。

在創辦西風月刊的時候，我們就決定關了西書精華一欄，由我負責選譯。我們當時的口號是『讀完一篇等於看一部好書』，現在想起來似乎有一點言過其實；不過在這外匯緊縮，書價暴漲的時候，把愛讀的西書中的精彩部份節譯出來，使大家得知其梗概，省錢省時省事，對於讀者方面應該也是不無裨益的。

爲了西風篇幅不夠的關係，西書精華這一欄有一個時候是暫停了；可是一般讀者時常來函表示異議，我們也覺得這一欄的取消是一件不得已的憾事。因此在一九四〇年的春季，我們正式發刊一本以西書爲中心的雜誌，名字就叫西書精華。

把以前耗費了相當心血所選譯的西書精華收集了起來，一算倒也有近二十篇之譜。重看一遍，覺得都還有意思，也還跟以前一樣的喜歡，因此就選出十五篇比較整齊的，編印成這部得意書。另有瘋人院一篇因爲已經選在變態心理漫談中，山嶺夫人自傳已經出成西書精華小叢書了，所以不再收在這裏。

這些東西是都在西風上發表過的，所以要是從開始就長期訂閱西風或是有西風頭幾部合訂本的人，除了覺得特別喜歡以外，是沒有再買這單行本的必要的。

這些東西都是別人的得意傑作，所以所謂得意書者，當然是指別人說的。在我一方面，我讀到這些好書的時候，的確也揚揚得意過，大有以別人之得意爲自己的得意之概。因此，就把這本子名叫得意書了。

願把我從這些書上所得來的得意，分送給每一位看這本書的朋友。

黃嘉音 民國三十年二月

居  
里  
夫  
人

伊芙居里：

*MADAME CURIE*

Eve Curie 原著 · Vincent Sheean 英譯

Doubleday, Doran Co., Inc. 出版

## 前 言

本書原著者伊芙居里，就是居里夫婦的次女。她寫道：

『我母親的故事，這麼像個神話，那稍加修飾簡直是一種罪過。我所說的軼事沒有一件不是我曉得其為真確的，連衣服的面色都不加捏造。所說的都是事實，所講的話都是實在說過的。我希望讀者會感覺到瑪麗的性格比她的工作或她的生活更稀有：堅定不移的性格；非聲譽或困難所能改變的純潔的靈魂。愛因斯坦說：「在所有的名人中，瑪麗是唯一沒被聲譽所腐化的。」』

本書在美國出版以後，立刻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一直到現在還是一本銷路最好的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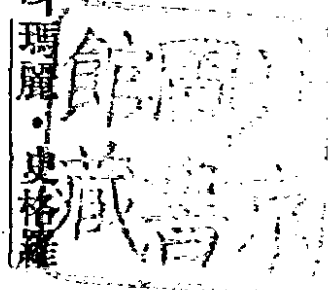
## 忍饑挨餓的苦學生

在一八九一年的秋天，巴黎大學來了一位波蘭的女移民，名叫瑪麗·史格羅（Marie Sklodowska），很興奮地在科學科上註冊了。

男學生在遇到這位板臉怕羞，衣着質樸的女子時，總是問道：『這是誰呀？』可是答案總是很模糊的：『是一個名字莫明其妙的外國人。她在上物理學的時候，總是坐在第一排的。』男學生總是目送她那靈巧的體態，然後說：『美好的頭髮！』

可是男學生對她一點也不感到興趣。她埋首於科學的研究，工作得像患熱病似的。她一分鐘不讀書，就是損失了一分鐘。

瑪麗·史格羅太怕難為情了，不敢去和法國人做朋友，她總是藏身於巴黎的拉丁區中，和她的同胞混在一起，在那裏造成了一個自由波蘭的小島。



她在那裏的生活，是和僧侶一樣簡單的，祇是專心從事鑽研。她的收入每個月祇有四十盧布，一部份是她在波蘭做女教師時自己所省下來的，還有一部份是她的父親——一位無名而淵博的數學教師——所能寄來的少量的錢。在這每天三法郎的款項中，她得付房租，膳費，做衣服和大學裏的費用。

她故意限止課外分心的事，也不赴友誼的會，替自己造成一種堅苦卓絕的古怪非人的生活。瑪麗不會承認自己能忍寒挨餓。爲要省得買煤起見，她往往疏忽着不去生那小火爐。她一直寫着數字與公式，沒注意到自己的手指僵硬麻木，肩頭在發抖了。有一個時候，她幾星期祇吃抹牛油的麵包和茶，不吃旁的東西。當她要大吃一頓的時候，她就去买兩只蛋，或是一塊朱古力糖或是一些水菓。

這個在幾個月前離開華沙的活潑強健的女子，因爲這些食物的緣故，終於很快地變成貧血了。當她從桌邊站起來時，她往往覺得頭上團團轉。她一到床上就失去知覺了。這時候她總是問自己怎麼會暈過去；她總以爲自己是病了，她痛恨



她的疾病，和痛恨其他會妨礙她的工作的事情一樣。在這種時候，她從來沒想到她唯一的病就是飢餓。

### 獻身科學的有情人

瑪麗是把愛情算在她的生活計劃以外的。爲了專心致力於科學的研究，她到二十六歲的時候，還緊緊地抓住獨立的生活。

這時庇爾·居禮 (Pierre Curie) 來了。他是一位法國的天才科學家，把身體和靈魂都供獻在科學研究上，已經三十五歲了，可是還沒有結婚。他是頗長的，有着一雙感覺靈敏的手，一叢粗鬍子，和一種罕見的聰慧出衆的表情。

他們是於一八九四年在實驗室中初次見面的，立刻的同情使他們接近起來。庇爾·居里發覺這位沉默寡言的史格羅朶芙斯佳小姐實在是一位可驚的人物。用專門的詞語和複雜的公式去對一位年青可愛的女人談話，這是一件多希奇的事

……這是多甜蜜啊！

庇爾看着瑪麗那灰金色的頭髮，她那高凸的頭額，和她那已經被實驗室中的酸質所沾染的雙手。他爲她的姿色而心神不定了。

庇爾·居里想和這女孩子做朋友。他問她可容許他來探望她。她以親善而嚴謹的態度，在她的小房間裏接待他，庇爾的心深受這種窮困的景況所打擊了，可是對於人物與背景的微妙的配稱，也不能不加以稱許。瑪麗穿着舊的衣服，她那熱情倔強的容貌，在那幾乎一無所有的屋頂閣樓中，從來沒有比這個再美的時候了。叫他沉醉的不僅是她的獻身於工作，還有她的勇氣與高尚。這位美好的少女有着偉大人物的性格與天賦。

過了幾個月，庇爾·居里向瑪麗求婚。可是在史格羅朶芙斯佳小姐看來，和一個法國人結婚，永久離開她的家庭，放棄她那親愛的被壓迫的波蘭，似乎是一種可怕的背叛行爲。過了十個月，這位倔強的波蘭女郎才算接受結婚的意思。

## 窮中取樂的同居

他們同居的第一天，庇爾和瑪麗騎着以賀儀所買的自由車，遨遊於法國島之上。他們吃麵包，奶酪，和水菓當午餐，冒險住在無名的小旅館中，以踏幾千下自由車，與花幾法郎去住鄉間房屋的代價，取得迷人的悠長晝夜獨處的奢侈。

冰川路二十四號這對青年夫婦同居的小房子，是特別缺乏舒適的設備的，他們拒絕庇爾的父親要送給他們的傢具。瑪麗沒有時間可以拂拭這種傢具。那空無長物的四壁，祇安置着書籍，兩隻椅子，和一隻白木桌。桌子上擺着物理學的論文，一盞火油燈，一束鮮花；沒有旁的。臉皮最厚的不速之客，看見這兩隻椅子，因為沒有位子可坐，祇好逃之唯恐不及了。

他們結婚的第二年，與第一年所不同的，祇是瑪麗的健康狀態，因為她這時已經懷孕了。居里夫人曾經想要一個孩子，可是身體病得不能站在機械前面研究

『鋼鐵的磁化』，這未免叫她感到困惱。

大家也許以為庇爾爲了保全瑪麗的健康起見，會軟化下來，和瑪麗共度安靜的夏日罷；可是並不。這對夫婦像不懂事的瘋子似的，在她懷孕八個月的時候，竟騎着自由車一同到勃利斯(Brest)去，和平時走同樣長的路。瑪麗說她並不感到疲乏，庇爾彷彿也以爲她是一位超乎自然以上的人物，能夠逃避人類的法則。

不久，這位年青的妻子，終於被迫回到巴黎去，她在那裏生了一個美麗女兒，名叫愛蓮(Irene)，是一個未來的諾貝爾獎金的得獎者。

在家庭與科學事業之中，選擇一件，這一點瑪麗連想都沒想到。她管家，替她的女嬰孩沐浴，烹調，同時還在一間破陋的實驗室中繼續工作着——向現代科學最重要的發現做去。

### 潛心工作的成績

到一八九七年年底，瑪麗活動的成績，已經有兩個大學學位，一筆研究金，和一篇『鍊鋼的磁化』的論文了。第二個目標是博士學位。瑪麗一方面尋找一個研究的計劃，希望能得到博士學位，一方面却被法科學家培格萊爾（Henri Becquerel）新發表的論文所吸引去了。培格萊爾發現鈾鹽不暴露在光線底下，也會自動發射一種不明性質的光線。把鈾的化學物，擺在由黑紙包圍着的像片上，會透過黑紙而在像片上印着一個影子。這種現象還是初次發現的，瑪麗後來把這種現象稱為輻射能，可是這種輻射的性質與來源大家還是莫明其妙。

居里夫婦醉心於培格萊爾的發現。他們終於在庇爾教書的物理學校裏一間小貯藏室中進行研究了。這簡陋的實驗室中的氣溫，對於靈敏的器械是不利的，而對於瑪麗的身體也不怎麼好。可是他們管不到這些。當她冷的時候，她就用力把溫度寫在簿子上，以為復仇。

瑪麗潛心研究，後來發現另外一種鈾的化學物，也有同樣自動輻射光線的作用。

用，不但如此，她還發覺輻射能比平常應有的還要強！這種變態的輻射能力到底是從那兒來的呢？祇有一種解釋：就是那些金屬物中一定含有少量輻射力比鈾或鈾更大的化學物。這究竟是甚麼東西呢？瑪麗在實驗的過程中，把所有知名的化學原素都檢驗過了。瑪麗以大思想家的胆量來答覆這疑問，她的結論是說：這些金屬物中，一定含有一種尙未發現的有輻射力的化學原素。

在瑪麗實驗的過程中，庇爾·居里總是很感興趣地密切注意着其進展，現在他爲要幫助妻子的實驗起見，竟放棄了自己的實驗了。現在有兩個腦袋和四隻手，在那潮濕的小實驗室中，尋找着一種無名的原素。他們終於開始這將有八年歷史的合作實驗，直到後來才被一齣意外的慘劇所破壞。

瑪麗和庇爾耐心地孜孜於工作，研究瀝青鈾礦中各種原素的輻射能。結果不但發現一種，而且發現兩種新原素了。在一八九八年七月裏，他們宣佈發現一種新原素。瑪麗把這原素叫做“Polonium”（鏷），來紀念她所親愛的祖國波蘭。

在同年十二月，居里夫婦又宣佈在瀝青鈾礦中發現了一種新原素，他們稱之爲鐳。他們以爲鐳的輻射力是很強的。

### 推翻了科學的理論

鐳的特性把科學家相信了幾百年的基本理論都推翻了。物理學家對於這個發現，都抱着保留的態度。化學家的態度更爽直了。從定義上講，化學家祇有在看得見，檢驗得到，滲上酸質，決定其原子量的時候，才相信一種新原素的存在。世界上還沒有人看見過鐳。沒有人曉得其原子量。居里夫婦爲要證實鐳與鐳的存在起見，又苦苦地工作了四年。

瀝青鈾礦中含有鐳與鐳，可是瀝青鈾礦是一種很貴的鑽石。這種鑽石是在波希美亞（Bohemia）聖喬金沙（St. Joachimsthal）礦中採出鈾鹽，以爲製玻璃之用的。據居里夫婦推測，瀝青鈾礦雖然把鈾採去，鐳與鐳應該還是原封不動

的。於是他們就從奧國政府請得一噸瀝青鈾礦的殘基來研究。

他們的實驗室是瑪麗初次做實驗的小房間附近的一間破屋子裏。這屋子原來是醫學院做解剖用的，現在連放屍首都不配了。房子裏沒有地板，祇有幾隻破舊的櫥房桌子，一塊黑板，和一座舊的生鐵火爐。這破屋子夏天悶熱得像玻璃花棚，冬天就是把火爐燒得白熱，還是有一個冰帶。後來瑪麗寫道：『可是，我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却是花費在這破舊的屋中的，我們完全委身於工作。』

他們在這裏不分晝夜地專心工作着，從一八九八年一直做到一九〇二年，從來不灰心餒氣。一九〇二年，在居里夫婦宣佈鐳的存在後四十五個月，瑪麗終於以超人的倔強，獲得最後的勝利了；她終於鍊出了一公厘的純鐳，並決定其原子量了。化學家們祇好低首下心地承認事實了。鐳就此正式存在。

## 貧富間的兩條路



奇怪的鐳——純鐳原來是一種鹽似的白粉。可是鐳的特性真是驚人。鐳的輻射力量比甚麼都強，比鈾強兩百萬倍。那光線連最硬最不透明的東西都透得過。祇有厚鉛能夠阻止它。

鐳是極有用的東西，它竟成爲人類與毒瘤作戰的利器了。各國都有鍊鐳的計劃，尤其是比利時和美國。可是各國的工程師都不曉得鍊鐳的秘密。

一個星期日早晨，庇爾接到一封美國技術專家的來信，說想在美國進行鍊鐳，要求把方法與手續告訴他們。庇爾讀完了信，告訴瑪麗說：『我們有兩條路可走。我們可把我們研究的結果，全部公開，包括鍛鍊的方法在內……』

瑪麗低聲地說：『是，自然。』

庇爾繼續下去說：『不然的話，我們可以把自已看做所有人，鐳的「發明者」，把鍊青鈾鐳的技術註冊專利了，叫全世界製鐳的權利都歸我們。』

瑪麗思索了幾秒鐘，然後說：『那是不可能的，這是違反科學精神了。』

皮爾帶着笑說：『我們也可以有一間好好的實驗室。』

可是瑪麗幾乎立刻加以拒絕了。她說：『物理學家總是把他們的研究全部發表的。假使我們所發現的東西可以掙錢，那也不過是一種意外的遭遇而已，我們不應該利用之以贏利。而且，鑄是要被利用於治病的。……我們不能利用這一點。』

她並不想勸服她的丈夫，她以為他是爲審慎起見才提起專利的。她所說的那些充滿着自信的話表現了他們兩人的意見，這是他們對於科學家的責任所抱的觀念。

皮爾似乎是在解決無關緊要的問題似地，接着說：『那麼我今晚就寫信給那些美國的工程師，把他們所問的手續告訴他們。』

這星期日早晨的小談話後一刻鐘，皮爾和瑪麗又騎着他們所愛的自由車，向樹林裏踏去了。他們已經在窮困與發財之間，永遠選定一條路走了。當晚他們很

疲乏地回來，滿臂是葉子與野花。

## 天才科學家的敵人

在一九〇三年六月，英國皇家學院正式邀請庇爾到倫敦去演講鐳的問題。接着宴會的請帖雪片飛來，因為全倫敦都想見見鐳的父母。

居里夫婦很不自在地容忍了幾天，然後回到那破舊的屋子裏去。可是英國人對於他們所稱讚的人是很忠心的。在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倫敦皇家學院以最高的榮譽送給庇爾和瑪麗，贈他們以台維獎牌。

一九〇三年十二月十日，瑞典的科學院宣佈當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金由培格萊爾與居里夫婦合得，獎勵他們的發現輻射能。

得到諾貝爾獎金就是得到七萬金法郎，而且接受諾貝爾獎金也並不「違反科學精神」。這是減輕庇爾教書鐘點的好機會，也可以挽救他的身體！當這張支票

付款的時候，他們拿這些錢去購買禮物，並借款與庇爾的兄弟與瑪麗的姊妹，捐助科學會，送波蘭學生與瑪麗的童年朋友以禮物。

瑪麗也在她們的小屋中設置了一間「新式的」浴室，同時在一間房間裏貼上新壁紙。可是她從來沒想到要買一頂新帽子來表示慶祝。她雖然堅持着要庇爾離開物理學校，可是自己却繼續在教書。

他們成名了以後，電報疊滿一大桌，報紙上發表了幾千篇的文章，幾百人來要簽名或要照片，還有發明家所寫的信，關於鐳的詩。甚至有一位美國人寫信來問可否讓他把一匹馬名爲瑪麗。

可是居里夫婦與大眾之間永遠有一種誤會分隔着。這時候他們恐怕是到了一生最悲哀的時候了！因為他們的使命還沒有完成；他們祇想工作。可是聲譽不管庇爾與瑪麗正在掙扎着的前途。聲譽盡力抓住偉大的人物，企圖阻遏他們的進步。

輻射能學雖還在幼稚時期，可是諾貝爾獎金的發表，已使數百萬的民衆認之爲一偉大的成就；他們忙着去侵犯這對神話式的夫婦的私生活。這一種熱烈的崇拜，剝奪了居里夫婦唯一所要保存的東西：默想與沉靜。

一九〇四年的春天，瑪麗寫道：

『——總是有人來騷擾。人們盡力叫我們沒法子工作。現在我決定要勇敢了，我不接待賓客了——可是他們還是照樣騷擾我。我們的生活已經完全被榮譽與聲名所破壞了——我們和平與勤勞的生活，已經全部解體了。』

瑪麗尤其因此而遭受痛苦。她既不喜歡親熱，也不喜歡機械式的友誼，勉強的嚴肅，或是誇張的謙恭有禮。她不懂怎樣做名人。當衆人好奇的眼光盯住她時，就有一陣不可抗拒的怯懦之感，凝住她的心。

有一次，當居里夫婦在愛麗絲宮（Elysée Palace）赴法國總統盧貝（Joubert）夫婦的盛宴時，盧貝夫人問瑪麗道：『你喜歡我把你介紹給希臘王嗎？』

瑪麗天真而有禮地老實回答說：『我想沒有甚麼用處。』接着她看出盧貝夫人的驚異，才紅着臉趕快說：『可是——可是。——自然的，你喜歡我怎樣就怎樣，悉聽尊裁便了。』

聲譽對於居里夫婦，雖有害處，可是也不無其利益：他們做起教授來了，他們有實驗室了，他們有合作的人了，他們有信譽了。

### 熱切恩愛的夫妻

當一九〇四年第二次要分娩的時候，瑪麗是疲乏到了極點。分娩時是長期的痛苦。最後在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六日，一個肥胖的嬰兒出世了。是另外一位女兒伊芙（按即本書作者——譯者註），頭上長着蓬鬆的黑髮。

瑪麗不久又是教書又進實驗室去了。這對夫婦是從來不參加社交的。可是他們也不能一直逃避爲外國科學家而設的正式宴會。在這種宴會裏，庇爾總是穿着

他那件發亮的燕尾服，瑪麗也總是穿着她那黑紗製成的唯一的夜禮服。這件夜禮服是由裁縫翻了再翻的。在神氣活現的貴婦看來，簡直是可憐的東西，可是穿在瑪麗身上，適足以表現其性格與魅力。

一九〇五年七月三日，庇爾·居里才算進科學院。巴黎大學也請他做物理學教授了，可是還沒有一間好好的實驗室。瑪麗忍苦耐勞地再工作了八年，才算建立了這間像樣的輻射能實驗室。可是這間企盼了好久的實驗室，庇爾却從來沒有看見，這在瑪麗始終是一件遺憾的事。

一九〇六年四月十四日，庇爾寫道：

『居里夫人和我在工作着，要決定鐳的準確發射量。這看起來也許好像是一件簡單的事。可是我們試驗了好幾個月，現在才開始得到靠得住的結果。』

庇爾在他去世前五天所寫的這些字，表現了他們的配合的美麗與要素，這個配合是一直很美滿的。每次工作的進步，每次的失敗與勝利，都使這對夫妻益形

密切。這兩位資格平等的人，互相愛慕，從不妒忌，他們有着一種工作者的友愛精神，這恐怕就是他們互相熱愛的最佳表示了。

### 生命的摧殘與浩劫

一九〇六年四月十九日星期四下午兩點半的時候，庇爾與科學院的教授一起午膳完畢，道別出去，外面正在下大雨。在企圖跨越杜芬路（Rue Dauphine）的時候，庇爾心不在焉地從一輛馬車後走出，正擋住一輛載貨大馬車的前面。他猝不及防，嚇了一跳，想要抓住馬的胸部，可是馬胸却突然往後一退。庇爾在那潮濕的路上滑倒了。車夫想要收韁停馬，可是已經來不及了：那輛笨重的六噸貨車，又向前拖了好幾碼。左輪把那軟弱的阻礙物壓壞。瞬息之間，庇爾的生命已經了結了。當警察把屍首收拾了去時，體上尚有微溫。

三點鐘的時候，快樂活潑的瑪麗，出現在她家的門口。她發見有人探訪，她



由他們那種過分敬畏的態度，模糊地察覺哀憐的意思。她曉得有甚麼事故發生了。當他們把事實經過說給瑪麗聽時，她動也不動。經過了長期與憔悴的沉默以後，她的嘴唇終於動起來了：

『庇爾死了嗎？死了嗎？絕對地死了嗎？』

從她意識到『庇爾死了』這幾個字的時候起，她成爲一個可憐的無法可施的孤獨婦人了。

她以幾句簡潔的話，要求把庇爾的屍體送回家來。她請一位朋友看顧愛蓮；她打了一通簡單的電報給住在華沙的父親。接着她走到那潮濕的花園裏去，坐下，頭部支在手中，眼睛視而無睹。她聾了，她啞了，她無精打采了，她在恭候着她的伴侶。

昇床慢慢地痛楚地擠過那狹窄的門戶。屍體放在樓下一間房間裏。瑪麗獨自和她的丈夫在一起。她吻着他的臉，他那癱軟的身體，幾乎還有微溫。當屍體裝

化時候，她被強迫到另外一間房間裏去。她好像無意識地順從了，接着她突然以爲這種最後一面的機會不應被剝奪了，於是她趕回來，抱住庇爾的遺體。

葬禮完畢後，政府正式提議以國家的撫卹金賜與庇爾·居里的寡婦與孤兒。可是瑪麗堅決地拒絕了，她表現着她向來的勇氣說：『我不要撫卹金。我還夠年輕，可以替我自己和我的女兒謀生。』

一九〇六年五月十三日，科學院校務會議一致表決請瑪麗到巴黎大學代替庇爾的職位。法國高等教育的教席由婦女來擔任，這是第一次。

當她在巴黎大學出席演講的頭一天，那小小的演講廳擠滿了人，擠到甬道上，擠到外面的方場上去。大家都引領盼望居里夫人的來到。這位新教授的第一句要講甚麼呢？她要感謝部長嗎？感謝學校嗎？她要提起庇爾·居里嗎？是的，無疑地：向來的習慣是宣說對於前人的讚語。

一點半了。背後的門開了，瑪麗·居里在掌聲雷動中走到位子上去。她低下

頭。這是一種枯燥的小動作，算是行禮。瑪麗站着，等着掌聲的停止。掌聲突然停住了。

瑪麗向前直望着，說：『我們檢閱過去十年中物理學的進展，我們對於電氣與物質方面的進步，就會感到驚異……』

居里夫人正從庇爾·居里沒有說完的那一句話，接上去說。在座的人都淚湧上眶，流到臉上去了。

瑪麗勇往直前地講完，像進來的時候那樣快地從那小門出去。

### 國際的榮譽與功績

居里夫人個人的聲譽，像火箭似地亂射。外國的獎狀與榮譽，成打地送來。她雖因一票之差，未中選為科學院會員，可是在一九一一年，瑞典把諾貝爾化學獎金送給她了。不論男女，從來沒有一個被認為有資格接受這獎金兩次的。

巴黎大學和巴士德學院 (Pasteur Institute) 聯合建立鐳學院，包括兩部份：一部是輻射能實驗室，由瑪麗·居里親自指導；另一部是生物學研究和治療毒瘤的實驗室，由一位著名的醫生主持。瑪麗不顧家人的勸告，把一公分的鐳送給那實驗室。這一公分的鐳，價值在百萬金佛郎以上，是她和庇爾所親手鍊製的。直到她死的時候，這實驗室始終是她的生存中心。

歐戰爆發的時候，瑪麗專心爲其第二祖國服務。她看見醫院缺少愛克斯光的設備，傷兵身上傷處的彈片與子彈，都沒有法子找出。於是她就開始搜集愛克斯光器械，設立了許多『輻射處』，並以法國婦女協會的捐款建造第一輛『輻射車』。後來這種車增加到二十輛，在前線服務，被稱爲『小居里』。瑪麗所設置的『輻射室』計兩百間。受惠的傷兵達百萬名以上。

## 二次送鐳兩度訪美

一九二〇年，美國的婦女捐款十萬美金，買一公分的鐳送給瑪麗·居里，並請她到美國去。

瑪麗起初躊躇着，可是終於爲那好意所感動了，於是克服了恐懼，在五十四歲的時候。初次接受正式旅行的邀請。

當瑪麗要在紐約的碼頭登陸的時候，大隊歡迎的羣衆，鵲候了五小時。美國各大學都請她演講，紛紛把榮譽學位贈與她，美國人以宗教的熱誠來歡迎她。美國人對於她那求知服務的精神，與輕財重義的人生態度，大加贊美。她因爲日夜奔波忙碌，身體不支，終於由醫生的勸告，回到法國去。

此後居里夫人時常被請去演講，出席科學會議，列席大學畢業典禮，並到各國首都去旅行，到處受盛大的歡迎。

華沙由民衆踴躍捐募，也建立了一所鐳學院，名叫瑪麗·史格羅朶芙斯佳。居里學院。美國的婦女完成了一件新的奇蹟，又捐款購買一公分的鐳送給華沙的

鐳學院，這是美國送給居里夫人的第二公分的鐳了。一九二九年十月，瑪麗再度到紐約去以波蘭的名義向美國致謝。她是胡佛總統的上賓，在白宮中住了許多天。

### 為科學犧牲性命

直到生命的終了，瑪麗還是繼續以她所特有的迅速與輕率的態度工作着。在做實驗的時候，她總是吩咐學生要小心，用鉗子去拿擺着輻射物的試驗管，用鉛製的東西去抵住有害的輻射光，不要去碰沒有蓋着的試驗管，可是她自己却從來不這樣做。根據鐳學院的規則，每個人都得受血液檢驗，可是她却從來不照樣做。她的血液是變態的。因為三十五年來，居里夫人一直在製鐳，一直在呼吸着鐳所放射的東西。在歐戰的四年中，她受愛克斯光的照射，這是更有害的。可是和她所經過的冒險比較起來，血液的略為敗壞，手上的灼痛，終於不能算是甚麼

嚴重的體罰啊！

瑪麗對於開始煩擾她的微熱，並不十分注意。可是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她因患流行性感冒臥床以後，永遠不再離床了。當最後這健壯的心房停止跳動以後，科學就宣佈其判決詞了。那些變態的病徵，那奇怪的，未之前有的血液試驗，宣佈真凶手為鏽。

在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沒有演說也沒有行列，沒有政治家也沒有官員在場，居里夫人謙恭地在死人之域中就位了。她在親戚，朋友，和敬愛她的同事面前，被葬在西屋斯（Sceaux）的墓地上。在庇爾的身旁。





普  
利  
哲  
追  
憶  
錄

愛  
理  
蘭  
：

*AN ADVENTURE WITH A GENIUS*

Alleyne Ireland 原著

E. H. Dutton 公司出版

## 前 言

普利哲 (Joseph Pulitzer) 是美國的天才新聞學家，一手創辦紐約世界報。壯年得病，突成盲人。後賴他人之目力及腦力，重建其事業。普利哲死後，美人爲紀念其新聞事業上不可埋沒之功績，特設普利哲文藝獎金，並創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校焉。本書乃其私人秘書愛理蘭君所著者，詳叙普利哲之性格及生活之習慣，極有風趣。本書曾於一九三七年八月重出新版。

## 偶然的機遇

在一九一〇年的秋天，我於長病之後，住在漢堡城（Hamburg），自由而孤獨。我所有的計劃都烟消雲散了。我的病使我不得不放棄我二十年來的事業，我當前的問題是：幹甚麼好呢？當時有好幾種機會。倫敦一家銀行要我到加拿大西部去主持他們的業務；印度也有官職要我去。我所以會到普利哲先生手下去做事，完全是偶然的機遇。

有一天，在吃午餐時，我偶然拿起泰晤士報來，看『職業現狀』欄中的廣告。其中有一則因為條件比較奇特，所以引起我的注意。廣告原文大約是說：

「徵求中年，聰慧，多讀書，多旅行之男子一人，以為某紳士之陪伴秘書。須準備居住外國。薪俸從優。應徵者……」這段廣告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因為我覺得自己與這廣告的條件相當符合，於是就寫信去應徵了。不久，我接到一封簡單的

覆信，要我到倫敦去會面。

我依約而去，遇到了一位態度嚴謹的紳士。這次的會見是叫人很窘的，因為所謂會見者變成受一位藝術大師的嚴密考問了。我擔任過甚麼事？我到過那一國？我讀過甚麼書；我著過甚麼書？我的朋友是誰？我可喜歡音樂，繪畫，戲劇？我的性情可是溫純的？不然則我是否善於控制我暴躁的脾氣？我會說那一國的話，會讀那一國的文字？我是否精於騎術？我是否健談？

在會見完畢以後，我還得把當天會見的情形，詳細寫成一篇文章送去，來表現我的記憶力，記憶的準確，和文筆的格調。

不但此也，他還給我另外一位紳士的住址，那個人也要考驗我，並作一張報告。在我走出那個房間以前，那個考問我的人說，『也許你很想曉得的，應徵這職位者在六百人以上。』

我為之驚異不置，因為這六百人中一定世界上樣樣的學者都有。可是那個人

微笑着，說：『噢，那並沒有甚麼大關係。祇有幾位會符合普利哲先生的條件的，最後要由普利哲先生親自選擇。你很有被請到蒙通（Montone）地方普利哲先生的遊艇中或凱勃馬丁（Cap Martin）他的別墅中去度兩星期的希望。還有一樣，請你寫一篇兩千字以下的文章，敘述自己的生平。這可以幫助普利哲先生取決的。』

我和紐約世界報的倫敦通訊記者杜荷希先生（James M. Tuohy）的會見，就這樣完畢了。

過了幾星期，完全沒有消息。這時候我閒下來，就拿傳聞中的普利哲先生來想一逼。我曉得他是在匈牙利出世的，父親是猶太人，母親是基督教徒，他在十六歲的時候，在紐約登陸，袋中不名一文，一句英語也不會說；在冒了許多險以後，他變成報館的老板了，並且把他所主持的紐約世界報造成美國第一流的報紙；正當他事業最興盛的時候，他突然瞎眼了。羅斯采爾（按 Rothschild 為英

國倫敦之猶太藉銀行家，以富有聞於世——譯者註）族中有人說過，假使普利哲不瞎了眼睛，身體不變壞了，那麼他會把當時世界上所有的錢都收之手中的；他由二位秘書包圍着，多半的時間在一隻豪華的遊艇上度過。

我一直沒有得到命召，我不再抱甚麼希望了。後來有一天，我接到一通電報，叫我等二天早晨動身到蒙通去，普利哲先生要在那裏招待我做他的賓客兩星期，同時通知我說，在我俱樂部裏有一個信封，裏面一張支票，作我路費之用。

### 初次的會談

我在蒙通這小港中，看見一隻美麗的蒸汽遊艇，名叫自由。艇中已經有普利哲先生的訊息在等我，請我到他的別墅中去吃晚餐，說七點鐘的時候有汽車來接我。

我準時抵達別墅，可是我還沒把週遭察看清楚，普利哲先生已經一手挽着管

家者的臂膀，走進起居室中來了。據我倉促中初見的印象，普利哲先生是一位身材高大的人，肩膀寬闊，身體的其他部份逐漸尖瘦下去，他有着一個雄偉的頭，蓬鬆的紅鬚中雜着灰色鬚鬚；朝額後直梳的黑髮，有着輕淡的銀白色。有一隻眼睛是滯鈍的，並且半閉着，另一隻一點也沒有盲目的樣子，顯着明亮的深藍色，好像是深沉的鷹眼。伸出的手掌是巨大的，強勁的，神經質的。他那高朗，清楚，刺耳，震顫的聲音，給人有一種奇特的挑戰之感，他說：『唔，你在這裏看見要做你主人的廢物在你面前了；怠慢之處請你原諒他。我們一同去進餐吧。』

侍者請我坐在普利哲先生的右邊，同座的是六位穿夜禮服的紳士。當普利哲先生說，『諸位，這位是愛理蘭先生』時，大家都親善地鞠躬了。

當大家都坐下時，普利哲先生就問我在上月中讀過甚麼書了。我說麥考萊的

文集 (*Macaulay's Essays*)，唐生的亞洲與歐洲 (*Meredith Townsend's*

*Asia and Europe*) 和狄金生的現代論集 (*Laves Dickinson's Modern Sym-*

posium)。

『唔，說一點關於亞洲與歐洲這本書的內容給我聽吧。』

我談論莫罕墨德的一生，和亞洲對於亞洲人的魅力，談了一刻鐘。普利哲先生突然打斷了我的話。

『老天！那種無聊的東西誰有興趣。誰都曉得莫罕墨德的身世，亞洲人當然喜歡亞洲！談些別的吧。你記得甚麼劇本嗎？』

『記得的，我記得好幾個，而且記得頗牢。蕭伯納的英雄與美人 (Shaw's *Caesar and Cleopatra*) 就是其中之一。』

『那麼說下去吧，說點那劇本裏的東西給我聽。』

我從頭說起，一頓晚餐已經化為泡影了。幸虧我把這劇本讀得很熟，有幾段幾乎每個字都記得。不久我就看出普利哲先生覺得開心了，並不是他沒聽過這個劇本，說不定他還比我熟的，而是因為我所談的，證明我記憶力好。當我提到



『他是蠻子，所以以為蠻族的習俗就是自然律』這一段時，普利哲先生忍不住大笑起來了。

我正要繼續下去，想說得更精采一點，可是普利哲先生却舉起手來反對我再說下去。

『看在老天爺的面上！停止吧！停止吧！你苦楚我了。』

我後來才曉得，要維持普利哲先生的興緻，既要避免太有趣的事，也要避免太乏味的事；太乏味的傷到他智慧的敏感，太有趣的因為笑得太厲害了，叫他發生劇痛。

接着普利哲先生把他的注意力轉到左邊那位蘇格蘭人壁德生先生（PATERSON）了。他的談話叫我心意沮喪了。我後來才曉得他是一部活動百科全書。他的知識幾乎是無窮盡的。他對於法，德，義，英等國文藝，歐洲史，以及傳記，都讀得爛熟，像哥德，伏爾泰（Voltaire）拿破崙，加里布第（Garibaldi）和

十幾個其他比較有名的人物，他都能說出那一天有那一件事情或是那一次談話發生。這次的談話一直繼續到大家都吃完晚餐。接着普利哲先生站了起來，伸出手來，說，『愛理蘭先生，我遇到你，很感愉快；你叫我感到非常有趣。請你明天十一點到這裏來，我要陪你去兜兜風去。晚安。』他挽着璧德生的臂膀，離開房間了。那門和普利哲先生好幾座房子的門一樣，自動靜悄悄地關閉了。其他的秘書都和善地拿我初次出場的成績來和我開玩笑，並且告訴我，普利哲先生在晚餐後總是退到圖書室裏去，由一位秘書讀東西給他聽，直到約十點鐘，這是他的習慣。

可是這並不是說，十點以後我們就沒有事做了。普利哲先生時常在吃晚餐的時候，說他第二天要和某人去騎馬，開車，或散步；那個被指定的人為預備談話的材料起見，往往得工作到深夜。

我在那第一晚離開以前，就稍微曉得何謂『預備』了。秘書中有一位拿一大

堆剛從倫敦寄到的郵件給我看，其中有英美兩國的報紙與週刊。他說普利哲先生指定他在第二天吃早餐的時候讀給他聽。爲求這件工作能夠美滿起見，他得細讀適合普利哲先生早晨口味的東西。早晨是不許讀有刺激性的東西的；所以政治新聞，罪案，災禍，與戰地通訊，都不能讀，祇剩下書評，劇評，歌劇，與美術展覽會可讀而已。這些材料都得預先『預備』，重要的地方劃了出來，以便誦讀，其他部份是以談話方式出之的，一切都以採擷其精華爲主。

### 麻煩的考驗

第二天早晨十一點鐘的時候，我到別墅裏去。汽車離開鄉村時，普利哲先生就開口說：『愛理蘭先生，你明白你我間假使要定下甚麼合作的辦法來，我必須明白你的思想，你的性格，你的嗜好，你的同情心，你的偏見，你的性情，我必須曉得你有沒有應付人的技巧，幽默感，節取精英的才能，還有最要緊的，是對』

於準確的愛好。」

我開始說話，可是還沒說上六個字，他已經插嘴了，說：『等一等！等一等！讓我說完。你會覺得做候補員這件事是麻煩而無趣的；唔，這對於我也是無趣已極的。我所需要的，是休息，同情，和友誼，是的，我的上帝！我週遭那些人的友誼。愛理蘭先生，我能替願意做我的朋友的人做不少事。我能把每天在大報上向一百萬讀者說話者所有的權力，財富，與聲譽給他。可是我怎能這樣做呢？我眼睛瞎了，我是一個殘廢的病人；我怎能曉得誰靠得住呢？我不是說錢財方面的事；錢在於我是無所謂的；我所說的是在精神上，知識上的。』

我對於這些滔滔不絕的話，覺得無以應對，普利哲先生說，『看窗外，把你所看見的說給我聽。試把一切——一切都描敘給我聽；別以為甚麼東西太小了，沒有甚麼趣味；描寫每一片雲，每個影子，每棵樹，每座房屋，每件衣服，臉上的每道皺紋，一切，一切！』

我盡我的能力去描叙，他顯出愉快的樣子。當汽車回別墅來時，他說『唔，愛理蘭先生，今天下午請你把我完全忘掉吧，去玩玩去。七點鐘左右來吃晚餐，裝出有趣的樣子。你昨晚做得很不錯。我希望你能把這種成績維持下去。假使有人能每天叫我笑一次，那我很情願留住那個人，付以豐厚的薪金。』

我到遊艇上去，把這些事想了一過。普利哲先生的性格，顯然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我不能預言這次冒險的結果。

### 工作與消遣

一天天地過去，我經過了許多小時痛苦的考問；後來普利哲先生慢慢地和我討論起我成爲他私人秘書的可能了。他以爲假使把我嚴正地訓練起來，是有一點希望的。

普利哲先生是很喜歡散步的。他往往帶一位秘書同去。我最怕這種散步，因

爲一方面得閃避汽車，一方面又得避免路人的注意。普利哲先生是最忌聲音的吵鬧與不速之客的攔路談話的，有時候竟因此兩三天不高興。

在凱勃馬丁那一個月中，我幾乎是每天從早晨八時起一直工作到晚上十一時爲止。我所說的『工作』，包刮我和普利哲先生在一起的時間和替他預備材料的時間的。與普利哲先生一同就餐，坐車，和散步的時候，真是比閱讀和做扎記的時候吃力的。

在此一時期間，我唯一的消遣是一天請假到尼斯（Nice）去，半天到蒙納科（Monaco）去；可是這兩次的旅行都沒有甚麼快樂可言，因爲我奉令在回去的時候，要把尼斯和蒙納科的水中動物研究院的詳細情形描叙出來。於是在旅行時算着魚背上的黑點，到蒙納科山上去的石級的數目，從露台上看到的船隻。假如我聽到一首短詩，遇到一件有趣的事情，或是看見一個奇怪的景緻，我就拿出簿子與鉛筆來。

## 辦報的哲學

我們一離開蒙通，普利哲先生就開始他的教育方法，要訓練我，使我配做他的工作。他問我爲美國讀者而發行報紙的意見。

我說，總務編輯的主要任務，是把一張有趣味的報紙給讀者看，正像釣魚者鈎子上所放的餌一樣，不是他自己所喜歡的，而是魚所喜歡的。新聞應以真確爲基礎；可是地震時死一千人既比死一百人更能轟動一時，那麼計算死亡人數時就不必太拘謹了。

至於政治方面，我覺得任何報紙可以一方面發表事實，同時一方面竭力擁護自己的立場，假如在發表全部事實的時候，對於取捨方面稍爲小心一點的話。

我這些譏諷的話引起普利哲先生滔滔不絕的抗議了。他喊道：『我的天！我不相信有人對於使美國報界虎虎有生氣的責任心，會這麼不明白。我不敢說世界

報的新聞從來沒有錯誤過。可是我敢說美國有半打以上的報紙，故意發表他們所曉得是子虛的新聞。可是假如我以為我辦得並不比他們好，那麼我將以辦報為可羞了。你得叫每個和報紙有關係的人——編輯，記者，通訊員，修改員，校對員——都相信準確之於報紙，猶如貞操之於女人。你到紐約去時，不妨叫報館裏的人把我給他們的訓令，每天寫的信，我的電報給你看；你可以看出準確，準確，準確是我對他們最重要的要求。

『至於轟動方面。有些人以為報紙不應該登載長篇巨帙活龍活現的暗殺，政府腐敗，欺詐，舞弊，離婚等等事件。可是我告訴你，他們是錯的。』

『我們的國家是民主國家，關於民主國家的特質與行為，祇有一個方法可以叫它腳踏實地，就是叫大家曉得時事。沒有一種罪惡，沒有一個騙局不是靠秘密混過去的。把這些東西暴露出來，在報紙上描寫他們，攻擊他們，嘲笑他們，這麼一來，早晚民意總會把罪惡肅清的。我們也許不僅需要公開，不過不先公開出』



來，旁的是無能為力的。」

普利哲先生以由堅定的信心所發出的熱情說出這些信條。當他說完的時候，我覺得無話可說。要我對他表示同意是和對他表示異議一樣莽撞的。

## 巨大的打擊

在巴港（Bar Harbor）的時候，普利哲先生有一次好像若有所思似的，對我說：『有人告訴過你我的眼睛怎麼瞎的嗎？沒有嗎？唔，那是在一八八七年的十一月。當時世界報正在領導一種大運動，反對紐約市政的腐敗——這運動的結果，有一位賄選郡長，企圖得到高架火車特權的財政家被捕了。』

他說到這裏就停住了。他咬緊牙齦，表情變成嚴厲，幾乎是兇惡了，他接上說：『那個人在獄中傷心而死了，而我……而我……』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我當然受到猛烈的抨擊，這時期我精神上緊張得可怕。因為焦慮與工作過

度的關係，我就患失眠症了，不久，我的神經狀態就不大良好。有一天早晨，我到世界報去，要校閱一遍社論。社論的每一行校樣，我總是要過眼的。當我拿起校樣來的時候，我感覺非常的驚異，因為我看不出字，於是我就不看了。一位眼科專家叫我回家去，在暗室中休息六星期。六星期後，他再把我檢驗一過，告訴我說我的眼睛已經有一條血管破裂了，他命令我停止全部的工作。

『那就是結局的開始。不論病是怎樣起的，我雙眼的網膜終於隔離了。』停了一會，普利哲先生說：『你不該讓老人家講得這麼長。說下去，把今天早晨的新聞一條條講給我聽。』

## 天才的結局

夏華 (Chatvold) 和紐約可通電話，普利哲先生因此常受打電話給世界報館的誘惑，以便討論社論或館務。他太常被誘惑了，這種額外的興奮與談話中所

討論的事務，消磨了他不少的生命力。

在一九一一年的秋天，遊艇於十月二十九日向南駛去，當我們在查利斯頓（Charleston）的港中時，普利哲先生的侍者到我的艙房中來，絲毫未加以說明，祇說：『普利哲先生要你去讀給他聽。』

我穿上睡衣，拿了六本書，不到五分鐘已經坐在普利哲先生的牀旁了。他顯然受着很大的痛苦。我鎮定地讀着，一直讀到五點左右，普利哲先生很注神地聽着，不時插嘴，叫我重讀一段。六點過了幾分鐘時，他說：『愛理蘭先生，你還是去睡一會吧；我們今天下午會讀完的。再見，我很感激你。』

在吃午餐時，我們談着普利哲先生的事。有一位說他似乎比平時沉重一點，另外一位說他看見普利哲先生有幾十次還要沉重的。

大廳前端的大門突然開了，總司務走了進來。我面向着他那嚴肅的眼光，聽見他鎮靜而令人不敢相信的宣佈說：『普利哲先生死了。』



林  
白  
夫  
婦  
東  
飛  
記

林  
白  
夫  
人  
：

*NORTH TO THE ORIENT*

Ann Morrow Lindbergh 原著

Harcourt, Brace 書局出版

## 前 言

林白夫婦於一九三一年從美國飛到遠東來，原意是在開拓一條航空要道。到中國時，剛巧洪水爲災，林白夫婦見義勇爲，便帶藥品到災區去，順道視察災情。本書是林白夫人於事後所著成的，記載飛行經過極爲詳盡，其中有一段描寫我國災區的情況，令人不忍卒讀，是尤其值得吾人細味的。本書出版之後，風行一時，銷數之佳，超過其他書籍之上，在出版後的頭六星期中，已經售去十萬本。美人對此書的重視，於此可見一斑了。

## 新舊之交

這些文章說點甚麼呢？怎樣解釋這本書呢？我爲甚麼寫這本書呢？這本書有甚麼特色呢？這本書不單說飛行，也不單說所飛到的地方，更不單說飛行的時候；而是這三者的總和，結果造成一種神仙故事所獨有的魔術。我所說的魔術不是我們乘飛機於八月三日到培格湖（Baker Lake），而是我們三小時的飛行，把我們從現代化的察奇爾（Churchill）商埠，帶到一個沒有白種女人到過的地方去。我所說的魔術不但是我們靠着夜半的太陽光，在十二小時中從培克湖飛到渥拉維克（Akavik），而且是在維多利亞地（Victoria Land）以南那些孤寂荒漠得像月亮的灰色原野中飛行時，我還能從耳筒中聽到世界角落裏大都市喧囂的談話聲。我們從極北的巴羅角（按Point Barrow在阿拉斯加之極北）飛到一個還在等着新年糧食供給的孤獨的拓殖地，然後又自由自在地飛了出來，飛過他

們那艘被冰塊攔住的船，深深地遠在我們腳底下，我們向諾姆（按 Nome 在阿拉斯加之西）飛去。我們在霧中飛過千島（按 Chishima Islands 爲北太平洋屬日本之羣島），無綫電把氣候和前面的海港告訴我們。我們因氣候不良在國後降落，一個赤脚的漁人把我們帶到他的茅屋裏去。第二天早晨，在明朗的天空中飛行了二十分鐘以後，我們就抵達根室和文明世界了。在中國時，我們的腳下全是洪水，可是糧食和安全都近在我們眼前。

這種魔術是新舊交通方法碰頭的結果；是現代歷史與古代歷史碰頭的結果；是交通方便與孤居獨處碰頭的結果。這種魔術是在那時候才會發生的。幾年以前，單單從飛行術的觀點上看來，要到這種地方是不可能的；幾年以後，就沒有這種孤居獨處的現象了。

我所以把今夏的經驗敘寫出來，是想抓住一部份的魔術——想要抓住一段也許是不可復見的交通史，所以這是值得一記的。



## 飛行路線

我們所選的飛行路線，是從紐約到日本，路上經過加拿大，沿北冰洋海岸，朝北到東方去。可是爲甚麼要飛到東方去呢？因爲美國與日本，中國，和西伯利亞這條航綫，將來一定是很重要的。除此以外，可說還有一個附帶的原因，就是東方誘人的魔力。

旅行家往往是發現者，尤其是在空中旅行的人。天空沒有指路牌，可以表明有人走過這條路。天空也沒有水道做記號。飛行家每秒鐘都飛進地圖中所沒有的新海。至於我們在渺無人跡的國家飛行，時常有一種嚴肅與興奮的時候，當我們看到下面那些人烟不到的土地，我們就曉得從來沒有人看見過那個地方。這種地方是正像晚間所降的新雪那樣新鮮，沉靜與純潔的。從創世的時候起，從來沒有改變過。

我們的路程是新的；這條航綫是沒有人飛過的；這些地方的情況還沒有人曉得；這裏的故事是神奧的；地圖是淡白色，粉紅色的，除了我們航綫的東方遠處有幾個地名，表示在我們以前，也有人用船『朝北到東方去』之外，可說是完全不明確的。

## 培格湖畔

我們整個下午飛過一片完全無樹的平地，點綴着斑斑的湖澤。到黃昏的時候，我們飛到一片灰色長草的湖上，被一圈比沼澤略高的荒涼湖岸所圍着。在岸上那單調的風景綫中，祇有三四所白房子點綴着。這就是培格湖了。我們先在掛英國旗的旗杆和教堂的尖塔上飛旋着，然後再降落在色澤沉滯的湖面上，駛到岸上那一小羣人的地方去。當我們的飛機駛近沙岸時，我才把那片地看得清楚一點：又是灰色的——無樹，無山，除了灰色的苔，灰色的水和灰色的天以外，沒

有旁的東西，這就是通商的地方。在我們面前的岸上，有一間白色的小茅屋，上面掛着一塊招牌，寫着『雷維朗兄弟獸皮有限公司』。

我的丈夫把發動機停閉了。推進器遲緩地轉着，然後停止了。除了湖水衝上沙灘的聲音以外，真是萬籟俱寂。岸上那一羣人，幾個白種人和愛斯基摩人，戴着聖誕老人的尖頭蓬，向我們走來。那個穿着紅外衣，又長又漂亮的加拿大騎兵隊長，伸出手來歡迎我們。

當我跳下飛機的時候，那三四個愛斯基摩人向後倒退了幾步。接着有兩個愛斯基摩的男孩子，怕難為情地走上來，跟着我走。他們好奇地審視着我的臉和我的衣裳，明亮的眼睛在所戴的帽子下閃閃發光。

『喏，』一個商人解釋道，『你是他們所看見的第一個白種女人。以前沒有白種女人到過這裏的。』

『那麼我一定使他們很失望的，』我一面說，一面俯視我的衣裳。『我正和

你們大家一樣，也穿褲子！」

這地方又潮濕又悶熱。蚊子密集像雲一樣，在我們頭上四週嗡嗡叫着，我真欣羨愛斯基摩人的尖頭篷。我們脚步深沉地走過沙地，走到一間小方屋裏去。起居室裏掛着顏色鮮明的帷幕，有一張臥榻，一張大桌，和一些椅子；一間小臥室，一端用布幕蓋着；一間小廂房做無線電室；還有一個外走廊，有兩個愛斯基摩人在那裏幫助做工：這就是屋子裏的一切了。我們圍坐在大桌旁吃晚餐，做我們主人的是兩個商人。

『抱歉得很，我們沒有再好吃的東西可以請你們，』他們說，『不過我們的船大約快要到了，我們真需要供應品呢。』

『你們的船嗎？』

『我們從家鄉來的船——每年來一次，你曉得的——把我們所有的供應品都帶來。』

他們把一些鱒魚擺在我們面前，說，『這是從湖裏來的——湖裏魚真多——可是吃也吃厭了。這裏沒有新鮮的水菓或蔬菜。』

每餐沒有水菓或青菜的時候，我往往感覺多麼苦啊！即使在飛行的時候，我也想法子用水菓代替夾肉麵包。喏，在渥太華的時候，我把一些水菓藏在無綫電袋裏。我伸手進去，拿出三顆李子，一顆梨子，和四片夾肉麵包。

『這些並不很好，不過要是你們喜歡的話，不妨拿去吃。』

那兩個男子感謝我們。『我想這恐怕是到這裏來的第一塊牛肉吧。』他們很正經地坐下，用刀子把那些東西平分了。當分好的時候，他們各自分吃我們藏了三天的夾肉麵包和水菓，我們却吃新鮮的鱒魚。

在晚餐未吃完之前，有人來了——兩個從湖的彼岸來的哈遜灣（按Hudson Bay在加拿大）人，那個穿紅衣的騎兵，一個加拿大的獵地守卒，和一個英國籍的牧師。他們默然地點着頭，圍坐在房間的角落裏，向我們凝視着。

『外面怎樣了？』

我們在回答以前，躊躇了一會。說『外面』這兩個字時，聲調著重得特別。他們一定不是指氣候說的。

『我們的報紙是一年前的東西，』其中一個向我們解釋道。『我們一次接到三百六十五份報紙，每天看一份——正和你們在家鄉的時候一樣——祇不過是一年前的新聞而已。』

『我們也從無綫電得到新聞，』另外一個接下去說，『可是我們這裏已經有一年沒有人出去了。我已經來了六年了。』

『我是最後來的，』那牧師說。他的臉孔在硬領上發亮着。『我是一年前才來的，我要住七年。』

原來世界其他地方都是在外邊，培格湖才是在裏面。他們好像是把培格湖當監獄看似的。

『昨天早晨沙灘上是很冷的。空氣中有一種秋天的氣色！』一個從哈遜灣來的人說。這時候正是八月四日。天空和湖水都像我們降落那天那樣灰色。一陣寒風吹着我們脚下的一些小黃花，除苔之外，這些黃花幾乎是有植物在生長的唯一象徵了。

在湖濱許多小石部份的高處，有一對水上飛機的浮架，這架飛機把一個飛行家帶到培格湖上來，可是永遠沒把他載回去。被丟棄在這裏是多麼可怕啊，我一面想着，一面朝我們橘黃翼的飛機看了一眼。這飛機看起來像家畜那麼馴服，很安靜地被繫在岸上，像園庭裏的家畜一樣。我幾乎不敢相信在那平滑的機身中，有力量與自由存在着，生死都靠着這粒發亮的彈殼——把它碰一下，它就會醒起來怒吼着，把它一放鬆，它就很快地昇上去，像一塊被石頭壓着的樹皮，在小河中浮起來一樣。可是現在機器是在睡眠之中了，浮架被絆在沙中，機翼被繫在岸上，這飛機看起來正和我們人類一樣與大地結不解緣。我們想要離開此地，祇能

靠它了。我轉向天狼星（按 Sirius 卽林白夫婦所乘飛機之名），用沉默的熱情說，『你得載我們回去。』

## 俄國風光

我們在俄國所停的第一個埠頭是堪察加（按 Kamchatka 在俄國東部）。在降落之前，我們飛過加拉秦斯基（Karaginiski）小島。有一小羣人站在海灘上望着我們。他們似乎是很和善的，有些男人穿着傳統的藍色俄國襯衫，其長及膝的短袴，高長靴，他們長滿鬍鬚的臉從高帽下窺視出來。全羣就是幾個土著，和兩個穿着擁腫的罩衫的女人。他們後面有一頭蓬毛狗在跑着。不，不是狗，我們走近一點時，才看出是一隻棕色的小熊。

一個爬進一隻船上的女人用法語來招呼我。我定一定神，也喊過去。『Je comprends le français mais je parle très peu』。（『我懂法國語，可是我說



得很少。」

「噢，」她一面說，一面很快樂地朝我微笑着，「我會說英語的。」她是一位動物學家，在這島上研究動物。其餘的居民都是獵戶。

我們被帶領到的屋子，遍處是獸皮。外廳掛着紅狐皮。通到廚房去的厚木門上，蓋着一張大熊皮。就是在小起居室中，也有一束銀鼠尾掛在鉤子上。這動物學家向她的丈夫和一對獵戶夫妻介紹我們。我們用不像樣的法語和英語談話。那隻熊名叫頓加，聞到食物的香氣，擠到廚房裏去，靠近桌旁，用後腿站起來。

「頓加！頓加！」人家大聲喊着，好像一個刁皮的小孩把手指放在糖醬上一樣。可是頓加有長爪，比小孩子更不容易辦，得用一塊肉把它引誘出來。它搖搖擺擺，笨重地跟拿肉的手走着，一走進來，門立刻被關上，頓加開始生氣地咆哮着了。

我們坐在裏面進餐。我們從諾姆帶來一盒糖菓，想用以向我們的主人表示

謝意。我們以為糖菓在堪察加一定會受歡迎的。可是他們却把很好的俄國朱古力糖擺在我們面前，我們所能用以報答他們的，祇是一片夾生菜的麵包，那些生菜是諾姆地方某家後園所種的。獵戶的妻子已經兩年沒有嚐過這種滋味了。第二天早晨，那動物學家告訴我說，她有一個小孩在莫斯科。我說我也有一個小孩。

『幾歲了？』那兩個女人用俄國話一同討論，然後怕難為情地問道，『你有照片沒有？』

我把照片拿出來。『噢！噢！』她們很快樂又很可親，把照片都攤在房間裏的桌子上。當我離開的時候，我的孩子似乎是較近我了，因為她們看了他的照片，又談論到他。也許那動物學家也覺得較近她的小孩，因為她把一封要寄給她兒子的信交給我，要我替她在東京付郵的。我們在第二天起飛的時候，我把那封信帶在衣袋裏。

在俄國，我們做了一切準備寫文章者所該做的事。我們到一個實驗農場去；

我們看見牽引機爬上一座小山。我們去看商店，學校，和一部份新建設；我們問問題。可是我把當時所認為非常重要，很審慎地記錄下來的東西重看一遍，却覺得沒有多大意味了。並不是說那些東西不重要。這是一件難分析的事情，不過現在當我想起俄國的時候，我並想不到集體農場和托兒所。我想到那兩個女人在對我的孩子的照片微笑着。我想到人，我不想到思想和組織。大家對於我們在俄國降落的兩個地方，都比對我們旅程中的其他地段，發生較大的好奇心——『聽說你們到過俄國——你以為它怎樣呢？』

我祇能孩子氣地抗議道，『不是它；是她們，我想到她們。』

### 途中遇霧

『歡迎——抵——日——歡迎——林白——上校——』我正在抄錄日本JO無線電台的第一通電訊，該電台當我們在西伯利亞沿岸的時候，就很認真地追

蹤我們，要把我們引領到東京去。

從日本來的第一通電訊，就是歡迎的客氣話，這真是典型的啊，在說方位和氣候這些正經事之前，先來一個歡迎的鞠躬。

氣候是很重要的。我們看見東方有一層長列的低霧，已經有好一會了。這條齊整的白綫，在前面海的遠方伸展着，和我們的路程平行，好像是另外一個水平綫一樣。我們逐漸躲開這一層霧，向島嶼的上空飛去。

這時我向前望過去，看見那片霧和那列島嶼逐漸接合起來。像淺灘上的長條波浪一樣，那片雲霧彷彿是衝過了那些火山峯的阻礙了似的。我們不時可以從雲洞中看見一個多石的海灘或是一帶流水，閃閃發光，一會兒就不見了。

『請——示——氣候——速度——方位，』從J O C 電台打來的第二通無線電訊說。我不能不實事求是了。可是我不曉得我們究竟是在甚麼地方。『霧——中——飛行，』我把無線電打回去。『一會——就——打出——方位。』那些雲

霧並非偶然，也是非同小可的。那些雲霧一直伸展着伸展着，現在已經在我們面前成一個齊整的海了。

我覺得不知不覺中有一陣驚恐掠過心頭，好像是晚間的寒意，當我們在不醒的時候，我們認不清楚一樣。於是我掙扎着不承認恐懼，儘想道，『當我們起飛的時候，天氣是明朗的……我們背後的天氣還是清明的——不是嗎？』可是還沒轉過頭去看，我的丈夫已經塞了一張電訊到後面來給我了。

我開始傳送電訊，『海——上——有霧——前有——暴風雨——雲』（指籠罩在南方那面黑幕）——『我們——將——折——回』（飛機在雲中向下採取新方向）『有——機會——即——降落』（後面也一樣暗了！四顧茫然！霧中露出一個青色的山峯。）

我的丈夫戴上頭盔和遮眼鏡，把座位提高，以便看得清楚一點，向前斜倚看到外面去。我知道飛機已經到了掙扎苦鬥的時候了。他指點我無線電的空線收

進來，意思是要緊急降落了。我把皮帶扣緊一點。下去了，下去了，我們現在在滑翔下去了，機器發出阻塞窒息的聲音，當我們下降的時候，我們的眼睛暫時被濃霧所迷住了。我逐漸離開青天了。在我能抓住地下的以前，我不願意放棄青天。從山邊往下望，我們看見一帶閃爍的藍色流水。我們正在向那條流水直衝下去。下去，下去，——已經沒有天了。海啊！盯住海——盯住那小片藍色的海吧。噢，連海也沒有了。我們已經不知方向了——可是還在往下衝——噢，上帝啊！——我們要碰到山頭了！一陣惶恐的情緒，像劇痛一樣，掠過我的心頭，叫『勇氣』，『驕矜』，『鎮靜』這幾個字，變成毫無意義的了。接着飛機驟然傾側了，機器又怒吼起來了，飛機突然又上昇。上去，上去，上去。我覺得像一個淹在水中的人一樣，透不過氣來。喏——上面的天是蔚藍色的——青天 and 太陽！勇氣流回到我的血管中來了，像一股溫暖活潑血潮一樣。感謝上帝，青天出現了。用雙手抓住天吧。讓天把你拉上去。噢，讓我們逗留在這裏吧，我想，在這

光明現實的世界上，我們能看見天，撫摸陽光。我們永遠不要下去吧。

他又從濃霧與山嶽間往下衝了。又下去了。真怕啊。又上來了——恢復了勇氣與羞恨。噢，天啊，這裏又有另外一個山峯了！他又要試一次嗎？我真吃不消了。我永遠不再飛行了。下去，下去，下到黑暗中去。我們從來沒有下到這樣遠。那火山腳的青長坡，我們可能在那裏降落？那裏有小樹和石頭，可是機下的浮筒是吃得住這震力的。就是在那個地方，能夠降落也已經算是很好了。不，我們飛得太快了，掠過小樹，向斜坡直衝下去。因為越過那五十呎高的險峻的山頭，在一層雲霧底下，有一片水。這正是我們所希望的東西。祇要我們能盯住這一片水就好了。我們能不能飛到那片水上去呢？我們是不是要再往上飛呢？我們飛越到險峻的山頭了。我們終於飛到水上了。

我們開始在水上慢慢向島嶼駛進。我現在看得出海岸線了，這是一個多石的海岸，後面有黑塊的小山高聳着。

最後我們終於達到避風處了，我們停了機器，拋了錨。我們把無線電的空線伸出機翼上去，開始與JOC電台通話，報告我們的現狀與方位。

### 洪水爲災

從日本飛過黃海，我們看得出面前的水與背後的水之不同，在棕色的水與藍色的水銜接的地方，有一條清楚的分界線。從揚子江流出來的泥，叫前面幾英里的海都變成黑色。我們已經飛近中國了。

從空中望下去，河流也許是地球上最明顯的自然現象。在空中，山脈不是從側面看的，所以變成矮矮的蟻窠了；海洋沒有水平線了；湖澤沒有深度了；樹林變成一重薄膜。在地上時，我們祇看見河流的橫斷面，可是從空中往下望時，却像一條小緞帶，莊嚴地向前伸展，直到眼睛所能望到的遠處。河流給人一種大地的永久統治者的印象。



我們對於河流，非常敬重，河流對飛行家也往往很慈愛。有許多次，在美國西部荒野的地方飛行，往往靠河流來認清方位。

可是這次我們所看見的河流不是人類的朋友，而是人類的仇敵了。我們所要看見的是河流泛濫成爲洪水，破壞了它以前所造成的肥沃平原，衝毀了堤防，淹沒了村莊及其流域。我們要看見它成爲一個大湖，像貓似地微笑着，對於衝毀的田園與幾百萬人的家屋，表現了可怕的鎮靜與滿足。我們在中國短短的幾星期中，都被揚子江黃色的水所包圍着。這些黃水把我們領到鄉間去，把我們留在那裏觀察災區的損失情形。因爲在中國，祇有我們飛機的飛程夠長，可以測量災區的範圍。

在第一天飛行的時候，我們看見幾百個小村莊都陷於水中，有許多地方是水淹到屋頂的。週圍幾英里都沒有乾地。幾千個災民都住在平底的舢板中，舢板的一端裝着草蓬，以蔽風雨。這些小船有的泊在古舊的街上，有的在洪水泛濫的田

中漂蕩着，那些災民顯然是靠着他們所省下來的一些米和偶然捕到的魚過活的。

我們朝這些災民望下去，開始感覺到情形的嚴重與棘手了。救濟品怎能送到這些災民手裏呢？這種水要駛大船是不夠深的。這地方又沒有路。這裏幾乎也沒有甚麼大的中心地點，可以散發糧食。

不過救濟會是可以做點事的。糧食可以送到收容所去，還有比糧食更重要的是醫藥品的接濟。於是有一天早晨，我的丈夫從南京起飛了，機上載着一位中國醫生，一位美國醫生，和醫藥接濟品多包。我放棄了我的座位，讓給一位醫生坐了。

不到一小時，他們已經飛抵興化了，要是從水路走，是要費許多天工夫的。飛機停在城外洪水泛濫的田中。那位中國醫生就爬下飛機，跨上舢板。接着，機上的人很小心地把一包醫藥品傳遞到舢板上去。一個老太婆接了那包醫藥品，擺在舢板的船板上，緊緊地坐在上面。

這時已經有一二十隻船在附近撐着了。憂鬱而飢餓的男人，女人，小孩，朝那包東西直望着。『食物，』他們都在說了，『那箱子裏一定是食物的。』他們向前推進，不久就把那位醫生的船包圍起來了。另外一些人擁近飛機。

我的丈夫站在飛機上，指手劃腳叫他們退後。（那些船頭很有把飛機的浮筒撞出一個洞來的可能的。）可是他們不睬我的丈夫。而且每分鐘都有更多的舢板駛來。那位美國醫生開始用中國話呼叱他們，叫他們往後退。可是這些忍飢挨餓的災民，祇想到一樣東西，他們用手裝成碗形，假裝用筷子吃着。『我們要吃飯。』這句話被外圍的船上的人聽到了，大家開始從一隻船跳上另一隻船，向飛機跑去。現在已經有幾百隻舢板了，四面八方都是船碰船。最近的船是停在機翼下和機尾上。在飛機左翼下的一隻舢板上，有一小堆火離草蓬很近，看起來非常危險。在遠處，可以看見船隻沿城牆絡繹不絕。

有一個男人突然把腳踏在左浮筒上，其餘的人好像得到了一個暗號似的，都

蜂擁前進了。現在也有一個男人在右浮筒上了。他們開始爬上飛機了。

我的丈夫袖出手槍來，對準最近那個人。那個人停住了，可是並未向後退縮。我的丈夫轉向右面了。那些面向着槍的，都躊躇起來了，可是另外一面的人，却都爬了上去。他把手槍向左右亂揮，轉身的時候順手把槍朝空開放。兩邊的人都以為對方有人被打死了。他把手槍很快地往來移動着，每次都把槍口朝最近的人。他們逐漸向後退縮了。

飛機上的兩人停下來透一口氣，同時尋覓那位中國醫生，那位中國醫生離開飛機不久，就找不到那包東西了。那包東西已經被搶了去，大家你爭我奪，好像許多海鷗在啄食一塊麵包似的。那位中國醫生的船，因為從別隻舢板上跳下去的人太多，已經重得沉下去了。舢板進水以後，他很快地跨到另外一隻舢板上去。那羣人也跟着他跨。這樣沉了三隻船。在舢板組成的島嶼的中部，大家在他的四週鬥爭着，推來推去，他曉得沒有法子救回那包痘苗，也沒有法子進城了。他希望

自己能夠活着跳回飛機上去。最後，他和滿船的人爭辯着，說飛機上有一包更大的東西，終於設法擠到最前排的舢板上，可是却被一支手槍止住！在飛機上的人還沒有把他認清以前，他站了起來，拚命地喊着。從他面前的空位上，他終於很快地攀上飛機，爬進飛機的後座去。

這時候，那位美國醫生正在很快地收錨。一切都預備好，要起飛了。我的丈夫把機器一開，飛機響起來，向前直衝，悠悠然地上昇了。在幾秒鐘中，飛機已經高在洪水世界之上了。那羣絡繹不絕的舢板，在水面上好像是一堆蚊蚋一樣。就是興化城（船隻還在從城門裏川流出來）也變得很小了，不過是一個無數屋頂聚成的小島，被洪水的大海所包圍着。

機上的人往下看他們所剛離開的地方，深深地感覺到他們的逃避，是一件奇妙的事。

## 揚子江中

這是我們飛過水災區域的最後一次飛行了。英國的航空母艦赫姆斯號（Hermes）將在第二天早晨駛開，我們也乘着一同走。因為我們在漢口時，赫姆斯號就是我們的住家。赫姆斯號的艦長因為恐怕天狼星在晚間被撞傷，所以就請我們把它吊到航空母艦上去。

我已經說過，這是我們末次飛行了。當時天狼星還在航空母艦上，我的丈夫和我都爬到機座上去了。雙翼上都站着一個機器師，兩人都穿着救生衣，因為揚子江有一種壞聲譽。我們在漢口的時候，有人告訴我們說，『凡是沉到揚子江的黃水面下去的人，沒有一個再浮上來的。』

當起重機開始把我們吊起時，飛機稍微向前動搖起來。許多人用手抓住浮筒，叫我們能夠平穩。後來飛機終於碰到水面，我才覺得安心一點。發動機現在

朝着上游響得快一點了，我們似乎是很平安地下水了。他們開始把吊飛機的環子從起重機的鈎子上拿下來。

『那邊放開——放鬆一點！』飛機上那兩個人這樣向船上的人喊着。一個用全身的力量拉住那條鏈子。第二個用力扯住環子和鈎子。

『放不鬆——沒有法子想！』我們很快地被飄離航空母艦了，那條鏈子已經拉得很緊了。我的丈夫把節氣瓣開了，想要往上游退。可是飛機已經在風中向側面搖擺，橫在水流中了。我們一直飄離航空母艦。機翼傾側了。機翼碰到水面，沉下去了。

『還是預備跳吧！』我的丈夫在前座簡潔地向我喊着。我爬出飛機。現在沒有東西能夠救援我們了。飛機已經傾斜，要翻倒了。

『跳啊！』

我朝泥穢的河流中看下去。我一點也不害怕。我跳下水去，從容地游向前

去，救生衣拖在背後。我急忙掉轉頭去，看見我的丈夫正在我後面。那兩個航空母艦上的人也在我們旁邊游泳着。我們被水向下游飄到一隻救生艇，爬了上去，把臉抹了一下。我吐出了一些揚子江的水。『在那三星期中，』我這樣想，『我一直用滾水刷口。』

### 空中異像

在到東方去的旅行後許多年，我們又在飛行了。這飛行不是長途的，也不是重要的。我們也不急急於趕時間；氣候是良好的；我不必管理無線電，也不必看地圖。我們可以很安靜地坐着，聽着音樂似的充耳的機器吼聲。我感到心滿意足，我可以看到下面那個明朗平靜的世界了。

這個世界似乎是新的，因為我已經好幾個月沒有飛行了，下面的東西看起來也是很新鮮的，好像是初次看見的一樣。



從高處遠望下去，下面那些東西好像是無目的與無關緊要的。看到下面那些小屋子，小道路，那些像黑蟲隊似的小汽車，我們不禁發生疑問了，『爲甚麼呢？我們爲甚麼要這樣做呢？爲甚麼我們的生活不是簡單的，安靜的呢？』

對的，我們可以安靜地坐着，從空中俯視人生。我再度感覺到飛行的魔術了。

因爲從空中往下望，人生不但顯出一種新的型態，而且是凝固成一種定形的。表面上既無缺點，也沒有裂痕。那天早晨從空中往下望，我覺得恬靜像光線似地，罩滿整個世界。瀑布好像凝成固體了；樹頂是平定的；河流一點也不驚動，好像一條蛇在發閃的蛇皮下蜿蜒前進。田園，樹木，房舍，一切都是恬靜的。就是有甚麼動作，也都是很遲緩的：爬行的車輛，潺緩的河流，鳥兒像花瓣似地在空中飄着；像一齣電影的慢鏡頭，拍到美麗的景緻似的——像一隻馬跳到高處的時候——因爲生活的旋律太快了，所以我們平時看不出。

假如飛行，像一隻玻璃底的吊桶一樣，能夠給你看到那種異像，像敏銳的眼睛，能夠看到波濤下的安靜世界——那麼飛行就一直是一種魔術了。

南極之夜

白德：

*DISCOVERY*

Richard Evelyn Byrd 原著

G. P. Putnam's Sons 書局出版。

## 前 言

一九三四年，美國海軍上校白德，率隊員五十六人，到南極去作第二度探險。回來以後，作成一本十八萬字的巨著，名叫『發現』。本篇便是該書精彩部份的節譯。前兩段爲白德上校所著，第三段起爲其他隊員所作。

## 重遊故地

一九二九年在小亞美利加度過冬季的人，這次重遊舊地，有如重返故鄉。白德第二次南極探險隊是在一九三四年正月十七日抵達小亞美利加的。當時野營上面蓋滿着晶瑩光滑的厚雪。我們在雪地上掘了十四呎深，經過一條舊隧道，才達到舊辦公室。我擦一根火柴，找到一盞菓壺燈，裏邊還有半壺火油。把燈點上，火光增強，我們的影子都被投在背後。

要說那地方的情形正和昨天才離開一樣，那是不對的。屋頂受巨量冰雪的重壓，已經低落不少。牆上罩着一層薄冰。扯破的皮外衣，不合身的皮大套，污穢的內衣，四散地上。我看見我們去時把地方弄得這樣混亂，覺得有點難為情，可是我也很快活，因為我們能夠清理自己的東西。

我們站在那裏的時候，電話鈴突然響了。我不是說笑話，是真響的。假如阿

比西尼亞的皇帝這時從一個床架上爬出來，我們所感到的驚異，也不過如此。我們大家一時都站着不動。接着我們聽見白得生笑了。他發現了電話，把電鈕揪了一下。接着他隨隨便便地把電燈的開關一碰，於是最可驚異的事情發生了。電燈亮了起來。並不怎麼亮——燈泡中祇有淡淡的火光，可是無可諱言的，電燈都亮了。

爐子上鍋裏滿是冰凍的食物。煤斗裏還有煤炭。我們把火生起來，把食物熱一熱，吃起來正和四年前我們離開此地時一樣新鮮。隧道裏的海豹肉，鯨魚肉和牛肉，還好好地保存着。

在風雪與寒冷中，小亞美利加不久就重建成功了，擴充為世界上一個最堪注意的城市。一個水晶宮似的城市，城中有電燈，電氣，無線電播音機，一隊完美的飛行隊，隊中有四部新式飛機與技術精巧的飛行員，有各種機器廠，四輛牽引用的自動車，差不多一百五十隻狗，一個頭等氣象台，一隊科學家，有各種實驗

儀器可以研究二十二門科學，一個牛乳場，裏邊有四頭牛，有各種醫學器械，有糧食充足的廚房，有圖書館，氣象觀測台，甚至有一間電影院。我們隊中共有五十六人，是在南極過冬的最大探險隊。我們因為時常派小隊出去工作探險，所以祇好用一張地圖，來指明他們的地點與行動。

因為海水時常把營前的大冰塊侵蝕了去，我們對於小亞美利加，覺得也有點靠不住，所以我們便在小亞美利加東南一哩的高障上，建立了一個退避營，造一個保護需應品的地窖，以便危急時可以退避。

### 氣象觀測台

這裏我們不妨提出建立『前進氣候測量站』的意義與目的，及其科學上的重要性。在普通以為南極探險沒有多大意思或竟然是毫無意義的人看來，至少在測量氣候這一點上，是頗有價值的。我們大半都有一點關於氣候循環的常識：曉得

有一股吹過地面的空氣流，從南北兩極吹到赤道，在這股空氣流上面，又有一股氣流從赤道吹回南北極。由多次南北極探險所得的結果，大家逐漸曉得南北兩極的大冰塊，是維持氣流流動的主要勢力，而全世界的氣候，完全是由這氣流而決定的。南極氣象學對於長距離氣候預測，有特別密切的關係。所以氣象學家到南極去受冰凍，並不是抱一種英雄好漢不怕死的心理，而是爲要得到一些論據材料，叫我們較能明白『冷浪』對於世界氣候的影響。

我決定要在南進四百哩的地點建立一個設備週全的氣象台，並且決計派人到那邊去度那漫漫七個月的冬夜。可是因爲設備不很完全，同時又缺乏那種勇氣，所以結果在小亞美利加以南一百哩的地方建立『前進氣候測量站』。我們沒法子把夠給三個人用的東西運到那邊去。所以不是兩人去便祇好一個人去。在鄭重考慮了許久以後，看起來派兩個人到那邊去似乎是不合實際的。我們要曉得，這前進站是在羅斯冰障外；我們當時測量其危險性，到那裏去的人無論怎樣至少要孤獨



七個月，其中四個月是黑暗世界。

兩個人在這種新異的環境中擠在一間小冰窟裏，依着一盞半明不滅的燈火過日子，彼此面對面過七個月；稍微走動走動便要碰上。這種生活有誰能過呢？

觀察了各方面的情形以後，我終於決定自己一個人去了。我不能夠，也不想請別人去。事實是我真想去；當我們飛向前進站去時，我滿心的企望着這新經驗。

## 太陽的消逝

在白德上校建立了前進站以後，我們五十五個住在小亞美利加的人就忙着準備熬居度冬的事。光景真是可怖。這時正是四月裏，太陽在兩星期中便要離開我們了，可是有三架飛機，牽引自動車和狗，都還在雪地上；有一百噸煤，汽油，糧食，和許多其他的普通貯藏品，都還在一哩外；我們還得從鯨魚灣下拖連兩百

隻海豹上來；我們還得裝一根無線電空線和四根電話桿；我們還得掘一段隧道。我們不禁想道，天啊，難道事情做不完嗎！

在二月裏從船上搬貨下來時，我們還可以在戶外工作，祇要穿一件薄襯衫，短褲，內衣，鞋子，和一雙襪便夠了。可是現在在這四月裏，太陽快要消逝了；寒氣逐漸侵襲壓迫，大風暴雪交侵；一顆蒼白的橘子似的月亮，因折光而腫漲，把它巨大的體積推出羅斯海去。到那時候還要工作，這才怪啦；整營裏的人都感到不痛快。

太陽逐漸離開了。它的光輪一步步向西北方低滾下去；顏色越來越曼妙美觀。高處的卷雲顯出熱帶植物的各種富麗色彩。黃色，金色，青色，紅色，藍色，其艷麗無以復加；沒有一點鐘，也沒有一分鐘是一樣的。

於是晝逝夜臨，這夜是深沉而偉大的，運轉其繁多的星座，放射着那急動的極光之舞曲。假如你不怕冷的話，細細觀察這變動，真是令人興奮至極。你永遠

不會忘記那偉大的魔力。

同時我們不斷地與積雪奮鬥。積雪是南極營的勁敵，被暴風吹掃着，好像巨流的傾瀉，把我們的用具掩埋了。我們祇好像考古學家那樣把東西一件件發掘出來。甚至到五月底，太陽已經沉下地平線一個月了，我們還在用十二呎銅桿，在索尋機器場的用具。

在四月初，我們就發掘一條隧道，與小亞美利加的地下隧道相通。隧道的兩邊排着藏物的箱子，上面用不進水的紙做屋頂。這樣一來，我們在太陽消逝後的漫漫冬夜，就可以在地下工作了。

### 南極之夜

南極的冬季有其特有的充實與壯嚴之感。月光下羅斯冰障的景緻，可愛無比。在這裏，你覺到夜之美麗與安靜，夜之廣大與騷動，一隊隊的星星與團團轉

的星座，以及極光的起落，有時候穿過天頂，好像白光的海洋與河流，有時候又爆炸成五光十色，變成探海燈，皺縮飛行的光幕，亂射的光芒。在天降冰雪時，你站在那荒蕪的冰障上，可以看見天上月亮折光作用的神奇現象，你可以看見月暈，幻月（或稱『月狗』），以及最希罕的白光環，這時月亮正像一枚光滑的古銀幣，鑲在淡藍的，青的，紅的，以及各種顏色的圓圈中。

當你看見這種異像時，一種大地莊嚴的感覺，突然湧上你的心頭，你感到人生的偉大重要性。同時，你自然而然會有這種思想，覺得憂愁不是從『缺少』，而是從『太多』而來的。你會猜想世界末日的情景，大約也是這樣的，末了一個從山頭退下去的人，大約看見天際有這種景象，這時一切終歸平衡了，風停了，海凍了，天是泰然安靜，大地如結冰一樣平穩。

當你正在幻想時，一陣暴風雪來了，把你的迷夢擊得粉碎。在暴風雪下，南極的平靜被絕大的震蕩打破了；世界突然變成一個狂風雪浪復仇行暴的地方。那

冰障好像要瓦解，要被吹到下風那面去似的。這裏的風雪有一種奇特的整飭的聲響，像春天山中河流發出的潺潺聲。同時還有一些有韻律的陪音，火爐管的相軋聲，雪片融化在熱鐵上的噓噓聲，無線電塔上旋風發電機的畢剝聲。

這些聲響充滿耳朵，叫耳朵發鈍，直到再也聽不見聲響。可是有的時候在夜間，有一些不能描摹的東西，像把壓力放鬆一樣，把你從淺眠中吵醒。你醒後才曉得是甚麼東西：原來是嚴寒的爬行啊——呀，風已經停了。

在暴風雪中，你就是在熟得不能再熟的路上旅行，也會迷失方向，黑暗增加一種恐怖的勢力。當風雪吹得你窒息時，你祇好盲目地掙扎着，拚命喘息着要吸回被吹出肺部的空氣。這時你常會撞上一根熟悉的木桿，或跌在一箱熟悉的垃圾堆上，你幾乎完全無法自制。

## 冰天與雪地

至於南極氣候的寒冷，並不像普通人所想像的那麼厲害。有些人在那冬季裏幾乎天天外出，除非暴風雪來得太緊；就是在寒冷與最黑暗的日子，我們也組織許多滑雪隊到鯨魚灣去。有三次寒暑表降到零度下七十一度，至少有五六個隊員出去滑雪，滑了許多小時。在這種空氣中外出，事實上有一種真快樂，有一種興奮的味兒。當你深呼吸時，空氣似乎打到你頭部的後牆，鼻孔與喉嚨都感受寒冷的刺激。

當氣候冷到零度下六十幾度的時候，空氣總是非常穩定的。有時候當空中祇有一絲絲清風時，當它吹向下風去時，你可以聽到清風凝結，發出一種奇特的不可思議的聲音，好像中國小爆竹爆炸一樣。住在這種地方，當然時常要凍傷的。滑雪的人，手上和頰上大都有粗糙的凍瘡，這些凍瘡在我們蟄居的屋中的殘燈下，看起來好像患初期的麻瘋病。

在南極並不必穿太多衣服，這一點叫攝影師都非常掃興。好萊塢影片公司老

關給他們的訓令，一定是叫他們拍攝探險隊穿皮衣的工作情形。其實皮衣是在駕飛機或沒有運動的機會時才穿的。穿皮衣走動起來不但很熱，而且穿一次皮衣，臭氣總要保留在身上好幾天。

在清明寒冷的冬季，我們可以看到好幾哩外的東西，也可以聽見好幾哩外的聲響。聲音傳播開去，發出一種清越的釘鈴聲。鐵鎚的敲擊聲，甚至大聲一喊，都可以傳播到很遠很遠的地帶。遠處滑雪者在硬雪上行走的啾嚓聲，聽起來響得怕人。在黑暗中，往往可以聽見氣壓作怪的聲浪——神秘的輾軋聲與呻嘆聲，遠地含糊的聲浪，好像夜間火車駛開去一樣，突如其來的破裂與倒塌的聲浪，好像大石頭墮下一樣。最奇特的是海豹在十五呎厚冰下所發出的聲音——頭部對深處的阻礙物橫衝直撞的聲音，搔擦身體的聲音，半窒息的咯咯聲，劈削冰塊的聲音，尖銳的聲音，以及幾乎像鳥叫的顫聲。南極的冬夜並非一直很冷的。其實在五月六月裏，我們幾乎被困於『熱浪』。接連有十六天，寒暑表昇到零度或零度

以上。

## 冬夜的生活

在這黑暗的緩流中，生活也與平常一樣。我們七點鐘起牀。在中午時，我們稍進午餐，午餐包括荳湯，臘腸，醃牛肉，早餐剩下的切細肉菜，隔一天吃一次沙丁魚，咖啡或可可，有時候也有罐頭水果。晚飯是一天的正頓——有一個湯，一碟肉，兩三種乾蔬菜，新鮮麵包，水果點心，和咖啡。近這冬夜的中旬時，我們還要在南極住六個月，可是牛肉幾乎都吃完了。不過還有許多鹹馬肉，火腿，豬蹄節，羊肉和海豹肉。每隔了不久，我們就在星期日吃一次鷄，直到有一天晚上，肉庫被狗衝了進去，把鷄肉幾乎吃光。

我們每星期看三次電影，都是在七點鐘的時候。片子有好有壞，可是我們都難得缺席，甚至做第五次或第六次都要去看。在小亞美利加看電影，往往有一種



特別的感觸。假如你剛從鯨魚灣滑雪回來，身上凍得要命，腦子非常穩靜，你聽見一個女人在推拒與男人接吻，激動地喊道，『……不，喂，……請等一會兒再來！』天啊，世界上還有這種事嗎？

晚上十點熄燈。那時候一切電燈都熄滅，爐中不能再有煤炭。這大半還是因為要省煤才規定的。隊員大多有小牀燈，是用手電池或火油點的，叫大家在熄燈以後還可以看書。可是爐火一熄，空氣一會兒便冷得令人發抖了。手發冷了，一切都凝結起來，牀燈也就一盞盞熄滅。

最可怕的試驗要算清晨的起牀了。在晚上我們進屋裏來的時候，臨隧道的門總是開着的，叫空氣能夠流暢，可是屋內的溫度却要降到零度下二十五度了。桶裏洗東西的水凝結了，皮靴堅硬如鐵，掛在爐上烘的衣服也冰硬了，睡時呼吸的地方都結了一重霜。照規矩雖然七點便該起牀，可是沒有甚麼人去實行。事實上這一類規律行得並不嚴緊。我們大家都曉得自己所應做的工作，各人也各自根據

他的辦法去做。對於個人的行動，如果無關大局，都有相當的自由。

## 前 進 站

在前進站裏一切似乎都很順利。自從白德上校於三月二十八日起，在那裏過孤獨生活以後，我們時常用無線電和他通話，營裏的職員也時常和他討論各方面的事。

在六月底時，普特博士 (Dr. Poulter) 想用第一號牽引車做活動氣象觀測台，把它向南開三四十哩，與小亞美利加的總氣象台同時觀測。接着他突然想到把牽引車開到前進站的可能性，這樣一來，在計算流星的路線與高度時，可以得到一條較長的底線，計算起來較為準確，同時也可以得到一個比牽引車更合適的藏身處。普特博士決定在七月中旬去，可是因為記得白德上校有過一條訓令，叫大家在天還未亮時千萬別想到他那邊去。普特博士使用無線電話和白德上校討論

這件事。白德上校回答說，假如普特博士以爲這是得計，他是很情願批准的。可是他說最好先試走走看，看二月裏所樹的旗標還看得出不，然後再作最後的決定。他堅持主張不可冒險。

我們現在才曉得他當時正在智窮力竭的情況中，他中了火爐與火油氣的毒，不大能走動，祇靠一些冰凍食物過活。可是他還是照常做觀測氣象的工作。這時六月裏和暖的天氣已經過去，七月裏寒氣侵入，寒暑表低至零度下五十度者有二十五次之多，低過零下七十度者四次；有一次竟達到零度下八十度。這時白德上校祇好眼睜睜看着他的房子被埋在風雪中。

在七月五日，白德上校的無線電話初次不通。第二天無線電員台爾 (Dyer) 把無線電話重新接上，聽見白德上校在用手搖發電機的聲音。那時候我們雖然每天試打兩次，可是直到七月十五日才算打通。這一天台爾把開關一轉，正接到白德上校發一半的電訊，叫牽引機不可冒大險。

在七月二十日下午兩點半時，第一號的牽引車向南駛出。我們靠着無線電的力量，曉得牽引車的前進情形。在二十三日上午十二點三十分時，台爾截到牽引車發電員發給白德上校的電，報告旗標多已埋於雪中，牽引車無法駛達前進站。因此第一次到前進站去的試驗便算失敗了。

可是白德上校並沒收到這封電訊，他祇曉得牽引車已經出發，可是他朝北舉目企盼，終於沒看到牽引車來臨的痕迹。他以為牽引車上的人已經遇難了。他在日記上寫道：

『再也收不到無線電了……當我手搖瘦了時，我試用腳去搖，可是無線電機用腳搖起來非常不便，時常管制不住。最不幸的是收音機修不好……我要是到時不把警標點亮，他們無論如何恐怕找不到這冰窟的吧。……』

### 第三號牽引車

這時我們大家都以為白德上校病了，不然爲甚麼沒收到他的無線電呢？有時候收到他的無線電，也祇是斷斷續續幾個字，我們打去問他爲甚麼時常中斷，他回答說『手痛』。在八月初時，白德上校來了一封模模糊糊的無線電，我們叫他重打一遍，問他是不是生病還是受傷了，他說他很好。這時我們大家都非常擔憂。在八月八日早晨十一點半時，第三號牽引車載着三位隊員向前進站疾駛而去，由普特博士負責，當時溫度是在零度下四十度，天是黑暗的。他們雖然遇到不少的困難，可是幸虧找到沿途的旗標，在十一日終於達到前進站了。我們打無線電去詢問白德上校的現狀。覆電說：『很虛弱，可是大約可以度過難關。』普特博士並來電報告，說氣象紀錄很完全，並且說他們將暫住前進站，等白德上校好點時才回小亞美利加來。

他們在那邊住了兩個月，直到十月十二日，飛機師保林（Bowlin）才從小亞美利加駕『遊客』號飛機向前進站飛去。剛過一點鐘時，前進站來了無線電，

說飛機已經飛回小亞美利加了，白德上校與普特博士同機回來。一小時後，飛機在天際出現，漸飛漸近，我們都進前去迎接。

北  
極  
冒  
險  
記

富  
魯  
泰  
：

*ARCTIC ADVENTURE*

Peter Freuchen 原著

Harrar & Rinehart 書局出版

## 前 言

原作者係現代一個偉大的冒險家，也是一個商人與科學家。他本來是醫學院的學生，後來因為看見了一幕現代文明的諷刺慘劇，才決計到北極去探險。他說，『有一天，醫院裏來了一個病人，因為在碼頭上遇到變故，被擊得腦殼破碎，筋骨折斷，面目模糊。醫生都說他活不了。可是六個月後，那人竟完全復原了，成為現代醫學界的奇蹟。全歐洲的外科醫生都跑來檢查那病人。後來有一天，醫生放他出院去了。我們都看他出去。我們看見他停在街角，然後跨過馬路，我們都看見一部汽車——當地的第一部汽車——把他衝倒壓死了。這事叫我非常忿怒。於是我決計放棄醫學，隨北極探險隊到格令蘭去。』以下便是作者到北極去探險的生活片段。



船離開我們，把我們兩個孤獨的白人留在北格令蘭的愛斯基摩人的小世界中。我們在岸上築了一座房子，既不很大，也不很舒服，不過在冬天倒還溫暖。我們屋裏時常擠滿愛斯基摩客人。

上岸以後，第一個問題是替狗找肉。愛斯基摩人養很多狗，而且以養狗爲榮。人與狗所吃的是同一樣東西，不過狗吃得比人多。

在用橈旅行的時候，我們每兩天飼狗一次，冬天在家裏不做工時，每三天才飼一次。在夏天，每星期一次已經儘夠了。

在十月十九日，太陽落到地平線下去過冬了。大家也許以爲土著不喜歡太陽下去吧，其實不然，他們反而因爲太陽下去了而歡樂。在那冗長的夏季，太陽一直在頭上轉，是很令人生厭的。這時土著住在皮做的帳幕裏，沒有法子可以使這些帳幕黑暗。一天到晚都是白晝，眼睛真希望天暗啊。所以太陽一消失，女人便喊着：『噢，快樂啊，幸福啊；太陽去了！』

冬季一到，土人便乘機行獵。因為下雪以後，獵人的熊皮鞋底在冰上行走時有聲，容易引起海豹的注意。

根據愛斯基摩人的風俗，殺死一頭獸後，獸肉由大家分得。功勞最大的分得最好的部份。

冰一結好，遠處的愛斯基摩人便來做生意。他們總是乘橇車，全家人一起來。他們沒有一定時候到，因為在那冬季黑暗的漫漫長夜；土人沒有規定睡覺的時間，他們疲倦時便睡。

我們屋裏不時有人醒着，預備接待商人。有的起先不肯進來，說他們是要到別地方去的。可是後來終於進來了。在談了許多關於行獵狗，小孩種種沒相干的話以後，我總問客人可有狐皮。他總是覺得驚異說：

「狐皮嗎？誰，我嗎？噢，不！在場的碰巧是起碼的獵人。要技術精妙的獵人才捕得到一隻狐狸的。」

我總是說，『真不湊巧。我正需要好狐皮，我曉得你一定有最好的狐皮的。』

『我並不是獵狐師啦。』

『可是那邊那些囊裏裝的是甚麼東西呢？』

『那些東西在尊舍中是不足道的，不過是一些廢物，我們帶來揩手用的。』

『讓我看吧。我不慣看真好的皮貨的。』

『無論如何不可以！』他總是這樣回答。『在我們抵達這裏之前，我們早該把那些東西丟掉了。』

這樣你一句我一句之後，我終於說服他，叫他把那些囊搬進來了。他把五十幾件光彩耀目的皮子倒在地上。我把那些皮子看過，談判了許久以後，我請他把那些皮子再裝回袋裏去。我告訴他說我很想買，不過恐怕沒有東西可以償還這些無價之寶。

『別騙我，別裝瘋假呆。以爲我敢爲這堆廢物而拿你甚麼東西！拿去，算是

禮物吧。」

後來終於真的講起價來了。我說：

『我能得到這些皮貨，當然意外地快活。我願意把我們所帶來的一些廢物送你們。』

現在對方的聲調略為改變了：

『我們欣然接受你所送的任何東西。』

於是我便把庫房的鑰匙交給他，告訴他說，因為庫房裏東西太不值錢，我沒有面孔陪他們同去。愛斯基摩人到倉庫裏去，把所有的東西都一件件地詳細檢視過，有時候看了整半天才出來。

愛斯基摩人時常說我們的東西太便宜了。有一個老頭子要用五隻狐皮跟我掉換一把刀。『不，』我說，『一把刀還值不到一隻狐皮呢。』他溫和地說道：

『我對白人提出抗議，也許我的舌頭應該掉落。但是我還是要說出來。你不曉得

我已經一年沒有刀了。所以我才給你這麼多皮。』他看見過有人因為沒有刀可以鑿雪屋，所以凍死；或是因為沒有刀可以割海豹肉，因此眼巴巴地在海豹面前餓死。根據愛斯基摩人的邏輯，貨物的價值是由購買者的需要決定的，所以應該由購買者來定價錢。

冬季旅行雖然很苦，可是也有其可愛的地方。在晚上，熊熊的火上的燒肉發出濃郁的香氣，土人敏捷而恬靜地工作着，狗很安穩地繫在近旁，頭上有一大座冰山，夜晚使人有一種優美和平的感覺。

有一天，正當我們在旅行的時候，我們看見大風雪要來了，便趕快把狗繫住，拿起刀鋸來鑿冰屋。在格蘭時，我們住在帳幕裏，所以最怕大風雪。可是現在大家看見大風雪要來，倒反而覺得快活，因為風雪一來，我們祇好鑿冰屋了，於是我們便有地方可以烘手套和襪子了。我們的冰屋不久便完成。我們把所有的東西都搬進屋子裏來，鋪上皮子，點起鯨油燈。末了一個進來的人，鑿了一

大塊雪，把門塞住。屋裏的人現在覺得溫暖了，外面大風狂吹的聲音，反而叫他們想到自己的舒適。屋外的狗捲臥着，把鼻子埋在尾巴裏，雪花是它們溫暖的被窩。我們在冰屋裏住了三天，到風雪停止才出來。我們把雪車發掘出來，狗在雪中伸展肢體，亂跳亂跑。

這時狗得到多量的休息，肚子很餓，全身充滿力氣，在雪地上飛奔着。這些可憐的畜牲，以為跑得越快便吃得越早。可是在漫漫冬夜的北極，時間似乎是過得特別慢的。

北極的人除了吃海豹肉以外，還吃海燕肉。海燕是一種北極的小鳥，住在附近的山中，滿坑滿谷，隨地都是。海燕肉是很鮮美的。土人往往殺死海豹，從口中把內臟全拿出來，剩下皮和油，把這隻海豹皮帶到山中海燕多的地方去。他用竹竿支住一張網，捕住飛過的海燕。把一天所捕的海燕，塞進海豹皮中去，往往可以塞滿。把這隻塞滿海燕的海豹口紮住，不讓太陽光晒到。到夏天時，海燕便

吸收了海豹油，變成一種極鮮美的食物。

愛斯基摩人都是我們的好朋友。他們天天跑來看我們。假使有一天有一個人沒有來過，我們就曉得他一定是行獵去了。有一天，我問一個獵戶爲甚麼近來沒看見過他的岳母。他說他把她留在一個島上捕海燕，假如到第二年秋天還沒死，我們就可以再看見她了。

我覺得十分驚異。一個規規矩矩的人爲甚麼把老岳母丟在冰天雪地中，讓她凍死或餓死呢？我看不過去，便把狗繫好，動身去找她。經過千辛萬苦，終於找到她了。

那老太婆以爲我要到別地方去，路上經過那地方，特地停下來看她的。她聽見我說要帶她回去時，好像是我把她從墳坑中救出似的，真是快活得了不得，拍手歡唱着，說她可以再見到她的孫子了。可是她想了一會，突然覺得還不能走。她說，「我的女婿放了三隻海豹皮在這裏，叫我裝滿海燕，我祇裝滿一隻半，我

得把第二隻裝滿然後回家啦。』我聽了這話，沒有法子反對她。我忘記自己的疲倦，整天替她捉海燕，直到捉滿三隻海豹皮才停手。

在回來的路上，她告訴我說她一個人在那裏哭了幾次，哭泣的目的祇是混過時間而已，對於她的女婿，一點也沒有懷恨的意思。

狩獵的旅行有時也就是借妻的時候。愛斯基摩人的借妻並不是世道衰微的表現，祇是與我們習俗不同而已。假如一個男人需要女人，自己又沒有妻子，那麼他就可以借別人的妻子暫用，不過借妻從來沒有不先得到那丈夫的同意的。在獵人中，這種制度是有其益處的。北極的獵人需要女人同行，叫他的冰屋溫暖，叫他的飯熱，烘補他的皮靴。揩拭和烘乾獸皮，使他行獵時可得三倍的效率。假如自己的妻子病了或懷孕，那麼便把她留在朋友的地方，把朋友的妻子帶走，那不是很好的辦法嗎？

愛斯基摩人相信人類祇有性的關係靠不住。因此，他們的生活都根據這條定



律去安排。當獵人回來時，妻子們便很快樂地回到她們丈夫的地方去。在較大的社團中往往有些房子，專留給青年用的，少男少女可以光明正大地在裏面同居。愛斯基摩人以為婚姻無性的關係是不會快樂的。所以在結婚以前，試驗對方的性機能是很重要的。

我在愛斯基摩人之間，從來沒有聽見過猥褻的話或是醜態的故事，因為人類的每種行動都是極自然的。在那邊是沒有畸形的性慾事件的。

這時我們的日常生活是行獵，做皮貨買賣，旅行到遠地的愛斯基摩族中去。我們到別地方作客時，主人往往非常優待我們。有一次，在吃了獨角魚宴之後，我們坐下聽音樂。這種古怪的北極的歌曲有一種催眠的力量。歌中沒有字，也無所謂音樂，祇是韻律的重複，提高四分之一音階，拖着一個狂呼的尾巴而已。唱歌者唱到精疲力竭，站不住了才停，由別人出來代替。屋子越來越熱，他們便把衣裳一件件脫掉，直到赤身露體，肌肉顯露，長髮紛披。最後兩個女人跳出來

唱，全屋的人也都和唱起來，熱烈興奮，不可名狀。

有一年冬天，發生了一個慘劇。愛斯基摩小孩喜歡玩一種遊戲，彼此互吊起來，直到失了知覺，臉色發紫，然後放下來。他們以為失去知覺是很好玩的，所以常玩這種遊戲，當時有一個獵戶，跟妻子一起出去行獵，把十三歲的小孩留在家裏。這孩子跟別個小孩在家裏玩這種遊戲，把小孩一個個吊了起來，待膚色發紫，才放下來。最後輪到自己，他幫助別個小孩把自己吊了起來，可是因為他年紀最大，身體較重，待膚色發紫時，他的脚便踢了起來，表示應該放下時，別個小孩都沒法子放他下來。等到他脚不踢了，小孩們便跑出去，讓他吊在那裏。待他父母回來時，已經一命嗚呼了。大家因為這樁喪事哀哭五天，全村的人沒有一個外出，所有的撬車都朝那座房子放着，以免有離開那鄉村的嫌疑。

這時，我鄰近有一個愛斯基摩人拚命勸我結婚，他說沒有一個男人可以沒有女人的，同時他也已經替我找好一個女子了。他不管我的抗議，把那女孩帶來，

像一個賣奴隸的商人一樣，把她的衣服脫了，說她怎麼好怎麼好。我覺得不好意思，想了一些理由來搪塞，說我不想討老婆。最後我假裝睡覺。後來我聽見那女子對那鄰人說：『我要留在這裏呢，還是要走，讓他來找我？』她終於走了，可是我沒去找她。

某年冬末，當諾特出外獵熊時，我和敏尼克和她的妻子同居。後來敏尼克也行獵去了，留下我和他年輕的妻子。爲要避免人家說閒話起見，我們請一個名叫拿伐戀娜的女子來陪她過夜。拿伐戀娜穿着破舊的衣裳，可是她却一直很快活。她爲人很有機智，所以她一進門來，房間裏頓時充滿了歡樂的空氣。我每天等着拿伐戀娜來，越等越不耐煩了。後來有一天晚上，敏尼克的妻子不在，我便叫拿伐戀娜與我同居。她對我看了一會說：『我不過是一個弱女子，我不能決定。』可是她的眼睛說出每個女子都會說的話了。我便叫她從房間的彼端搬過來，這便是北極國中的婚姻手續了。

第二天，她問我可要回家去，我說不必回去，這便是最後的決定了。幾小時後，她的一個兄弟來，要她回去。她說：『人家在這屋子裏做衣裳沒有空呢！』那孩子嚇了一跳，可是一句話也沒說，轉身就跑，到家家戶戶去傳遞消息。

我對於愛斯基摩人的謹慎，覺得非常驚異。我們同居以後，沒有人說過一句表示她以前並不住在我家裏的話。客人照常來，所說的話似乎都當她是我早已結婚的妻子看待。

這時我完全換了一種新的生活了，這生活叫我與北極的關係更形密切，叫我與原來的世界更疏遠了。我們把房間理好，我替拿伐戀娜做了一些好的衣裳，我殺了一頭海豹，請大家來聚宴。她真快活得不得了。她是族中衣服穿得最漂亮的女人，自己有狗隊，真是幸福。

愛斯基摩人不喜歡當衆表現情感。夫妻離別時從來不說再會。丈夫出外時，妻子從來不提丈夫的名字。表示懷念出外的配偶，是被認為鄙俗的。有一次，

我出外了好幾個月，回來時沒有看見拿伐戀娜。我便喊道，『拿伐戀娜，我回來啦！』她的聲音從上面傳來，『回來了就怎樣呢？人家在洗刷幾件皮子啦！』直到大家跑開時，她才來歡迎我。她說她恐怕我難爲情啦。

自從和拿伐戀娜同居與旅行以後，我多懂了許多愛斯基摩人的脾氣。有一次，我們在出外旅行時遇到大風，我問她怕不怕，她說，『女人和丈夫在一起時還會怕嗎？』我對狗拚命鞭打呼叱，可是沒有法子叫那些疲倦的狗前進。我說還是回去吧。可是拿伐戀娜却羞怯地舉目看我說：『並不是毫無辦法的。』她先叫我別怪她，於是揚起鞭子來打狗。那些狗聽到她的聲音，竟沒命地飛奔前進。她後來告訴我那些狗因爲被一個可憐的女人驅使，覺得害羞了，所以才會飛奔前進的。可是她吩咐我別告訴人家，因爲女人不該說她的丈夫不是全族最善於御狗的人。

後來，在另一次旅行時，我們遇到暴風雪，許多天都沒有東西吃。我出去獵

兔，總是空手而回，拿伐戀娜總是趕出來迎接我說，「你的妻子真不肖。我沒晚飯給你吃啦！不肖的妻子總是忘記多帶糧食的。」接下幾天都沒獵得甚麼東西。後來有一天晚上，我回家時看見她在燒東西。她說她拆下舊石架時，發現了兩根海豹腿。她說，「這一根給你吃。」我吃了以後問她還有一根在那裏，她說她已經吃了。我曉得她撒謊，於是羞憤交併，決意出去，在月光中行獵。我終於打得兩隻兔子回來了。拿伐戀娜欣喜不可名狀，似乎從來沒有看見過兔子似的。我們花了許多小時吃那頓飯，後來才繼續我們的行程。

這時又開展了我生活的另一面。在某年六月清晨三點鐘時，我的兒子梅格沙出世了。到八點鐘時，拿伐戀娜已經起來處理家務，那晚並且開跳舞會狂歡。第五天，她已經負小孩爬山去了。我替梅格沙製了一些粗陋的玩具。到我們的女孩琵琶魯出世時，他已經會說話了。

接下幾年，我們經過許多困難與冒險，可是始終未失去人生的歡樂以及彼此

間的敬愛。後來有一年，我把她帶回丹麥去，受盛大的歡迎，並謁見國王，受種種優遇。可是拿伐戀娜對於這文明的世界，並不怎樣感覺興趣。在丹麥，祇有兩件東西叫她覺得驚異：第一，冬天還有太陽；第二，馬走路時還能夠吃食袋裏的東西。我們到丹麥不久，就回格令蘭去，把琵琶魯留在丹麥讀書，住在我父母家裏。

第二年，拿伐戀娜患流行性感冒，病了許久，羣醫束手。我一直跟她在一起，可是也沒有辦法幫助她。她時常提起回丹麥的事。有一次，她握住我的手，說她非常快樂，因為有一個肯平等看待她的丈夫。我到櫥房裏去替她泡茶，想到我多麼愛她，想到她結婚後多麼進步。我躡腳走進去一看，她的嘴唇顫動着，她就這樣死了。

我剛才在看一本書，美國駐丹麥的公使奧文太太說她在一九三四年，拿一簇紅花去放在拿伐戀娜的墓上。我感動得墮淚了，我低頭了。

拿伐戀娜死後，唯一安慰我的是一位朋友麥苔玲從丹麥寄來的信。後來我有一次在旅行時，途遇暴風雪，把腳凍壞了。一位愛斯基摩女醫生說她能替我把腳趾嚼掉，我祇感謝她的好意。後來搬回殖民地時，找到一位醫生，把我的腳鋸了一段。當時我坐着療養，覺得人生很空虛寂寞，便寫封信給我所愛的朋友麥苔玲，叫她和我結婚。我曉得非等一年不能得到她的回音，可是我這時終於有一點東西可希望了。

後來我因為腳的關係，不能不回丹麥了。當時麥苔玲還沒有回信。當我們的船進港時，碼頭上有一大堆人。我在人叢中看見我的父親和母親，又看見小琵琶，她現在已經八歲了。此外還有十幾個新聞記者，還有麥苔玲。我跳下船衝去找她，從那時起一直和她住在一塊。

不久我的兒子梅格沙也到丹麥來了。他有一半時候住在格令蘭，一半時候住在丹麥的農場上。



三  
姊  
弟  
漫  
遊  
記

亞  
培  
姊  
弟  
：

*AROUND THE WORLD IN  
ELEVEN YEARS*

Patience, Richard, John Abbe 合著  
Frederick A. Stokes 書局出版

## 前 言

本書原名『十一年世界環遊記』，係美國十一齡女孩璧馨，暨其兩弟理查（十歲）及約翰（八歲）所合著者。全書歷述自其於一九二四年在巴黎誕生後遊歷法，奧，德，俄，英，美等國之生活，頗有趣味。作者之父 James H. Abbe 爲世界聞名之攝影家，母親 Polly Platt 爲前紐約舞台女演員。本書在一九三六年出版，因其頗能代表現代兒童對於世事之眼光，以故極受讀書界之歡迎。出版後於二十天中，竟銷售兩萬部之多，成爲一本近年來美國銷路最佳的書。

## 我們的誕生

理查，約翰和我璧馨慈，都是生在巴黎。我璧馨慈是生在醫院裏的，理查也是。最小的約翰生在攝影室裏。約翰有紅頭髮，我有白金色的頭髮，理查有棕色的頭髮。在約翰出世以前，爸爸很開心，因為他發現叫巴黎的交通停頓的法子。他總是帶媽媽乘我們的雪鐵龍汽車出去，向警察喊道，『帶小孩的女人，』於是警察便阻止其餘的車輛，讓爸爸的車子過去。

我們喜歡警察，因為他們對人很客氣。可是有一次，一個警察把爸爸抓到監牢裏去了。媽媽不喜歡燒飯的義大利人邁希爾。有一天，邁希爾做錯了事，媽媽用掃帚打他，邁希爾便跑出去叫警察。後來媽媽又用拳頭打過邁希爾的臉，邁希爾跳了起來，後來邁希爾和警察口角了，媽媽也口角了，口角得真厲害。接着爸爸從攝影室中趕下來，發生了大口角。後來警察把爸爸和邁希爾帶到監牢裏去，

媽媽說她要到各地方去打所有的警察，邁希爾，和所有的人。爸爸說，『你簡直是個賣魚婦。』媽媽說，『唔，我不管。』她想要再去打邁希爾。可是在巴黎，打人便得坐監牢，因此警察便把爸爸和邁希爾帶到監牢裏去。可是媽媽一直說，『我不管，我不管，我想打邁希爾已經兩年了，現在我總算打到了。』邁希爾又大又胖，可是他看見媽媽就逃。後來媽媽跑上攝影室的樓梯，不久我們聽見媽媽洗澡的聲音，淋浴沖得很響。後來爸爸從監牢裏回來，可是那天大家都沒再睬媽媽。

媽媽真會發脾氣，時常罵爸爸。她時常說她嫁錯了攝影師。下一次我們問她爲甚麼，她說，『噢，攝影師以爲你可以靠空氣過活啦。』爸爸不會做生意，可是不害人。他祇是不懂錢。他時常花很多錢，當媽媽說，『錢呢？』的時候，他說，『甚麼錢？』於是他把所有的錢給媽媽，不久以後她把錢儲蓄起來，於是爸爸說，『媽媽，你有錢嗎？』於是媽媽嘆氣了。

當媽媽大發脾氣的時候，爸爸說，『唔，你還以為你是女戲子。你忘不了你是女戲子。你在舞台上並沒有甚麼成就。』於是媽媽說，『真的嗎！唔，假如我沒觸靈頭碰到你，你沒有到處追求，叫我拒絕不了你，也許我會有些成就的。假如不是你從中作梗，我許會和那個大使結婚呢。』於是爸爸笑了，說，『可憐的媽媽！』

可是這些爭辯總是過了一會兒就好，於是一切又都恢復原狀了，於是我們去旅行。爸爸說，『我寧願有這個媽媽做你們的媽媽，』我們也都這樣想。

## 離 開 法 國

當我們住在聖克勞時，巴芙洛瓦在愛麗西園戲院舞蹈。巴芙洛瓦是個美麗的婦人，有美麗的瘦腿，眼睛看起來好像裏面有燈一樣。從那天起，我立志要做個舞蹈家，因為巴芙洛瓦像一朵花，她的腿跳得那麼美麗那麼像音樂，她是個偉大

的女人，所以我要做巴芙洛瓦第二。當她死時，我們都哭了。

我們離開聖克勞以後就沒回過法國。我們坐我們的車子到沙爾士堡去，留下媽媽整理行裝。離開法國是沒有甚麼困難的。雖說我們都生在法國，到二十一歲可以做美國人也可以做法國人，可是美國總統却給我們護照，給我們用到成人。

我們在沙爾士堡的威特飯店住了兩天，媽媽不曉得我們住在哪兒，因為爸爸忘記告訴她。媽媽乘東方快車來，到沙爾士堡下車，在街上各處亂跑，尋找我們。她遇到許多看見過我們的人，可是沒有人曉得我們住在哪兒。後來她在街上碰到一位朋友，那個朋友告訴了她。可是當她見到我們時她生氣了，因為她說旅館裏的人不許她進我們的房間，甚至她說她是我們的母親還不肯讓她進去。後來她看見我們坐在我們的車上，便乘電車跟我們走，終於在車站上找到我們了。旅館裏的人說，『好？要是你們說她是你們的母親，我們就讓她進去。』

爸爸時常朝一個山頭望，於是有一天，他說：『要是到那上頭去住住不是很

好嗎？」於是我們都上去。爸爸說：「這裏真安靜，我要寫一本書。」媽媽說：「我懷疑。」媽媽的話是對的。不久，媽媽說我們該走了。爸爸說要是我們有錢付賬我們便可以走。後來住在柏林的查佛蘭斯基叔叔寄了一些錢給我們，我們便走。我們乘車經過德國，停在所有的大旅館中住下，把我們所有的錢都用光，我們在紐林堡看玩具，然後才到柏林來。

## 到柏林去

因為媽媽和爸爸時常住在柏林的愛朗飯店，所以我們也到那兒去住。我們的房間有紅木傢具，侍者替我們擦亮皮鞋。我們隨意把皮鞋放在門外。媽媽說，要是我們在美國把皮鞋放在外面，有人會來偷去的。在美國大家得自己擦皮鞋。

後來我們搬到薩克遜尼亞飯店去。爸爸的床上有藍絲的帳子。後來我們遇到警察威利，他慣常站在我們旅館附近的街上。威利待我們真好。他時常上來報告

我們，告訴我們甚麼時候不要到街上去玩。因為共產黨員和國社黨員在街上打架，像貓和狗一樣。共產黨員穿黑襯衫，都很兇，國社黨員穿褐色襯衫，也很兇。警察整天乘汽車，肩上攔着槍在街中巡查，看看有沒有共產黨或國社黨員。有時候共產黨員用槍互相殘殺，所以威利時常當心我們。威利真喜歡媽媽。

國防軍每星期日和一隊樂隊來向興登堡請安。他是一個很老的人，已經八十四歲了，還活着。

後來爸爸到俄國去，離開我們了。不久我們就沒有錢了。後來我患顯腺炎，約翰也患顯腺炎。後來爸爸從莫斯科打電話來，他已經替史太林拍了照，可是我們沒有錢。後來我們的車子被共產黨搶去，媽媽和我走兩哩路到舞蹈學校去，媽媽的鞋子有洞了。

不久媽媽不憂慮了，俄國有錢寄來了，有一天，一個男人來，說我們都要到俄國去了。



## 遊歷蘇聯

我們到莫斯科的時候，爸爸帶我們到新莫斯科飯店去。莫斯科真怕人。皇帝在克林寧的房子很好，那是史太林住的地方。可是街上的房子真怕人，真難看，人民都很窮，他們來摸我們的衣服，說，『資本家。』資本家是那種有錢而叫窮人挨餓的人。我們進去看列寧。他已經死了六年了，可是屍體還不發臭。他是發起革命的人，從那時起俄國一直窮困。在那裏時常有人被槍斃，可是媽媽說我們不會被槍斃，因為我們是外國人。

俄國人不穿游泳衣。我們看見他們在莫斯科河游泳，都裸着身子跳進水裏去。莫斯科的電車真壞。人民的領子上有臭蟲。

後來我們看見一個可憐的女人在大汽車裏哭喊着，兩個秘密警察抓住她，他們要把她帶到監牢裏去，媽媽說，『可憐的婦人在過她最後的旅程了。』我的

天，她真哭喊得怕人。

莫斯科各處街上有許多照片。我們看見列寧和史太林和許多別人。街上有許多紅旗，旗中有鐵鎚和鐮刀，有些人在街上睡。

在七月裏我們到鄉下去住。娜查的母親不讓她和我們一起游泳，因為我們沒穿游泳衣。我們每天去游水。牛馬都和我們一起在河中。女人不和男人同泳，因為大家都不穿衣裳。

有一次，我們買了一百顆雞蛋，有五十顆是臭的。肉時常發惡臭，俄國人很窮，所以他們沒有許多東西吃。我們不喜歡住在俄國，因為我們沒有水菓可吃，沒有橘子或旁的水菓。

埃維羅姑母來和我們談一整晚。在歐洲大家叫她做李維諾夫太太。她的父親是個大人物。他和史太林一樣能幹。史太林是俄國的政府。他對他的百姓很殘忍。他讓百姓挨餓。挨餓不是好事情（理查說的）。我們在俄國有時候也挨餓，

所以饒得餓起來怎樣難過。

我們都因為吃井水生病了。我璧馨慈被臭蟲咬得很厲害，手脚都用布包紮起來。媽媽因赤足步行而足腫了。我們想法子省鞋，因為俄國買不到好鞋。

紐約劇院協會戲院的老板菲立摩勒來看我們。他同我們來看裸浴，他很喜歡看裸浴。有一個大人，穿着駱駝毛做的大衣來看我們。他說他名叫亞力山大烏爾各（按 Alexander Woolcott 係美國名書評家及播音家——譯者註）。他是一個很好很漂亮的人。他愛小孩。他給我們幾隻橘子，說，『原來這就是普利博勒，你們的媽媽。她正和從前一樣可愛。』我們告訴他說媽媽從前是女演員，她還會演戲，可是她情願和我們住在一起，所以不做女演員了。

我們遇到華脫杜蘭地（按 Walter Durenty 係美國駐俄名記者——譯者註），他一向是媽媽的朋友。他笑着說他記得在柏林愛朗飯店初次遇到媽媽時，他永不能忘記她所穿打獵的皮靴，因為普通人都不要穿打獵皮靴，戴巴黎帽，同時穿皮大

衣的。

與杜司（按 Maurice Hindus 係美國名記者，以著作關於俄國書籍成名——譯者註）是一個很好的人，有真真藍色的眼珠和鬆曲的頭髮。他時常送衣服給農民。

後來我們回莫斯科去。史太林太太死了，我們要去她的葬禮。當我們去到紅場附近的街上時，有好幾千人在那邊，馬背上的兵士不讓我們去。媽媽假裝祇會說英文。其實她會講法文也會講德文。她說，『新莫斯科飯店，』她不斷地指着，假裝很急，說：『小孩，新莫斯科飯店，小孩要到便所去。小孩得到便所去，新莫斯科飯店。』於是兵士讓我們牽着狗過去，我們正當史太林太太的棺材來時，走過紅場，史太林和他的兒女在棺材後走。史太林是一個巨大健壯的人，可是在棺材後看起來很憂愁。他頭上戴着軍帽，有一叢鬍子。他看起來不像要傷害小孩的樣子。他也是很漂亮的。

後來我們很窮了。媽媽開始出賣我們的衣服。沒有人要買爸爸的衣服，因為太破舊了。當我們賣了衣裳得到盧布時，我們從樓下的菜館裏買了晚餐。爸爸和媽媽少吃一點，讓我們多吃。

我們在莫斯科入學去。在那間學校裏我們並沒做許多工作。不過我們時常畫圖。我們在那學校裏學唱歌。國際歌和這一首：

資本主義倒下了，倒下了，倒下了，列寧這樣說。

共產主義上升了，上升了，上升了，史太林這樣說。

那間學校裏的學生都是美國人。他們說他們是共產黨員。他們也是很窮的。教師想盡法子要叫我們做共產黨員，可是共產黨員太窮了。可是我們不喜歡打仗，把資本家都殺死，因為也許自己會被殺死。大家為甚麼要一直打仗呢？媽媽說大家打仗，因為從前的人都打仗，看我們自己怎樣打仗吧。她說假如小孩學習不打仗，他們長大時會好得多，那時候大家都不會以為打仗是好事了。

我不喜歡戰爭，因為你因戰爭而被殺死，瞎了眼睛，腦子發瘋，斷手折腳，小孩沒牛奶喝，有時候你殺死你自己的兄弟。

俄國人不喜歡戰爭，可是我們不明白他們為甚麼要殺資本家。資本家是有許多錢的人。教師說他們並不真想要殺資本家。不過想把他們的錢拿去給民衆。可是不懂你怎能把資本家的錢拿去而不殺害他們。

後來我們離開莫斯科了。我們偷帶爸爸的底片走。政府不付錢給爸爸的工作，所以我們窮起來了。我們到車站去，大家都在那裏，說，『祝你們好運，可是千萬別再回來。』我們出了俄國境，因有爸爸拿史太林的照片和親筆簽名給秘密警察看。理查和約翰沒被檢查，可是他們身上帶着爸爸的底片啦。媽媽沒戴帽子，爸爸袋裏有兩塊錢。

## 重返柏林

後來爸爸在柏林把所有的照片賣掉，於是我們再富起來了，我們租了一間大房子。

後來希特拉到柏林來，媽媽出去看遊行，被羣衆擠得要命。她看見爸爸坐在新聞記者席上，自己却要擠，就生氣了。可是他看見興登堡在窗口，後來看見希特拉在另外一個窗口，大家都在喊着唱着。男人都穿制服，在街上列隊遊行唱歌，大家突然都很快樂，唱得很響，一直向前行進。希特拉時常和興登堡同乘汽車，希特拉的頭髮遮在一個眼上。可是有時候他微笑着，有時候看起來很生氣的樣子，一手一直舉在空中，大家不斷地喊着，『希特拉萬歲！』

接着所有十二歲的男孩都做兵了，帶着匕首和劍和旗，在街上走着，前頭有一隊軍樂隊，走到皇宮裏去，希特拉時常在那裏接見他們。

有一天，約翰回家，問爸爸我們可是猶太人。爸爸說：『不是；爲甚麼這樣問呢？』約翰說學校裏的同學問我們可是猶太人，他說他不曉得。希特拉來的

時候，猶太人是很苦的。

有一天，我們和詹妮同行，她說她要回家了。我們說：『爲甚麼呢？』她說：『因爲我是猶太人。』不過假如詹妮是個猶太人，那麼猶太人似乎並不怎麼壞了。詹妮是很漂亮的。她有黑黑的頭髮和紫色的眼珠。她很有禮貌，是我們最好的朋友。

我們不懂希特拉爲甚麼要恨猶太人，因爲耶穌是猶太人，猶太人都相信上帝，都禱告。爲了耶穌，希特拉是不該過分苛待猶太人的。

## 赴美途中

後來爸爸到美國去，他打電報來叫我們一定要去，於是媽媽說我們要搬了，可是爸爸再打電報來叫我們不要去，我們不知如何是好。後來媽媽說：『我們要來了。』所以我們就去。



我們睡在火車裏到勃裏墨哈本。第二天早晨我們看見大船歐羅巴號了。我們乘歐羅巴號到朝參頓去，然後乘小火車和汽車到倫敦。在未到倫敦之前，所有的房子都很奇特。這些房子都很小，都一樣，都有一個花園。我們到倫敦的時候，聽見大家都講英文，覺得很奇怪。倫敦有許多窮人。窮人住的地方房子很難看。我們看見皇帝的衛隊。他們戴着高大的皮帽，穿着發亮的大黑靴和白絲絨褲，他們騎在馬上，從來不笑一笑。有許多穿着裙子的兵士走進皇宮去，在皇宮的天井中奏皇帝所愛聽的音樂給皇帝聽。

## 到了美國

不久，我們乘火車到朝參頓去。我們乘白利文號輪船赴美。

後來我們看見美國了，可是霧很大。輪船都鳴，鳴，鳴地叫個不停。我們停船很久。後來來了一隻小火輪，爸爸在上面。我們看得見他，因為船上祇有他一

個人禿廬。後來他爬上樓梯。他看起來很白很瘦，他說他工作得很忙碌。後來他說有新聞記者要找我們。新聞記者是那種把你登在報上的人，可是媽媽跑到三等艙裏去，她說她不想登在報上。

因為有霧，我們看不見一百層的高樓。後來我們下船，情形真了不得。大家都在四面亂跑着，像瘋子一樣。一切都很緊張。車夫不斷地說着，『太太用汽車在這裏，』和『太太，到哪兒去？』

我們到伊羅圭飯店去，大家都在等着歡迎我們。飯店的侍者都是黑種人，很有禮貌，讓我們上上下下乘電梯。女侍者叫我們做“Honey”（按即蜂蜜，係親暱的表示——譯者註），當她笑的時候，她的牙齒是很潔白的，她也是黑人。

住在那飯店裏真特別。你看窗外，看不到天，處處都是高房子。當你看出窗外時，你看不到花園和天井。處處都是高樓巨廈，我們一生從來沒有看到像帝國大廈這種地方。你站在帝國大廈門前，得小心不可朝上望得太久，不然生命是很

危險的。還有，我們從來沒看見街上有那麼多人。紐約是很擁擠的。沒有一個人唱歌或是在列隊遊行，街上每個人都好像很生氣的樣子。媽媽說那是不景氣。不景氣是一種叫人憂愁的東西，你沒有職業了，於是你便得向總統拿錢，這叫你覺得羞愧。

美國的藥房是很特別的。柏林的藥房祇賣藥。在美國，你可以買冰淇淋，糖果，香烟，擦面油，玩具，樟腦丸，洗碟布等等。你也買得到藥。

我們和媽媽到電影院裏去。你想得到他們所做的是甚麼戲嗎？強盜！他們用槍自相殘殺着，冷笑着，人被用繩索綁着！約翰哭了，理查害怕，我壁馨慈以手掩面，媽媽說，『我們要離開這個地方。請你想想，用這種東西給小孩看！』可所有的小孩都在拍手歡呼。在柏林，兒童是不許看這種戲的。



粉  
筆  
生  
涯

安  
斯  
羅  
：

*SCHOOL HOUSE IN THE FOOTHILL*

Ella Enslow 原著

Simon & Schuster 書局出版

## 前 言

本書的原著者是一位年華二十五的美國女教員。她被政府派到偏僻的山地去教書，目視文化低落的貧窮區域的苦況。她在那裏吃盡苦頭，竭力整理當地教育，結果總算獲得相當的成就。她在本書中把她辦教育的情況繪聲繪影地寫出，甜酸苦辣，應有盡有。該書一部份曾刊載星期六晚郵中，引起美國大部讀者的注意。全書讀來充滿人類情趣，甚有價值。

得委任狀

當我到山陰（Shady Cove）地方去教書時，我不曉得我是來幹甚麼的。我原來的心願祇是想結婚，組織一個好好的家庭，可是却到這裏來參加政治，傳教，衛生，醫學，打架這種工作，真非我這弱女子始料所及。

我曉得前一年的冬季，有過五位教員到山陰地方來教過書，有幾個祇教幾天。所以當我接到委任狀時，我心中嚇了一跳。可是州督學却告訴我說，是因為看見我工作的效率與交際手腕的高妙，才派我去的。那間學校的聲譽一向就壞，那地方社會的聲譽更不行了。這是一個獲取教員新榮譽的好機會。我終於接受了。

我家裏的人聽見這個消息，都害怕了。他們記起了從山陰傳來的閒話：『水桶裏的死蛇……在學校裏鞭打教員……用石頭打破窗戶……教員把學生關夜學，

學生的母親跑去打教員的臉。』這是一間野蠻的學校，我這五呎四吋高，重量一百零五磅的愛好和平的女子到那邊去，樂觀的成份是不多的。

那時正是一九三〇年，不景氣的浪潮遍佈全美。山中有幾百家煤礦都停工了；其餘的大多每星期祇做一兩天工。可怖的貧窮跟着來了，這些高傲的山居者現在不能自食其力了，有的竟接受慈善家的施捨，成爲一種習慣。

## 開學典禮

開學那天早晨，我猜想一定有許多家長出席的，果然不出所料。我父親是附近火車分站站長，所以有許多人一看就認識我是誰了；他們曉得我們家裏佈置得很整潔；屋裏還有浴室——山陰地方有種傳說，說我們天天洗澡的；這些都是家境富裕的證據。我是講好七點鐘要到的，我到時已經有一羣人散立在山坡上了，男人聚在一起講話，母親們抱着嬰孩，趕她們的小孩去進學校，牙齒脫落了的老



人家在講閒話。每個人都睜開眼睛向我審量着。這時我真像一隻老鼠被迫走過貓羣中啊。

學校的房子簡直一場糊塗。每片玻璃都打碎了，有些窗戶也破了。因為這些山中的小孩，沒有甚麼遊戲好玩，所以藉丟石子練力。裏邊更糟了：椅上，桌上，地板上，都蓋着一層灰塵，碎玻璃，樹枝，和石頭；連鳥兒都在裏面築巢了。我順手把樹枝和石頭掃開，便搖鈴開會。

他們都慢慢地，莊嚴地走進來，擠在長檯上，坐在窗架上，蹲在地板上。有一個女人附耳對我說，『那邊那位平頭兄是傳教的，你要禱告請他好了。』可是我已經決意要自己禱告了。我站在那隻破桌旁，問那些小孩，看他們會唱甚麼歌，可是沒有人回答；他們祇是呆呆地坐着。我四面一看，心中想道，『啊，我祇要能把這些幽閉着的靈魂打開，那就好了！』可是還是沒有人回答。最後平頭兄終於鼓起勇氣來問了，『你會唱美國歌嗎？這好像是一首很好的校歌。』我

說，『不錯。』於是我便獨唱美國歌了，因為沒有人幫我唱。

唱完了以後，我讀一章聖經。接着我做了一樁革命的事了。我說，『我們來禱告。』平頭兄咳了一下，可是我不睬他。我不但有話要對天上的上帝說，我也有話要給這些地上的聽衆聽。在我的禱文中，我把學校成功的一部份責任，擺在家長身上。我希望大家都能爲山陰的好處而表現一種合作的精神。有幾個人跟我喊『阿們！』可是禱告完畢以後，大家還是用緊張的態度朝我直望着。不過我曉得他們對我已經有一點印象了。

於是我說，『我要把我的計劃告訴你們，看你們有甚麼意見。』我提到學校與社會的關係，我說國民應該幫助教員，把學校造成社交生活與改良社會的中心。我告訴他們說，我做教員不願訴諸武力，其實我也不能訴諸武力的。我說這學校應該用慈愛與公正來管理的。接着我請他們發表意見。好一會大家都寂然不響。於是我裝出笑容，轉向女賓說，『請你們女賓發表一點意見好嗎？』停了好

一會，才有人慢慢地站起來。

她說，『我從來沒有在公衆面前說過話，不過我要告訴你，我的幾個小孩時常和教員吵鬧。教員也時常責打他們。我想大概是因為從前的教員不懂事。你好像有另外一種教授法。我的小孩真壞，你得打他們，我歡迎你打他們。我並不是不希望他們出人頭地的。』

## 彪形大漢

開學一星期了，我還沒打過一個學生，社會上的人都在搖頭了，因為他們是深信『不打學不會』的道理的。有些頑皮學生，把被罰的次數記下來。有一個計算起來該被笞一百零十下，在同學眼中，大有英雄好漢的氣概。可是這時我已經不得不施行鞭打了。假如山陰地方有報紙，這新聞一定被登在第一頁的。

有一天，一個重約一百八十磅，身長六呎的漂亮傢伙來入學，說他是新生，

名字叫弗洛伊哈庇遜，年二十四歲。有人警告我，說他是來搗蛋的，他以前是驅逐教員的領袖。他最喜歡幹的拿手玩意兒是在學校上課時，把一隻動物屍首從窗口丟進來。在十幾歲時，他曾因竊盜罪被送進改良所。他進來時手執棍子，像打棒球的巨棒一樣，走一步就在地板上重重地敲一下。他在座上伸手展腳，竊竊私語，話講得很響，總而言之，是一個搗亂份子。

在頭三天中，我真是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這巨漢是不容易馴服的。老實講，我也有點怕他。在無法可施中，我祇好漠然置之，甚至隨他在桌子上抽烟。容忍過那個週末之後，我曉得非想點辦法不可了。我在別個學生面前失面子了；家家戶戶都在議論紛紛，我決意要顯顯顏色給他看。

弗洛伊自己給我一個教訓他的機會。我把一些玩具貨車的車輪，給小孩們滾籠子玩。有一天早晨，我看見弗洛伊把一個男孩的車輪搶掉，丟下山坡去。這使我怒不可遏了。我覺得臉上熱烘烘地，可是我保持一種和平的聲調說，「去把那

車輪拿回來！」他圓睜着眼睛望着我，明明不敢相信我會對他說這種話的。過一會我又用沉靜的聲調說，「我向來是不叫學生做甚麼事的。」他又向我凝望了一會，然後把臉寬弛下來，說，「這次我要把它拿回來，不過以後我不這麼幹了。」

我說，「謝謝。不過因為你行動不軌，你回來時不妨帶一條大鞭子來。」

這時大家都停止遊戲了，學生都遠遠地站着看。最後弗洛伊把鞭子和車輪拿了，把車輪扔在地上。我說，「不能這樣，把車輪還給李慈。」他臉漲紅了，這是叫他失面子的。可是他終於蹲下去，把車輪拾起，還給那男孩。

我又說，「把鞭子給我，到裏邊來。」

他向四週橫目一看，跟我走了。我把門關上，說，「弗洛伊，我並不是那麼笨，以為你不讓我打，我也有法子打你。你人比我大兩倍，力氣比我多四倍。可是現在我要打你了；因為你已經夠男子漢，應該曉得你做錯事，也夠男子漢可以接受責罰。」

他從來沒有聽見這種說法。他完全屈服了。他眼睛望着地板，再也不是一個彪形大漢，而是一位難爲情的大小孩了。最後他含含糊糊地說，『我想我做錯了，可是我再也不這麼幹了。』弗洛伊會說這種話，可說英勇已極，我心軟下來了；可是心中的教員身份叫我不能放鬆。我在他的背上和腳上重重地打，直到手打痠了，才說道，『這樣夠了。現在你可以去了。』後來我聽說他把傷痕指給人家看，表示他吃得住的意思。這件事叫全山陰的人都着了電了。我不打稚弱的小學生，偏揀彪形大漢來打，我獲勝了。

### 改邪歸正

從那時以後，弗洛伊再也不搗亂了。他低首下心地用心讀書，成績也很不錯。有一天星期三下午，別個學生都回去了，他還坐在位子上。我問他是否有話跟我說。

他懶洋洋地說，『沒有甚麼特別的事。我想今晚要是你去赴祈禱會，我想陪你回家。』

我躊躇着。弗洛伊對於女人的聲譽一向不好，在那黑夜道中與他同行，是很危險的事。後來我想他既然真真悔過，想要改邪歸正，我是該幫助他的。我終於答應了。

家裏的人聽說是他要陪我走，也都驚異不置。可是那天晚上回家時，弗洛伊始終很恭敬地在我身邊走，完全是一個質樸的君子。到我家門口時，他用手摸着帽緣，說了幾句有禮的道別話，說，『愛拉小姐，晚安，』於是一個人轉身去走那四哩路的回家長程。

弗洛伊就學四月，幾乎可以說完全是一位模範學生。可是他後來受煤谷中一位年紀比他大一半的半老徐娘的誘惑，和她結婚，就住在採煤區的一爿小屋中。他在那裏和鄰人爭吵了。有一天早晨，我到學校時，有人告訴我一個可怖的消

息：『弗洛伊哈底遜死了。他被仇人用手槍打去半個腦袋。』

### 慘 淡 經 營

開頭我有三十八個學生。我曉得山陰這地方還有許多該進學校的孩子。我用種種手段去勸導家長，叫小孩來入學。在第二個月還沒完時，我已經有七十個學生了。根據州法的規定，我可以多請一個教員來幫忙，所以我便另外請一位。三個月後，學生數目增加到一百零十人，我又另外請一個教員了。在第二年八月開學時，我們的小木屋已經變成一間三棟房子了。在第四年的冬天時，學生數目達到一百五十八，比開頭增加將及四倍。學生有的年紀大到二十六歲，有的三十二歲，三十四歲，有一年冬天，一位六十四歲的老太婆來學習讀書寫字了。

得 意 書

這時不景氣正達到高潮，我祇好爲些貧苦的學生努力請命。我得去替他們求乞衣服，鞋子和魚肝油。學生的家長不但沒錢替子女買教科書，連鉛筆或每本五



分的拍紙簿都買不起。

我們在把房子築好，設備換新以後，州政府所供給的錢已經用完了。我們得自己建造運動場和購買運動器械，設置旗杆和國旗。我想我們還需要一架鋼琴，不過我也曉得非得自己想法子弄錢不可。最後我終於買了一架七十塊錢的舊鋼琴，算是我自己欠賬。經過四年的苦鬥，我終於付了三十塊錢了。其中有一部份的錢是這樣來的：我叫學生每人帶一顆雞蛋或一粒山薯到學校裏來，我再把那些東西帶到城裏去賣。有時候我們也開遊藝會，入場券每張賣一角。可是到一九三二年以後，連遊藝會也開不成功了，因為大家都沒錢。我們有時候甚至付五角錢債，表示我們正在想法子要付清。

同時我把學校造成社交中心。我組織『母親會』，『男孩俱樂部』，『女孩俱樂部』，我也開縫紉班。我搜集關於家庭經濟，烹調，醃藏法，保養兒童的書籍。我們研究食物與園藝，幫助他們去除害蟲。在『父親會』中，我們研究農林，

市場，簡便勞作法等。有一次，我甚至和他們討論節育問題。我們每星期四夜開學校遊藝會，在開會的幾小時中，大家都歡娛快樂，暫時把貧窮忘了。開會時，大家普通都很規矩的。

## 社會慈母

在一九三二到一九三三年間，山陰地方所受的不景氣最爲厲害。那年冬天，有些男孩除了一條破外褲以外，沒有一絲衣服，有些女孩祇有一條單薄的棉布衣；沒有鞋也沒有襪。兒童在早晨入學時，沒吃早餐，赤腳走過冰雪滿途的地；到後來有些小孩吃不消了，就有十幾個輟學。最後由朋友幸福會的協助，我們便每天中午在學校裏奉送熱餐。有些母親因爲肚子餓，假裝要問我事情，乘機嗜一口湯，情形十分可憐，我實在沒法子責備她們。這時候山中的教員，大多用她們拮据的薪金，來做救濟窮人的善舉。所以有些教員就住在學校裏，因爲她們

付不出宿費。有一位青年女教員，把自己的衣服改小，給赤裸的學生穿，結果自己祇好穿外褲上課了。

我向朋友捐舊衣服。女學生把捐來的衣服改造；男學生修理學校的房子，建造運動場，在學校與城鎮間，築造一條石子路。要是沒有事情做時，男人便去伐木來做窗門，或是給病人或跛子用。

### 勤 苦 學 生

我對學生的健康，十分注意。有一次，有一位最聰明的學生，名叫約翰美里斯，患盲腸炎了。他祇十五歲，可是已經有六呎高。他不但是位好學生，同時也掙錢補助家用。他父親患病，家中共有九口。無論如何是不能隨他死去的。我趕緊去請醫生來，徵得他家長的同意，施行手術，兩星期後，幸虧病全好了。

約翰病好時，又充滿着決心，奮勇工作。把他三年的書在兩年中念完，然後

進向級中學去。他在晨曦前起床，早餐前在田中做一小時工，走三哩路去乘車入學，晚餐後又在田中工作，或在書本上用功。可是他在學校裏成績都是甲乙等的。整個冬天，他入學時所穿的衣服是一條褲子，一雙鞋子，一件汗衫；沒有內衣，沒有襪子，沒有外衣，也沒有大衣。

這時我發覺學生中有許多患扁桃腺炎，應該施行外科手術。我們便去請醫生免費捐助手術。結果得到十五個免費的。我起初沒有料到有那麼多父母肯讓小孩去開刀，想不到竟有二十三個答應。我們後來沒法子想，祇好選出十五個病况較重的來開刀。結果成績幸虧非常完美。要是不幸有一兩個因此發生意外，恐怕以後山陰地方沒有人肯讓小孩去割扁桃腺了。

### 紅 髮 玩 偶

亨利克文是山陰地方一個最正直的好人，可是窮得要命。有一天早晨，他差

人來請我去。那個人說，『他的小女孩美利亞手砍斷了，他們要你去一去，也要請一個醫生同去。』我便跟台靄醫生一起趕去。原來有四個小孩在劈柴，七歲的美利亞幫他們忙。有一個男孩的斧頭把她的大姆指和食指幾乎砍斷，其餘的手指也受重傷。我希望能把這一家的窮苦情形描繪出來。那屋子祇有一間房間，房裏有一張床和兩隻椅子，有一隻椅子缺右靠臂，搖動的椅腳也脫落一面，因此用繩子懸在天花板上。美利亞就坐在那隻椅子上，因為手痛，哭了兩小時，喉嚨都哭啞了；她的父親和母親輪流握住她將斷的手指。

我生火，把水熱起來。那小孩又痛又怕，呼叫暴跳，無法可制。我便對她說：『聽着，好孩子，醫生要你手好，祇好叫你手痛了。要是你安靜下來，你手是不會好的。你想吧，你想世界上你最喜歡的東西是甚麼，如果你保持安靜，我就去買那東西給你。』

她想一會兒，就咽泣着說，『噢，安斯羅小姐，我要一個洋囡囡！』

我便答應說，『我要給你的。』我曉得本地的人祇用玻璃瓶，洋鐵罐當玩偶，從來沒有一個真洋囡囡的。美利亞右手拉着懸椅的繩，左手向醫生舉着。她還在啜泣着，可是情願爲一個洋囡囡而受盡各樣的痛苦。她又帶着哭說，『安斯羅小姐——那洋囡囡不能有紅頭髮嗎？』我說，『我去試試看，要是沒有紅頭髮的，我一定買一個給你。』

這已經夠安慰她的心了。她緊閉雙眼，眼淚偷偷地從眼縫中流出，汗流滿面，牙齒緊咬着唇皮，下唇流血了。醫生把手指縫好，包紮起來。

我和我的妹妹開汽車到塔斯頓城去買洋囡囡，可是那地方要聖誕節才有玩偶的。我們又轉到沙蒙城去，那裏有許多洋囡囡，可是沒有紅髮的。後來在棧房裏找到一個，定價要五塊九角八。這叫我呆住了。我一個月掙五十塊錢，還得替學生買書，做衣服，買魚肝油，怎麼能爲一個洋囡囡花六塊錢呢？妹妹看見我在躊躇着，便說她要出一半錢。我們便急忙又開汽車回到克文家裏去。

山陰的人在天黑時便睡覺了。可是果然不出所料，克文全家的人都還在等我們。他們看見那洋囡囡，真是驚喜莫可名狀，美利亞輕聲說，『它真的有紅頭髮。』

可憐的女孩，她手永遠不能復原了。可是那玩偶是她的安慰。是山陰地方的奇觀。有些女孩特地跑幾哩路來看一看。有幾個特別要好的才能抱一抱那匣子。美利亞得到那洋囡囡兩年，從來沒有把洋囡囡拿出匣子來，有時候才偷偷地用手指碰一碰洋囡囡的臉，髮和衣服，寶貴得不得了。那些女孩圍觀這洋囡囡時的欣羨心情，真非你我料想所能及。其中有一個很懇切地對我說，『安斯羅小姐，我要是能有一個像那樣的洋囡囡，我情願手被砍掉。』





神  
秘  
人  
類

卡萊爾：

*MAN, THE UNKNOWN*

Alexis Carrel 原著

Harper 兄弟書局出版

## 前言

本書作者原本是法國人，後來改入美籍。他是現代美國一位最著名的外科醫生，是羅格非勒研究院的研究員，在一九一二年，因為發明血管縫合術以及器官移植法成功，獲得諾貝爾醫學獎金。在歐戰期間，他和他的夫人，同在戰地服務，因為他的夫人也是一位女醫生。這時他發明一種治療深傷的方法，設計一種器械，把Dakin's 液液灌入傷痕的各部，叫傷痕能夠消毒。發明不久，同盟國各戰地醫院都一律採用此法，據說這是歐戰期間外科醫術方面最偉大的發明。

一九一一年，他早已會施行輸血的手術了。一九三一年，他因研究癌症有功，獲得 Nordhoff-Jung 獎章。最近，他與林白上校合作，完成一個人造心臟，並且有血液循環，叫今後的科學家能夠把重要的器官養活在體外，這也是一種驚人的技術，一種現代科學界最偉大的貢獻。

在二十四年前，他把一片鷄心，用人工的方法飼養，一面給以食糧，一面排除廢料，一直養活到現在。他想用這種方法，來解決宇宙間神秘的生命之謎。在他一生所從事的科學實驗中，這恐怕是最著名的。

本書作者以清暢流利富有魅力的筆調，告訴你身體是甚麼，各種器官的作用，甚麼東西會幫助你精神與肉體的健康，甚麼東西會害你。書中富有恰當的推論，挑動讀者的深思。作者對於現代生活，有一種健全美滿的看法，叫我們精神上能得滿足。Will Durant 批評本書說，「本書是美國現世紀文學上最精深，最智慧，最寶貴的書。」 Stephen S. Wise 法師也預言說，「這本書將影響未來時代人類的思想。」

## 時代的烙印

人類的性格，是由其姿態，身材，與面孔上看出來的。外貌表現身體與思想的性質與力量。時常被危險與殘忍所包圍，對於伽利略（按 Galileo 係一五六四年至一六四二年義大利天文學家）的發現，與對於達芬奇（按 Leonardo da Vinci 係一四五二年至一五一九年義大利畫家，雕刻家，建築家兼工程師）的傑作發生同樣興趣的文藝復興時代的人，和住在有冷熱氣的屋中，看電影，聽無線電，打高爾夫球，玩紙牌戲的現代人，是不相同的。

每個時代把它的烙印打在人類身上。我們現在看見的是由汽車，無線電，與體育所造成的新人類。我們的類型，是由我們的生理習慣，以及我們日常的思想所塑成的。我們面孔與嘴巴的形狀與線條，是由肌肉的習慣狀態決定的。這些肌肉的狀態，又要靠腦經的情狀而決定。我們的相貌，充滿着我們的情感，嗜好，

與抱負；在相貌這本公開的書籍中，我們不但可以看出一個人的醜惡，美德，聰明，愚笨，和最秘密的習慣，而且可以看出他的體質，他的器官病或精神病的趨勢。少年之美，是由其外貌輪廓的自然和諧而來的。老人之美，是由其心靈上表現出來的。

骨格，肌肉，皮膚，與頭髮的狀態，是由細胞的營養而決定的。細胞的營養是由血漿的成份調節；換句話說，就是由分泌腺系與消化系的活動來調節。皮膚表面反映內分泌腺，腹部，腸子，與神經系的狀態。瘦長子與矮胖子身體上的機能作用，有很大的差異。長子易患肺結核與『癡呆症』（按 *dementia praecox* 為精神錯亂之一種——譯者註）。矮子易患週期癲狂症（*cyclic mania*），糖尿病，風濕症，與痛風症。古代醫生在診斷病症的時候，注重個人的氣質與癖性，這是很對的。每個人的臉都描寫出他的身體和他的魂靈。

## 幽閉的世界

人類的身體是一個幽閉的世界，皮膚是這世界的完備的防禦前線。皮膚由皮下分泌腺的幫助，能夠毀滅表皮上的微菌，液體與氣體都通不過皮膚。不過有一種微小的毒菌，我們稱之爲 *viruses* 者，可以鑽過。皮膚的表面，受光曬，風吹，乾濕，冷熱的侵襲。皮膚的裏層，却與液體的世界連接，這個液體的世界，又溫暖，又黑暗，細胞在這裏，正像海中動物那樣生長着。細胞之所以能夠持久，是因為有許多層次，這些一層層的細胞，慢慢地，不斷地繁殖下去。這些細胞死時，還是互相連接着，好像屋頂上的瓦片一樣。細胞的新陳代謝，猶如一層層的屋蓋，不斷地被風吹去，又不斷地由一層新屋蓋來代替。

觸覺細胞散佈在皮膚各部，能夠感覺到壓力，痛楚，冷熱。舌頭上的觸覺細胞，特別易受某類食物和溫度的感應。空氣的震動，對複雜的耳朵機構發生作

用。嗅覺神經之網，對氣味發生感應。這樣看來，一個人的性格，有一半是靠着外表的性格而來的。因為腦子是由不斷地從外界接到的訊息所塑成的。因此，我們不要以為我們的外表，可以由新的生活習慣隨意改變。比方說，我們還不全明白日光的照射，對於全身的發展會發生甚麼影響。所以，我們不能盲目地相信，以為被太陽曬，便會變成黑炭。

### 營 養 品 之 流

我們不能由研究死人，而希圖明白活人。因為死屍的細胞，已經沒有血液流通，也不能發生其原來的作用了。根據事實說，與其營養媒介脫離關係的器官，已經是不存在了。在活着的身體中，隨便甚麼地方都有血液，叫一切細胞都受淋巴液的浸潤。為要明白身體內部的情形起見，我們不能專研究動物與人類的死屍，我們還得研究開刀時的活人與活動物。我們不能像解剖屍體時那樣，把細胞

與其媒介割離。一切活細胞都浸潤在其媒介中，絕對要靠其媒介的營養，才能生活下去。細胞不斷地改變這種媒介，媒介也不斷地改變細胞。事實上細胞與其媒介是不能分離的。

血液中有由二五，○○○，○○○，○○○，○○○到三〇，○○○，○○○，○○○，○○○，○○○個紅細胞，有五〇，○○○，○○○，○○○，○○○個白細胞。這些細胞，飄浮在一種名叫血漿的液體中。血液把適量的營養，送給每個細胞，同時也算是身體上的溝渠，把活細胞所放出的廢料，運送到體外去。血液中也含有某種化學品與細胞，能在必要的地方，做修理的工作。這些特質，實在是很奇怪的。當血液在從事於修葺工作時，血液像一道急流一樣，由在急流中飄流的泥土與樹木的幫助，開始修理岸上的房屋。

血漿中含有蛋白質，酸質，糖質，脂肪質，以及一切分泌腺與細胞的分泌物，所以血漿中所含的物料，事實上是比我們平常所想像的豐富得多的。這些物

質的特點，以及它們複雜的機構，在目前我們還不大曉得。血液中也有抗毒的質素，當細胞需要抵抗外來的微菌時，它們便出現了。此外，血漿中還有一種蛋白質，纖維素，其細片能自然而然地固附在傷痕上，使傷口停止出血。

我們全身有一道營養品之流在流動着。表面大得驚人的消化膜，不但是個濾子，而且是一家化學工廠。我們體內表面的粘膜，一面分泌，一面也吸收大量的流質。當食物消化時，這些粘膜細胞，就讓食物進入體內。可是這些細胞對於集中在消化道中的微菌，却予以反抗，不讓其侵入身內。這些人類危險的敵人，往往是一種威脅。病菌在咽喉與鼻孔中繁殖着。咽喉炎菌與微菌在扁桃腺上生長着。傷寒症與痢疾的病菌，在腸中開闢殖民地。呼吸系與消化系細膜的健全，對於身體抵抗傳染病的力量，人身的平衡，器官的工作效率，以及吾人在智力方面所抱的態度，有很大的關係。

生殖腺增強一切生理，智力，以及精神方面的活動能力。被閹的人沒有一個



做過大哲學家，大科學家，或是大犯人。睪丸與卵巢分泌某種物質到我們的血液中，叫我們所有的器官，各有各的特點。睪丸產生大胆，橫暴，殘酷，種種分辨鬥牛與耕牛的特性。卵巢也同樣地影響到女人的身體。

我們假如把一片細胞養活在試驗管中，要是想叫它在幾天中不至於被它自己所排洩的廢料毒死，我們必得把它放在比它大兩千倍的流質中。因此，我們假如要用人工的方法，把人類培養起來，我們大約需要二十萬『夸脫』（按每ounce合六合三勺餘——譯者註）的營養流液。我們體內祇有六七『夸脫』的流液，我們所以不需要二十萬夸脫的流液，而能夠好好地生存下去者，完全是靠血液循環系工作器官的完備，營養品的豐富，以及廢料的按時排洩。

血液循環的速率，快得叫血液的成份不至於因廢料而改變。每個器官血液循環的數量與速率，由血管運動神經來調度。腦子與其他的器官，需要某種速率的血液循環。我們的行動，和我們思想的性質，大半要看我們循環系器官的情狀。

一切人類的活動，都是靠營養媒介的情狀來調劑的。

當血液從肌肉與各器官流回來的時候，心臟的跳動，把血液送到肺支管的大網中去，在肺臟中，每個紅血球都攜帶一點大氣中的氧氣，同時靠呼吸的動作，把炭養氣放到大氣中去。血液的澄清作用，是在腎臟中完成的，腎臟使某種物質與血液隔離，由小便中排出體外。腎臟同時也調劑血漿中所必要的鹽份數量。腎臟與肺臟的工作效率是絕大的。正因為其活動之急劇，所以活細胞所需要的流質媒介這麼少，人類還活得下去，也正因為其活動之急劇，人類的身體才能這樣結實，這樣活潑。

血中所含的另外一種營養品，除了有氧氣和腸胃消化品之外，還含有內分泌腺的分泌物，這種分泌物有一種特性，能夠從血液中的化學品，製造出新混合物來。這些混合物可供某種細胞的糧食，同時促進某種工作。這種由自身創造自身的作用，是與用意志來訓練意志一樣的。甲狀腺，腎腺，胰腺，能調製新的混合

物——甲狀腺分泌物，副腎腺分泌物，胰液。這些器官是真的化學品改造者。那種細胞與器官，以及身體與精神活動所需要的營養品，就這樣地產生出來。這種現象，猶如發動機的某部，能製造機器其他部份所用的機油，能製造增加燃料燃燒速度的物質，甚至能製造出工程師的思想。吾人身體的生存，及其多方面的活動，都是靠這些分泌腺的。

人類就是一種營養的程序。一個人的身體，包含着化學物質不斷的活動。這些物質，永久在人身上的細胞中交流着，供給細胞以所需要的力量，並且供給各種化學品，造成我們完備的器官與各異的性格。

### 多種活動力

身體各部所司的工作，分得並沒像各種器官的地位那樣清楚。比方說，骨骼並不祇是身體的骨架。骨骼也是循環系，呼吸系，與營養系的一部份，因為由骨

髓的幫助，製造出白血球與紅血球來。肝臟分泌胆汁，毀滅毒質與微菌，貯藏肝液素，調度全身糖質的新陳代謝，同時製造肝汁。同樣的，腺腺，腎腺，以及脾臟，也不祇限於做一種工作。每種器官都有多種活動的能力，對於身體上的各種工作，幾乎是全部參加的。

一個器官的範圍，並不限於其表面而已，器官的範圍，伸展到其分泌物所達到的地點，每種腺以分泌的方法，伸展到全身各部。假如睪丸分泌在血液中的物質是藍色的，那麼男人全身都要變成藍色了。睪丸本身更要顯出深藍色來。睪丸分泌物所特有的色澤，將要傳佈在所有的細胞與器官上。甚至傳佈到骨頭中的軟骨。

器官怎樣把自己建造起來，我們完全不曉得。器官的建造，不是和築房子一樣，用外來的材料建造。也不祇是一種細胞的集合體，由細胞建造成功的。器官當然是用細胞建造的，猶如屋子是由磚頭築造的一樣。可是人身的器官，是由一

個細胞產生出來的，好像一間房子由一塊魔磚造成一樣，這塊魔磚能製造磚頭，慢慢地建成一座房子。這些磚頭，不必等建築師的設計，也不必等水泥匠來擺磚頭，會自己集合起來，造成一道道的牆。這些細胞也會變成窗門，屋瓦，煤炭，廚房與浴室的水。人身器官的生長，簡直跟神話一樣。那些構成各種器官的細胞，對於將來所要造成的器官的計劃，似乎都詳知無遺，並且能夠從血漿所含的物質中，製造出建築材料，甚至製造出工人來。

吾人的身體，是極其強健的，對於各種氣候，無論是南北極的寒冷或是熱帶的燠熱，都能隨地適應。身體同時還能抵抗飢餓，險惡的天氣，疲乏，與艱苦。人類是一種最能忍受艱苦的動物。我們往往不自覺地把身體拿來和機器比較。機器的堅強與否，要看所用的是甚麼金屬。可是人身的耐勞持久，是從細胞的彈性，細胞的黏韌性，細胞生長不滅的特性，以及細胞適應環境的特殊能力而來的。對於疾病的抵抗，忍受工作與煩慮，振作的能力，以及神經的平衡，都是人

類優越的記號。

這些特性，雖然都是遺傳的，可是就是在最偉大與最富裕的國中，這些特性都有消滅的可能。過去文化的歷史，證明這種災難是可能的。偉大民族的後裔，假如還沒退化，是有不易疲乏與不怕恐懼的自然天賦的。他不去想到他的健康問題，他不理醫生。他看自己做天生要來戰鬥，來愛，來想，來克服的人。他對於環境的行動，正和野獸向獸餌跳去一樣簡單。他對於身體構造的複雜，正和野獸一樣不自覺。

有許多人雖不生病，却也不很健康。也許是因為他們身上一部份細胞有些缺點。分泌腺或唾腺的分泌物也許太少或太多。他們的神經系太容易受刺戟了。或是他們的細胞不像平常人那樣善於抵抗傳染病。這種種的缺點，叫這些人受很大的痛苦。將來假如有人能發明一種方法，叫人身的細胞與器官，能夠和諧地發展下去，這個人對於人羣的造福，是比巴斯德（按 Pasteur 係法國名醫學家，以發

明瘋犬咬傷特效治療法成名——譯者註）更偉大的。

在生病的時候，身體還是維持健康時一樣的和協與一致。人一生病，全身便都生了病。沒有一種病症祇對一個器官發生影響的。因為受古代人類解剖概念的影響，有些醫生竟把某種病看做專門的病症。祇有對於一個人身體的整個與部份，肉體方面與精神方面都懂的醫生，在那人生病的時候，有資格醫治他。

### 精神的活動

大腦中心一部份是流質，包含着分佈全身的腺與細胞的分泌物。因此，身體上各種器官，都存在大腦的外皮中。當血液與淋巴液中缺少腎腺的分泌物時，病人便陷於精神頹喪的狀態中了。大家都曉得人類的性格怎樣因肝臟，腹部，腸胃的疾病而改變。很明顯地，這些器官的細胞，散佈某種物質到身體上的流液中去，叫我們思想與精神作用發生特殊的反應。

畢九對於思想的性質與力量，有很大的影響。普通講來，偉大的詩人，美術家，聖人，和征服者，性慾都是很旺盛的。生殖腺之割除，對於精神現狀，產生了一些改變。當愛情的目的不能達到的時候，思想就受了激動。如果美埃脫利絲（Beatrice）不是但丁（Dante）的情婦，也許不會有神曲（*Divine Comedy*）這本書。我們普通都曉得，縱慾無度妨礙智力的活動。智力要得充分的發展，一方面固然需要成熟的生殖腺，另一方面也需要對於性慾暫時的壓抑。

當妒忌，怨恨，恐懼這些情緒成了習慣時，我們的器官上能因此發生變化，真疾病也會產生出來。精神上的痛苦對於健康有極大的損害。不懂怎樣避免憂慮的商人，往往早死。情緒由管制血管運動的神經，來決定小血管的擴大或緊縮。因此血液的循環也隨之而改變。歡暢叫臉皮漲紅。恐懼叫臉皮發白。情緒的情狀有時促進腺的分泌，有時停止腺的分泌，有時改變其化學成分。醫學界已經證明，精神上的刺戟會叫血液產生很大的改變。思想能叫器官發生障礙。現代生活



的不安定，不斷的騷擾激動，造成種種意識狀態，叫腸胃發生神經質的與官能上的疾病，營養不足，腸胃中的微菌鑽入循環系去。有許多腰部與膀胱的傳染病，其遠因都是由精神上與道德上的不平衡而來的。在那種生活簡單，無憂解慮的社團中，這種疾病幾乎完全沒有。至於那種在煩囂的生活中，還能夠保持內心安靜的人，也不會生神經上與器官上的疾病。人類是用腦子以及其他一切器官去思想，發明，戀愛，受苦，稱讚，祈求的。

精神的活動由練習而進步。智力得由合理思想的習慣來塑造的。天生每個人的智能各不相同。可是不論智力多少，這種能力是需要時加練習的。智力由準確的理解的習慣，論理學的研究，精神訓練，以及對於事物的精深觀察，而逐漸增加。反之，粗淺的觀察，急速連接的印象，智力訓練的缺乏，都能阻礙腦經的發展。某種生活與飲食的習慣，也能影響到智力的長成。飲食太豐富與運動過度，似乎都能阻礙智力的進步。普通講來，運動家都不是很聰慧的。要叫腦力達到發

展的最高峯，大約需要種種情形的集合，這種情形祇有在歷史上的某時期才有的。在文化史上的偉大時期中，生存狀況如何，食料如何，教育又如何呢？我們對於智力的起源，幾乎全不知曉。我們祇相信兒童的腦經，可以由記憶力的訓練，以及現代學校中的課程發展起來的！

有天才的人，除了有觀察力與理解力之外，還有如直覺與創造的理想這種質素。他們由直覺上，學習了別人所忽略的東西。一個真實的領袖，在挑選屬員時，不需要心理的測驗，他一轉眼便能鑑定一個人的價值，察覺其美德與缺點。偉大的科學家本能地選出一條結果能得新發現的道路來走。偉大的醫生有時候一看便曉得病人所患的是甚麼病，其性質也與此相同。這種現象從前的人稱之為靈感。

在文化很高的人類中，意志與智力的作用是一樣的。一切道德上的價值，都是從意志與智力上來的。在某種限度之下，一個人生出來不是善良便是平庸的，

不是平庸便是罪惡的。可是道德觀念也和智力一樣，可以由教育，訓練，與意志力發展出來。善與公正，慈悲，美，是一樣的。惡與自私，卑鄙，醜陋，也是一樣的。要維持精神與器官的平衡，內心必定要有一個主宰。每個人都有由自己的意志力，來叫自己承受這種訓練的需要，這是我們所應該瞭解的。

智力，意志力，與道德觀念的關係是很密切的。可是道德觀念比智力還要緊。當一個國家的道德觀念消滅時，整個社會機構便開始崩潰了。道德的活動還沒受到其所應受的注重。道德觀念應該和智力一樣，以積極的態度加以研究。當然，這種研究不能在實驗室中進行。實驗室外的觀察是不可少的。可是無疑的，道德活動可以由科學的方法去觀察。

當我們遇到那種行動依着某種道德理想去做的難得的人時，我們便不能自己地去注意他的觀念了。道德之美是一種非常引人注意的不平凡的現象，是我們所永不能忘記的。這種美比自然界之美深刻得多。這種保有道德之美的神聖天賦的

人，有一種奇特的，無法解釋的力量。它增加智能的力量。它建立人世的和平。道德之美是比科學，藝術，與宗教儀式更重要的文化基礎。

審美觀念存在古代人類心中，也存在最文明的人類的心中。人類喜歡依自己的靈感來創造東西。在歐洲，有許多廚子，石匠，鞋匠，機械師，都是藝術家。那些製造精美食品的人，那些鍊製雄偉的鐵門的人，那些織造美麗的布料的人，其所得到的創造的神聖快樂，是和雕刻家或音樂師一樣多的。

審美的活動潛伏在多數人的腦中，因為人類已經變成機械了。工人祇製造物品的一部份。他從來不製造整個東西。人家不容許他去用智力。實業主義阻止人類去從事於那種每天能叫他得到一些快樂的智力活動。現代文化叫人類因物質而犧牲精神，是犯了一種重大的錯誤了。因為沒有人對這種的錯誤加以反抗，所以這種錯誤是更加危險了，大家很隨便地接受這種錯誤，正像接受大城市的不健康生活與工廠中的拘禁生活一樣。可是那些在工作的時候，經驗一些粗淺的審美感

覺的人，是比那些僅僅爲消耗而生產的人快樂得多的。無論甚麼地方，都有美隱藏着。美從塑造瓷器，紡織絲布，雕琢大理石，或補綴人肉的雙手中跳出來。美在加利路的天文計算中也存在，在但丁的幻象中也存在，在巴斯德的實驗中也存在。由那些發現美的人看來，美是無窮快樂的資源。

我們難得看見現代人類從事於神秘的或宗教的活動。在大多數人的眼中，禮拜堂祇是已死的宗教的博物館而已。宗教活動包括着對於超越乎世界的一種權力的希望，一種非公式的祈禱，一種真美善的追求。宗教活動賜予人類一種內在的力量，精神上的光明，不可名狀的和平。

### 適應的作用

吾人身體的耐久性與原質的短促性很有不同。人體是由一種柔軟易變的物質造成的，在幾小時中就可以崩解。可是我們的身體却比鋼造的還要耐久。我們對

於改變中的環境，對於物質的，經濟的，與社會的高潮之適應，比動物好得多。這種耐久性是由細胞與氣質的特殊式樣而來的。身體並不耗損，反而隨時改變。我們的器官往往用出種種的方法，來應付各種新局勢。

要是把甲狀腺割去一半，餘下的一半就擴大了，往往漲得太大。假如把腰子割去一粒，另外一粒總是跟着腫大起來，雖然一粒普通的腰子已經儘夠排尿了。假使一個腺的分泌物不足，其他的腺便增加工作以補其不足。當兩粒腰子都病了時，血管的壓力便增強，叫大量的血液能夠通過這損壞了的濾子。

由器官液與神經系的關連，身體上的每種質素得以互相調劑，彼此呼應。身體的每一部份似乎都曉得全身現在與未來的需要，也照這些需要去各盡其責。身體不但看到現在，也看到很久的未來。當懷孕將近完成時，陰戶與陰道的細胞就被液所侵入。陰戶與陰道變成柔軟而可伸展的，預備幾天後胎兒可以通過。同時，乳房的細胞也繁增起來。在分娩之前，乳房已經開始其作用了。乳房已經

準備好，等着要餵小孩了。這些程序明顯地是準備應付未來的事件。

在整個胎兒史中，所有的細胞都在準備應付未來的事。比方說，眼睛的部份開始爲未來的目的而結合起來。腦部的視覺神經與網膜向表面生長出來。蓋在網膜上的表皮，發生了巨大的突變。這塊皮變成透明的，成爲眼角膜與水晶體，造成奇怪的視覺系，我們稱之爲眼睛。這未來的網膜，怎樣能叫皮膚變成水晶體，叫外界的影像能夠放射到神經的末端呢？水晶體前面的眼簾，自己化成隔膜。這重隔膜依光度的強弱而伸縮。水晶體的形狀還會依物體的遠近而自動調度。這種的關係是無法解釋的。

器官彼此間的關係，可以從出血後看出來。起先，所有的血管都縮小了。剩下的血液自動地增加數量了。這樣一來，動脈管的壓力便恢復，叫血液的循環得以繼續下去。細胞的流液通過小血管的牆壁，侵入循環系。病人覺得非常口渴，血液立刻吸收肚裏的水份，重新恢復其常態的數量。平時留下的紅血球離開各器

官了。最後，骨髓開始製造紅血球，叫血液的重生得以完成。總而言之，全身各部一同造成這種現象。

當皮膚，肌肉，血管，或骨頭受傷時，全身便立刻自動適應這種新環境。全身似乎都在用種種方法，來修補這損傷似的。像在生新血液的時候，各種機構都合作起來。動脈管被割斷了。血液大量地流了出來。動脈的壓力減低了。病人突然覺得昏迷。出血減少了。纖維蛋白質在創口凝結起來。接着出血便停止了。接下幾天，白血球與細胞侵入凝結的蛋白纖維質，加速進行重建動脈的牆壁。

當手脚折斷時，斷骨的尖端刺入肌肉與血管。這些地方不久就被蛋白纖維質的凝血所包圍了。接着血液的循環加緊工作。手脚腫了，新生細胞所需要的營養品都被運送到受傷的區域來。一切的程序都以修葺為目的。為要完成這共同的事業起見，細胞也得改變。比方說，靠近折骨的一片肌肉化成軟骨了。這塊軟骨後來化成骨狀細胞了。在修葺期間，發生了許多化學的，神經系的，循環系的，以



及機構的現象。這些現象都互相關連着。在意外發生時，從血管中流出來的血液，開始進行重造的生理程序。

由這些自療程序的智識，產生了現代外科醫術。假如這種適應程序不存在，外科醫生是無法療傷的。外科醫生對於治療的機構並沒有甚麼影響。他們祇領導着那些機構的天然活動而已。

有些病是不會引起適應機構的任何反應的。像花柳病就是如此。花柳病從來不自然而然的離開病人。花柳病生在皮膚上，血管裏，腦中，或骨裏。細胞與液液都毀滅不了它。花柳病祇有長期治療才會好的。同樣的，身體對於毒癌也沒有甚麼抵抗力。瘤與普通的細胞相像，所以身體不覺得其存在。病徵的出現是生毒瘤，瘤中的毒質，一個重要器官的毀滅，或神經受壓抑的直接結果。

環境在人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劇烈的肌肉活動也會引起永久的變化。美國西部牧童身體的力氣，抵抗力與柔軟，是現代舒舒服服的大學生所不會有的。

在以前，一個人的生存完全靠他適應環境的能力。現代文化以衛生學，舒適的生活，醫院，醫生，看護，叫許多體質很壞的人還可生存下去。這些弱者及其後裔使人種衰弱了。我們也許應該放棄這種人工的健康，專心追求自然的健康。

適應機構的工作似乎刺戟一切的器官，叫它們發生作用。當人類得與嚴寒和暴暑困鬥時，當人類的糧食有時豐富有時缺乏時，當人類發揮其強力以得糧食與居屋時，人類的身體才能達到最高的發展。他還得訓練其肌肉，叫自己疲倦，然後休息，他得奮鬥，他得受苦，快樂，戀愛，怨恨。他的意志需要緊張與鬆弛來輪換。他得跟他的同胞或他自己掙扎。他是天生來生存在這種情形之下的，正像肚皮是天生來消化食物一樣。當他的適應程序工作最緊張時，他的英勇氣勢是發展到最高的程度了。我們曉得那種從小受智慧的訓練，忍受艱苦困窮，逆來順受的人，他們在體格上與道德上是多麼健壯的。當一個人衣服不足，得以猛烈的運動來維持體溫時，他的一切體系都工作得十分緊張。反之，如果用皮裘暖衣，或

是在車中用散熱器，或在房中用水蒸氣牆壁以抗嚴寒，這些體系便都陷於休息的狀態。現代人的皮膚是從來沒被風吹過的。現代人的皮膚不必抵抗雨雪或陽光至數小時。在從前的時候，負責調節血液的溫度與體內的水份的機構，一直在和氣候對抗着。今日，這些機構是陷於永久休息的狀態下了。較困難的生存環境可以恢復人類的勇力與胆量。我們應該以較剛強的習慣來代替千篇一律的舒適的學校生活。一個人在適應一種訓練時，其神經系，內分泌腺，與腦經，都有固定的改變。這樣一來，身體便得到更完善的連絡，更大的勇氣，與更多的才能，可以克服人類生存的困難了。

人類天然傾向於慾望的滿足，如酒精的嗜好，速度與不斷改變的要求。可是當他這些慾望完全滿足時，他便退化了。因此，他必得叫自己習慣於控制飢餓，性慾，懶惰，酒癮，與渴睡。

現代人不是睡得太多就是睡得不夠。在這一方面，他不容易適應自己。養成

自己在想睡時還能清醒，這種習慣是有用的。與睡魔掙扎。叫身體上各種器官都工作起來了，這些器官的力量是由運用發展出來的，抵抗睡魔還需要意志的力量。這種意志力，和許多其他能力，在現代生活的習慣中被壓抑着了。

個人與種族都因極度困窮而衰弱了。財富也與困窮一樣危險。窮人與富人都會因閒暇而退化的。電影，音樂會，無線電，汽車，運動，都不能替代智力的工作。個人進步的兩個重要條件是訓練與比較孤居獨處。每個人都能叫自己受這兩個條件的磨練。我們有力量可以拒絕看某一齣電影，不聽無線電播音節目，不看某種報紙，或是不讀某些書。不過我們要改造自己，最重要的還是要受智力與道德的訓練，排斥羣居的習慣。這種訓練在中年與老年時期是特別重要的。當身體與腦經一直在工作着時，衰老似乎來得慢了。在幫助你與困難的環境奮鬥上，工作是比酒精與嗎啡更有效的。靜止增加一切的痛苦。人類是深深地打着長期緊張地用腦力的烙印的。

一切生理與精神的作用都因工作而改進。工作越多肌肉越發達。活動叫肌肉強健，不叫肌肉衰弱。器官不用便萎縮了。正像肌肉和器官一樣，智力與道德觀念不訓練也要萎縮了，吾人要達到最好與最高程度的發展，非奮發努力不可。



成  
功  
秘  
訣

勃  
蘭  
特  
：

*WAKE UP AND LIVE!*

Dorothea Brande 原著

Simon & Schuster 書局出版

## 前言

本書原著者是一位美國女作家，當過美國水星的發行部主任，書人與美洲評論的助理編輯。著過好幾本書，頗得聲譽。最成功的是一九三四年的『作家登龍術』與一九三五年的『絕世貴婦』兩書。

作者在本書中自己說：『我兩年以前的生活是失敗的。除我以外沒人曉得。我的地位不錯，生活也不沉悶，可是我自己曉得我是失敗了。我的成功是突如其來的。有一天，我在讀一本麥耶士(Meyer's)原著的關於『人類個性』的書，讀到一句句子，突然若有所悟，便把書本丟下。當我重新拾起書來時，我已經變成另外一個人了。從那時起，我的生活都完全改變了。在我發現這成功秘訣以前的二十年中，我寫過十七篇短篇小說，二十篇書評，五六篇零零碎碎的報紙上的文章，試寫一部小說。平均起來，每年著兩篇完整的作品。可是在我發現成功秘訣以後的兩年中，我却寫過三本書，二十四篇文章，四篇短篇小說，七十二篇演詞，還有三本新書的題材。』

書中的話，都是原著者的經驗之談。有的地方看起來也許似乎荒誕可笑，可是我們試平心靜氣地一想，就可以曉得書中所說的，都很值得我們回味。



豈有此理？

我們假如把花在失敗上的時間精力，用以奮發有為，我們必得成功無疑。

比方說，一個人在朝北一百英里處，有一個重要的約會，假如他守約，那麼他就必得幸福與繁榮。他的時間剛夠到那邊去，汽車油也不多不少。他便把汽車開出，可是却臨時改變原意，以為在向北開去之前，先朝南開二十五英里好玩一點。

這不是豈有此理的事嗎？

可是我們平常做事，也是跟這寓言中的主人翁一樣的：我們朝錯誤的方向走。我們花費了大量的時間與精力，去獲得失敗的結果，要是我們用那些時間與精力，朝正當的方向做去，我們一定可以成功。

失敗是我們把精力用在錯誤的途徑上之謂。失敗也要花費精力的。這一點是

我們平常所沒注意到的。心理學家就可以告訴你，我們在抵抗行動時，要花費多少精力。我們要抵抗生命力，叫我們靜止不動，我們也必得用力掙扎一番。

我們把時間，花費在無謂的工作上而獲得失敗的結果，我們就可以看出，我們是把精力用錯方向了。

那些成功的人，看見同樣日落的景緻，呼吸同樣的空氣，也同樣愛人與被愛；此外，他們還有一點旁的東西：他們曉得他們在朝生命與生長的方向前進。

那麼，我們怎麼會失敗呢？我們爲甚麼苦心孤詣，以得失敗的結果呢？

因爲我們除了被生之意志，權力的意志所驅使之外，我們還受另外一種意志，失敗的意志所驅使。

## 胡 混 一 生

在青年時代，我們往往看不出自己有失敗的意志的病象。我們遇事躊躇不

前，便說是門徑未熟，自然有點害怕。我們初出茅廬，辦事不力，便說是工作不  
合理想。

在起初，我們往往有堅決的心意，不放棄我們的真目標，可是從早上九點做  
到下午五時這種刻板工作，是很麻煩而討厭的；當全世界的人都在遊樂的，當成  
功的希望並不怎麼明顯時，要我們去繼續工作，那非有超人的力量不辦。於是  
我們便糊裏糊塗地混過一生，對社會沒有任何貢獻，也不曉得自己有甚麼才能。假  
使我們能夠過相當舒適的生活，能夠獲取人家一點尊敬與稱讚，得到一點權勢，  
以及一些愛，我們便自以為了不得。我們甚而以我們的刁滑自傲。

### 失 敗 的 意 志

羅馬皇帝奧理洛 (Marcus Aurelius) 在他的格言中警告自己說，『別以為  
你能活一千歲那樣地幹吧。』我們隨時隨地可以聽到『已經遲了』的警告。可是

那些被失敗的意志所屈服的人，却把寶貴的光陰隨意浪費，似乎光陰無盡時似的。比方說，有些人天天多睡，每天多睡從兩小時到六小時。還有許多醒覺的睡眠者，沉迷在數不盡的空耗時日的事情上：那些獨玩紙牌戲者，病態的書生，組字遊戲者，組圖遊戲者。娛樂與入迷是有分別的，而且這分別也不難看出。還有一些電影迷與戲迷，永遠在矯揉造作的人，無目的的談話者，一夜不缺的跳舞迷，假使有一天沒有茶會，宴會，或雞尾酒的社交集會，他們便以為那天是自過了。這種人都是受了失敗的意志所支配。他們有一種不自覺的心意，想把人生塞滿不必要的事情，叫自己沒有時間可做最必要的工作。這種意志簡單地說，就是失敗的意志。

我們為甚麼常受失敗的意志所支配呢？因為我們是一種善於做夢的動物。我們的現實生活雖然不很快樂，可是我們却時常做一種快樂生活的夢想，來滿足我們的心。

失敗的意志還可以給我們另外一種滿足，就是可以避免掙扎與奮鬥，可以免除掙扎與奮鬥時所受的苦楚與羞辱。

可是成功的酬報是比失敗的酬報有價值得多的。成功所給我們的滿足，是一種真實的滿足。我們生活於幻想中時，猶如漂浮於茫茫大海之中，一旦成功，却似在大海中漂浮了幾星期後，得登彼岸了。

### 恢 復 自 信

我們既常受失敗的意志所支配，那麼阻礙我們跑上成功之途的到底是甚麼？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由催眠術上曉得一些原理。有一種跑上高地，便會覺得頭昏腦眩的人，在受催眠以後，能夠在很高的狹板上走得很安穩。有一個矮小稚弱的人，在被催眠後，能舉起很重的東西。麥耶士在論催眠術與人類個性一文中，說起一個故事，他說有一位年青的新女演員，突然被請去代替劇團中的女主角做

戲，她因心中恐懼而全身癱瘓了。後來由專家略加催眠，表演異常成功。在同一文中，他還說催眠術可以除去恐懼心，恢復一個人的自信力。

這種掃除羞懼心，恢復自信力的催眠術，其實就是暫時把過去的記憶遺忘——把過去失敗的記憶隱藏起來，同時解放當時所需要的才能。那些想重新向成功之途走的人，應該記住這一點。

我們平常做事，往往是用嘗試的辦法，一直試到成功爲止。可是在嘗試途中，我們總免不了要經過失敗，受人家的嘲笑，有時候受到真痛苦，有時候受到奇恥大辱，我們最後雖然成功，可是以前失敗的與痛苦的記憶，却還是殘留着。

我們在不知不覺中，一直在設法避免痛苦，羞辱，與疲倦。這就是我們在應該積極行動的時候，被惰性所屈服的原因。我們在不知不覺中，情願不做一事，而不願去遭遇或許會有的波折與痛苦，也不情願憶起過去的失敗。不然我們就選擇些較輕易的事來做，避重就輕，或是故意把事情做得像以前失敗時一樣，然後

找些口實，趕快退避。我們終於自願失去千載一時的機會了。

### 背 城 借 一

我們要從失敗轉向成功之途，第一個重要的條件是：好像沒有失敗的可能那樣地幹。

我們大家都曉得，人類有時候有一種所謂『背城借一』的勇氣。當一個人遇到種種的困苦與災難，把他成功的希望完全毀滅了時，這時他迫不得已，祇好拚出他所有的勇氣，置生死於度外，狠命一幹，其所得的成功，往往非吾人意料所能及。

不過背城借一的勇氣，並不是克服失敗的唯一武器。人類的理想力，可以把事情幹得更好。我們可以訓練出一種心情，叫我們能夠充滿生命力，好像沒有失敗的可能那樣地幹。

我們怎樣能有這種心情，叫我們能死命地幹，好像沒有失敗的可能呢？祇要回想你以前的成功，甚至想到你學校時代的成功。你所應抓住的就是這種成功時的心情——這種鎮靜自信的感覺。

專心注意你成功時的心情吧，因為這就是你工作時所應有的心情。你可以時常練習，直到隨時隨地會有這種心情。當你得到這種心情時，把它保持一會兒，似乎在等候發令似的。突然間，你會感覺精力充足，精神百倍了。你已經從你自己已接得工作的命令，你可以開始幹了。這時你就覺得你再也不必勉強自己去工作；你所有的精力都足以推進這工作了。

## 成 功 十 誠

在獲得這種成功動作的心情之後，我們還得把腦經訓練得更敏銳，較能隨機應變。我們得用最少量的努力，去完成每日的工作。我們要過美滿的生活，便得



鍛鍊我們的腦經，好像運動家在鍛鍊身體一樣。以下十條，便是我的自我思想訓練法：

(一) 每天一小時，除了回答人家直接的問題以外，不說別的話。實行這一條時，應該顯得非常自然，不可給人家一種錯誤的印象，以為你在生氣或頭痛。無必要時就別說話，回答人家的問題時也要適可而止，不要引人家再發問。你祇要試一試，就曉得這不是甚麼容易的事了。我們平常說話，都是隨隨便便糊裏糊塗，貿然說出，所以結果往往沒有甚麼力量。這種訓練叫你的話結實有力。

(二) 每天費半小時專想一個問題。這一條看來簡單，可是起頭却很難實行。起初每天祇要想五分鐘，逐漸增加，直增到半小時。起先應該想具體的東西；譬如一朵花。別把花擺在眼前；把它造在腦中。先由五官報告花的形狀色澤香氣；然後想到花怎樣生長的，長在那裏；再想到花象徵甚麼東西；最後想到花有甚麼用。先從這種簡單具體的東西，逐漸想到複雜抽象的問題。先想你最有興

趣的問題，直到你能自由統制思想時，便可以隨便由書上指出一個問題來想。

起先可以拿一支鉛筆和一張紙來幫助你練習。思想一跌出範圍外，便在紙上作一記號。頭幾天記號一定很多，到幾星期或一個月後，記號便少起來了。開頭練習時，最好個人獨處一室，後來就不妨在街車上或其他公共處所練習了。

這種集中注意力的訓練，是很可貴的。我們要是素來有這種訓練，那麼在短期間便可學會一種外國語了。

(三)寫一封·信·，信·中·不·用·『我·』或·『我的·』這·種·字·。要把信寫得流暢有趣。要是接信的人發覺信中有甚麼特異的地方，就算失敗了。這種練習叫我們能看清自己。要把這種信寫得好，我們得暫時不想我們自己的事。

(四)每天說十五分鐘話，不用『我』或『我的』這種字。

(五)用『成功』或溫和的語氣寫信。不可撒謊，也不必假裝已經成功。祇要找出可以抱樂觀的事，來作忠實的報告。信中的語氣要表明你寫信時一點也沒

有心灰意懶的痕跡。

這種練習的目的，是要叫你從消極灰心的態度，轉到積極健康的態度。我們起初也許找不出甚麼可抱樂觀的事好說，可是不久就發覺有許多事情，本來進行得頗為順利，可是我們都專想到失望與倒霉的方面去。我們要得成功，非放棄自怨自艾與消極的態度不可。

(六)讓一個新相識的人，一直談着自己的事，不叫他發覺你有意這樣做。用有禮巧妙的問題，叫你的新交不覺唐突，你對你的新同伴會發主一種真興趣，不久你就會全神貫注。你再也不會覺得不自然或神經過敏了。至少你可以開放眼界，曉得別人眼光中的世界像甚麼樣子。

(七)完全談你自己和你所覺得有興趣的事，不訴苦，不誇口，在可能的範圍內不叫你的同伴覺得討厭。這對於那種素來喜歡談自己的事的人，是一種很好的訓練。我們平常談論自己的事，也許沒注意到別人的漠視，討厭，與不耐煩

的態度，這時却可以看得很明顯。我們不久就可以看出，談論自己過去的日常瑣事，是會叫聽者生厭的。反之，要是我們有真實有趣的新經驗，或是有一種異乎尋常的想像，我們往往可以吸引聽者的注意。我們也許能因此擴大我們的趣味，冒新的險，或增加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想像。

(八)每天計劃兩小時的工作表，按這工作表去做事。譬如在這兩小時中，我們預定看報幾分鐘，寫信幾分鐘，讀書幾分鐘，做別的事幾分鐘。倘若到了預定時間，報還沒看完，這時你應該丟下報紙去寫信。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曉得我們往往沒把時間放在眼裏，隨意耗費。我們往往忘記光陰如過隙之駒。

在計劃工作表時，起初先從兩小時做起，後來逐漸增加，一直到八小時。我們要每天嚴守工作表做事，當然是不可能的。不過在日常無秩序的工作中，偶然過幾天有秩序有計劃的生活，利益是很大的。

(九)不依日常生活習慣過日子，故意找機會來適應新環境。這一條是最難

做的，可是却最有益處。在一些紙條上——起先十二條便夠了——寫着如下的訓令：

『靠普通的交通工具（如電車，公共汽車，渡船等），作離家二十英里之旅行。』

『十二小時不吃東西。』

『在最不像樣的地方吃飯。』在外地的小飯館裏吃飯。要是能到農家去討飯吃更好。

『除了回答問題之外，一天不說話。』

『整晚工作不睡，』順帶說一句，這一條是最有價值的訓練。你應該沉靜地繼續工作，抵抗一切睡魔的誘惑。每一小時左右停工，靠在椅背上休息一會，然後再繼續工作。我們這樣一試，就可以曉得我們平常多容易被疲倦所屈服，也可以曉得我們還有許多未用的精力可用。

把這十二張紙條封在十二個信封中，放在抽屜裏，每兩星期或每個月指定一天，打開一個信封來，照信封裏的訓令去做。你訓令自己去旅行二十英里那一天，也許天正下大雨，可是除非你身體真不舒服，你必得照樣去做。你假如時常違反自己的愛好，去做不合乎傳統的事，便可以訓練出堅強不拔的意志。

假如有甚麼你覺得很難做的事，你千萬把這件事包括進去。我認識一位青年，他爲人真怕羞得無以復加，可是他卻決心每天跟三位陌生人談話。

(十) 指定一天，在那一天中，凡是別人有甚麼合理的請求，你一概答應。在那一天中，也許有人要你在大寒天去游泳，也許有人要你改換職業。你雖怕冷，可是對於前者必得答應。對於後者呢，却要考慮一下，看是否『合理』。別怕那一天沒有人要你做甚麼事，你一略加注意，就可以曉得你一天中所遇到的小要求，真是多得不得了。這種訓練非常有教育價值。

有一天，當我正在實行這戒條的時候，有人請我去教『小說寫作法』，當時

我的課程表都擠滿了，一天忙得要命，要是在平日，我一定加以推辭的。可是這天我終於硬着頭皮接受下來了。我由學生所發的問題中，看出市上還沒有一本完全適合的課本，於是乎就自己寫了一本。至於我現在所寫的這本書，也是另外一次實行『接受請求日』的結果。這一條實行下去，你會感覺生活有趣得多。

不過讀者請注意，別以爲我們天天得這樣做。對於人家的請求，有時加以拒絕，也是很有益處的，尤其是那些在茶會中與戲院中耗費太多時間的人，應該利用那些時間，來做自我教養的工作。





交  
友  
之  
道

康  
乃  
基  
：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Dale Carnegie 原著

Simon & Schuster 書局出版

## 前 言

作者是美國紐約城康乃基會話交際學院 (The Carnegie Institute of Effective Speaking and Human Relations) 院長。在過去二十四年中，曾經訓練了一萬五千個以上的商人與專門職業人，包括一些很有名的演說家與善於應付人的事業家。他所開的課程，成績非常優良，因此美國有些規模很大的公司，像威士登好斯電氣與製造品公司 (Westinghouse Electric and Manufacturing Company)，麥格勞希爾出版公司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美國電機工程師學院 (American Institute of Electric Engineers)，以及紐約電話公司 (The New York Telephone Company)，都請他到公司裏去，訓練辦事員與行政人員。

關於這本書，作者說本來是無意要寫的，後來因為所遇到的人越多，經驗越富，終於積成巨帙了。

指摘是徒然的

在一九三一年五月裏，美國著名的『雙槍』強盜克勞利（"Two Gun" Crowley），在被一百五十個警察用機關槍和催淚瓦斯圍攻了以後，終於被捕了。警察局長說這位匪徒是紐約歷史上最兇狠的犯人，『他視人命輕如鴻毛』。

可是這位『雙槍』強盜克勞利以為自己怎樣呢？當警察在圍攻他的公寓時，他寫了一封『寄給負責人』的信，信裏說：『在我外衣裏面的，是一顆疲倦而慈愛的心——一顆不想害人的心。』

事前克勞利在野外路旁參加男女歡聚會，突然有一位警察跑到他停住的車旁，要看他的開車照會。他一言不發，袖出手槍，就把那警察打死。

克勞利被判坐電椅的死刑，當他被送到電椅室時，他可曾說，『這是我打死人的結果？』不，他說：『這是我自衛的結果。』

這故事的意思是說：『雙槍』強盜克勞利並不責備自己。

這種態度在犯人的當中可是罕有的？不是。美國最大的星星監獄的獄吏諾伊斯（Warden Laves）說：『犯人很少把自己看做壞人。他們大多數甚至要對自己解釋，說他們反社會的行動是對的，因此他們都以為自己不該入獄。』

假使監獄內那些犯人不責備自己的話，那麼你我日常在接觸的人呢？

我糊裏糊塗地活了三十年，才曉得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論他自己多麼錯誤，沒有一個指摘自己怎樣的；指摘是徒然的，因為它叫被指摘者抱了替自己辯護的態度。而且努力要辯明自己的正當。

指摘也是危險的，因為它傷害人家寶貴的自尊心，傷害了人家的重要的感覺，同時引起人家的嫌惡心。

當你和人家交往時，要記住你不是在和理性的動物交往，而是在和情感的動物，充滿着偏見，驕傲與虛榮的動物交往。假使你明天想要引起別人的仇恨，並

且把這仇記到老死的話，那麼祇要對人家痛下針砭就夠了——不論你以為自己所指摘的話是多麼有道理的，對方到死也不容易忘記。

佛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在少年時代是很笨的，不懂得應付人的藝術，可是後來却做了美國的駐法大使了。他成功的秘訣在那裏呢？他說：『我不說人家的壞話，我要說所有的好話。』』

約翰生博士說過：『就是上帝非等到世界末日也不判決世人呢。』那麼你我又何必去指摘人家？

(譯者按：我們中國也有一句老話，叫人家要『隱惡揚善』。不過中國古代的聖賢，似乎是由道德的觀點上來說這句話的，本文的作者却是由實際待人接物的觀點上來說的。)

我們想做重要的人物

美國大哲學家杜威博士 (John Dewey) 說，人類天性中最根深蒂固的慾望是『想做重要人物的慾望』。記住這一句話吧，『想做重要人物的慾望』。叫未受教育的窮苦雜貨食品店店員林肯去研習法律者，就是這種慾望；鼓勵迭更斯去寫不朽小說者，也是這種慾望。這種慾望叫你喜歡穿最時髦的衣服，開最新的汽車，談起你那些聰明的孩子。

人類有時候爲要贏得人家的同情與注意，並爲得到一種重要的感覺起見，終於變成病人了。有些心理學的權威說過，人類爲要在瘋狂的夢境中獲得在現實世界中所得不到的重要的感覺起見，終於真的瘋狂起來了。假如人類這麼希求重要的感覺，那麼，我們如果老實地賞識人家，我們一定可以成就一種奇跡。那種真正能夠賞識人家，能夠滿足人家心中的渴望的少數人，無疑地可以把人家玩弄於股掌之上了。

美國鋼鐵大王康乃基 (Andrew Carnegie) 把每年一百萬元的巨量薪金付

給史瓦普（Charles Schwab）。是不是因為他最懂得鋼鐵的製造法呢？完全不是。史瓦普自己說，有許多人比他還要懂，他薪金所以這樣高，是因為他懂得對付人的藝術。他的秘訣就在這裏：『我以為我自己最大的優點，是能夠鼓起人家的熱誠，要叫人家能夠出盡心力去做事，最好的辦法是能夠賞識他。上司的指摘，是最容易消滅人們的雄心的。因此我時常讚美人家，而不去吹毛求疵。我還沒有看見一個人，在被指摘時，能比在被讚許時把事情辦得更好。』

美國煤油大王洛格菲勒（Rockefeller）的成功秘訣，是能以誠懇的賞識態度對付人。有一次，他的夥伴白德福（Edward T. Bedford）在南美洲交易失敗，叫公司損失了一百萬塊錢，這時要是別人，恐怕要指摘他了，可是洛格菲勒並不如此。他曉得白德福是費盡心力在替公司做事的，因此便找出一些話來讚賞他，鼓勵他。他恭喜白德福，說他能夠收回所投資的百分之六十的錢。『好極了，』洛格菲勒說。『我們難得會得到這麼好的結果。』

差不多每個人都以為自己是重要的。國家也是如此，你也許看不起印度人吧，那隨你便好了。可是印度人也看不起我們這些異邦人呢。在印度有一百萬

人，假使他們的飯菜被我們異邦人的影子照上了，那麼他寧願不吃，以免污辱自己。

事實是隨便甚麼人，都覺得他有些地方是比你高明的；要得到他的心，最好的辦法是讓他曉得你承認他的重要。在維也納的重逢中有一句話說，『我最需要的是營養我的自尊心。』我們營養我們的子女與朋友的身體，可是我們幾曾營養他們的自尊心呢。不，我並不是說要拍馬屁。拍馬屁時常失敗了，而且也是應該失敗的。不過拍馬屁是從嘴裏出來的，可是誠懇的賞識却是從心裏出來的。

讓我們別再想到我們自己的成就與需要吧。讓我們找出別人的優點來吧。給他以真誠懇切的讚賞，他將在你忘記了以後還一直記住你。愛默生 (Emerson) 說：『我所碰到的每個人，都有比我高明的地方。我從他那高明的地方學習到東



西了。』

## 人 之 所 欲

你總有一天要勸人家替你做事吧。在你開口以前，要記住世界上祇有一種法子可以叫人家替你做事。就是叫他願意做。

已故的諾克里夫（Northcliffe）看見一張報紙發表了一幀他所不願意人家發表的照片，他就寫了一封信去給編者。不過他可會說，『請別再發表那幀照片；我不喜歡』呢？不，他訴諸人類尊崇母親的天性。他寫道，『請別再發表我那幀照片。我的母親不喜歡它。』當煤油大王的兒子小洛格菲勒想阻止新聞記者替他的小孩拍照時，他並不會說：『我不願意他們的照片發表出來。』不，他訴諸我們不願傷害小孩的根本蒂固的情緒。他說：『諸位，你們曉得的。你們自己也有小孩。你們曉得小孩子太出風頭是不好的。』

史瓦普有一家工廠，廠裏工人的成績並不很好，史瓦普便問經理，經理說他想盡辦法，結果也毫無效力。這時剛巧是黃昏時候，夜班工人要來了。他便拿了一枝粉筆，問最近的工人看他們日班工人當天的成績多少。工人回答說是做了六個單位。史瓦普一言不發，便在地上寫了一個很大的「六」字，寫好逕自走開了。夜班工人進來的時候，看見那個「六」字，便問日班工人，看那一個字是甚麼意思。日班工人便說，「今天大老板來，問我們做了多少單位，我們說六個單位，他便用白粉寫在地上。」第二天史瓦普又進廠去，看見夜班工人已經把那個「六」字揩去，換上「七」字了。後來當日班工人再來上工的時候，他們看見地上那個大大的「七」字，看了當然不免眼熱。難道夜班真以為日班不及他們嗎？我們給他們一點顏色看看。他們拚命地做，到了換班的時候，地上已經儼然寫着一個大大的「十」字了。以前這家工廠的出產量是一直落後的，可是如此一來，就蒸蒸日上。這是甚麼道理呢？史瓦普說，「叫人家把事情做掉的方法，是引

起競爭。我並不是說，叫人家貪婪地兢兢於掙錢，而是利用好勝的慾望，來引起競爭。』

在一九一五年，美國總統威爾遜決定要派遣一位和平使節去遊說歐洲軍人，當時和平主義者國務卿勃黎燕（William Jennings Bryan）很想要去。他看出這是一個替自己造成不朽功名的好機會。可是威爾遜却派好斯上校（Colonel House）去了，好斯得把這消息說給勃黎燕聽，這真是一件棘手的事。好斯上校在他的日記上寫道，「勃黎燕真是覺得非常失望，可是我解釋給他聽，我說總統以為叫任何人用正式的名義去是很不好的，有正式官職的人去將引起大家的注意，人家會覺得奇怪，為甚他會到那裏去。」

你懂得這個暗示麼？好斯實際上告訴勃黎燕說他是太重要了，不值得去做這種工作的，於是勃黎燕滿足了。好斯上校是一位經驗豐富的人，他懂得這一條重要的交際誠律：要做你所提議的事時，永遠叫別人快樂。

## 多辯無益

有一次在晚宴的時候，坐在我鄰座的人講了一個故事，引錯了一句話。他說那句話是從聖經上來的。我爲要表示博學起見，替他改正了，告訴他說那句話是從莎士比亞的劇本上來的。他不肯相信，堅持說他的話是對的。當時坐在我的左面的是一位我的老朋友，一位研究莎士比亞的專家。後來我們兩人同意，要請這位朋友來替我們判定誰是誰非。我那位朋友聽了我們的話以後，用腳在桌下踢了我一下，然後對我說：『台爾，是你錯的。這位先生才對。那句話是從聖經上來的。』

那晚要回去的時候，我的朋友在路上對我解釋道：『當然，那句話是莎士比亞說的；不過我們是人家宴會上的賓客，你何必證明人家錯誤呢？這樣會叫他喜歡你嗎？爲甚麼不讓他保全面子呢？他不曾請你發表意見。爲甚麼和他辯論呢？』

我們應該避免尖銳化。』

『避免尖銳化』。我可說是最需要這個教訓的。我從小就歡喜爭辯。我和我的兄弟，不論甚麼問題，都要爭辯。後來我研究論理學，又教授論理學。結果我得到了一個結論：要得到論爭的最好的結果，祇有一種法子，就是避免論爭。爭辯的結果，十次有九次是雙方都更堅決深信，以為自己是絕對正確的。在論爭中，你是不能得勝的。你不能得勝，因為就使你得勝了，你也是失敗的，因為你永不能獲得對方的好感。

威爾遜時代的財政總長麥雅道（William G. McAdoo）從政多年，得到了一種經驗，他說，『要用論爭去擊敗一個無知的人是不可能的。』可是他未免說得太客氣了。我的經驗是，要用口頭的話去叫任何人——不論他的智力多高——改變其思想是不可能的。

我現在是再也不告訴人家說他錯誤了。我以為這是值得的。講理的人是比較

少數的。大多數的人是有偏見，是有先入之見的。當我們錯誤時，我們也許會對自己這樣承認。假使別人對我們很客氣，或是用點手段，那麼我們也許會對別人承認，甚至以我們的坦白自傲。可是假使有人要把那不可口的事實塞進我們的食道中去時，我們就不會這樣虛心了。

### 自認 錯誤

當我們錯了時，我們假如能直截了當地承認出來，往往是對於我們有利的。美國的商業美術家華倫（Ferdinand E. Warren），有一次利用這種技巧，去取得一位易怒的美術部主任的好感。華倫說，『最近我趕了一件作品給他，他打了電話來，叫我立刻到他的辦事處去見他。當我去時，正如我所預料的，他抱着敵視的態度，盡力找機會要來指摘。他怒氣沖沖地問我爲甚麼這樣畫。這時我想出了一個新計策，我祇說，「我是錯的，我的錯誤是絕對不可寬恕的。我已替你

畫得很長久了，應該更懂一點才對。我真慚愧。」於是他立刻開始替我辯護了。

「是，你是對的，不過這根本上並不是一個重大的錯誤。」

「我插嘴說。」「任何錯誤的代價也許是很重大的。我應該小心一點。我要把這張圖畫重新畫一遍。」

「不！不！」他抗議道。「我不願意讓你那樣麻煩。」於是他稱讚我的圖畫，對我保證說，它祇要一點小小的改變，不值得掛意。我指摘自己的迫切叫他喪失了吹毛求疵的精神了。在我們離別以前，他把支票給我，又拿另外一件工作給我做。」

### 對別人發生興趣

我有許多兒童時代的甜蜜記憶，都是和我那隻可愛的黃毛小狗有關係的。牠從來沒有讀過一本關於心理方面的書。牠用不着讀。牠有叫人家喜歡牠的完美技

巧，牠自己就喜歡人家的——牠對我的真誠與親切的趣味叫我不能不愛牠。

你想交些朋友嗎？那麼學這隻小狗吧。要親善，要忘記你自己。人家並不對你發生興趣。他們是一天到晚對他們自己發生興趣的。紐約電話公司曾研究過電話中的談話，看那一個字是普通人最常用的。結果發現是『我』字。在五百次電話中，『我』字被用了三千九百次。『我』，『我』，『我』，『我』，『我』。

所以你想得到更多的朋友，你要對別人發生興趣，不要專等人家來對你發生興趣。你得捨棄自己，去替別人做事，做那種需要時間，精力與思想的事。

### 善於聽話者

我最近在一次晚宴席上遇到一位有名的植物學家。我從來沒有跟植物學家談過。我幾乎就這樣整晚枯坐在一旁聽他說東道西。午夜了，我道了「聲晚安走了。於是這位植物學家就對我們的主人說我是『最有刺激性』，一個『最有趣味



的談話者』。

一個有趣的談話者嗎？我幾乎可以說是不講甚麼話的。不把話題改了，我可說是無話可談的，因為我對於植物學根本一點不懂。可是我却很注意地聽了，我表示了我真實的興趣。他覺到了。這自然叫他快活。這樣的聽話可說是欽仰的最高表示。

在社交談話中與商業訪問中，成功的秘訣也就在這裏。要記住，在和你談話的人，他對於他自己，他的需要，與他的問題的興趣，是百倍於對你與你的問題的興趣的。他的牙痛對於他自己比中國的饑荒更重要的。下次你開始談話時，請想到這一點吧。假如你要人家喜歡你，那麼請做一個善於聽話的人吧，鼓勵他們談論他們自己的事。

## 名字的奇蹟

我有一次問美國現任郵政總長法黎（Jim Farley），看他的成功秘訣在那裏。他說，『努力工作，』我說，『別開玩笑了。』接着他問我以為他怎麼會成功。我回答道：『我曉得你叫得出一萬個人的名字。』

『不，你弄錯了，』他說。『我叫得出五萬個人的名字。』

法黎是羅斯福總統的競選經理人，正因為有這種記憶人家名字的能力，所以他能把羅斯福扶上白宮。法黎本來是一個石膏行的販賣員，他想出了一種記憶名字的方法。每當他遇到新朋友時，他總是找出他整個名字，家裏有幾個人，他做甚麼生意，政治見解如何。他把這些事實都記牢在腦中。所以下次他遇到那個人的時候，他能夠拍拍他的背，問他的妻子和小孩好不好，問他後園裏那株蜀葵怎麼樣了。怪不得他會有那麼多羣衆了。

他早年就發現普通人對於自己的名字所發生的興味，遠過於對世界上其他全部名字所發生的興趣。記住人家的名字，很順嘴地叫出來，這麼一來，你就可算

對他很客氣了。要是你把人家的名字忘記或是弄錯，那麼你對他就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了。人們對於自己的名字，往往視以爲榮；同時都情願以任何代價，來延續自己的名字。兩百年前，時常有富人送錢給著作家，叫作家把書呈獻給他們。美國的百萬富翁，因爲聽說白德南極探險隊，要用他們的名字，作爲南極冰山的名字，所以都踴躍輸將，情願拿錢出來幫忙。

要得到人家的好感，叫人家感覺重要，有一個最簡單，最容易，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記住人家的名字。可是我們有幾個記人家的名字的呢？普通有人把新朋友介紹給我們，談了幾分鐘，在分手的時候，連他叫甚麼名字也忘了。大多數人記不得人家的名字，原因很簡單，因爲他們沒把精神集中時所必要花費的時間和精力，去把名字牢記在他們腦中。

要記住，一個人的名字，在他自己看來，是世界上最爲悅耳的聲音。



大  
自  
然  
的  
教  
訓

霍伯  
朋  
爾克  
：

*THE HARVEST OF THE YEARS*

Luther Burbank, Wilbur Hall 合著

Houghton Mifflin 書局出版

## 前言

本書原著者 Luther Burbank 是一位美國有名的植物學家，對於花種菓實的改良，有過很偉大的貢獻。他雖然已近八十歲，可是年紀好像還很輕。他自己說，這是『因為我的肉體並不比我的精神老——我的精神是在青春時期。』他說他自己和『八歲小孩一樣好奇』。他走過一間新屋，一個店窗，一架新式洗濯機器，一個掘溝工人，一株新異的植物，一個木匠在做工，從來沒有不停下來一看究竟的。

據與他合著本書的 Wilbur Hall 說，『他是一個國際主義者，一個哲學家，一個愛好大自然與人生的自然學家，一個對於人類發生絕大興趣的人文主義者。他永遠是熱誠與好奇的。他的同情心是泛宇宙的。一隻狗，一個小孩，一個流浪漢，一個病婦，一隻跛脚的鳥兒——甚至他花園裏一朵折斷了的花！——都能引起他很大的憐憫與慷慨。小孩子愛他，瞭解他；他是整個郊野的朋友。』

本書前部大半說明其改良菓種的經過，本文係譯自後部，講到他與大自然接觸以後，由大自然所取得的教訓。

## 不是偶然的

植物，動物，或人類的生存，沒有一樣是偶然的。大自然或許會偶然選擇，或不期然而發展成某種特點，可是假使你看得夠遠，你就可以發現一切都是大自然律的作用的結果。拿松樹來做比方，松樹所以會有針形的葉，是因為它需要大量的陽光，同時也需要在冬天搖去大量的雪。假如松樹的葉子與芭蕉一樣闊大，那麼它能在兩呎厚的雪中活幾天呢？在另一方面，芭蕉葉是正相反的。芭蕉葉是闊大柔軟的，它投下很大的影子，吸收所有的水份，永遠不必與風雪抗鬥。到沙漠地方去看沙漠中的植物。你不能希望在沙漠中找到一片輕薄柔軟的葉子，因為沙漠中有風沙，有酷熱，又缺少水份。因此在沙漠中所能找到的，是堅韌厚皮的植物，不然就是那種有細毛或其他東西做保護的植物。

在大自然這本書中，有些東西是值得一學的！薔薇叢中滿長着刺，豪豬身上

生滿着刺，仙人掌長着毒刺——目的都一樣：是爲了要防禦的。草莓躲在闊大的葉子下；藏着子的菓心是很不容易打破的；人類的腳後跟長着堅韌的厚皮。你以爲這些自然的保護法是偶然的結果嗎？

## 大自然的 一頁

我們可以把這條自然律運用到日常生活上去。從大自然的書中拿出一頁來，你就可以叫自己超然物外，不受外界煩擾的影響；替你自己建立一套抵抗病魔或抵抗失敗的盔甲，叫自己適應你的環境，假如你以爲這是不可能或不好的，那麼找個新環境，叫你自己順應這新環境吧。人類的腦經在受了訓練，指導，教育以後，能管教引導身體，能利用或擯棄一切物質，總而言之，能順應環境。這是無可疑議的。這並沒有甚麼神秘或複雜的地方：當你對於大自然的計劃有貢獻時，你的人生才有意義；假如你能明瞭這一點，那麼你就會容易微笑了，你就會把歡



笑當做你的第二天性了，那時你就一天到晚說着樂觀有意義的話。

### 公允與正直

在我們渺小的腦海中，大自然有時候慈悲仁愛，有時候却又是殘忍，無情，而浪費的。可是我們這兩種看法都錯了，因為大自然對待毒蛇與對待最偉大的政治家是一樣的，大自然看待你臂中的嬰孩，並不比看待正在向嬰孩的嘴唇爬行的蒼蠅脚上的可怕的傷寒菌更優異；大自然對你花園中美麗的花朶的妒忌，正和對躲在花下的蝸子一樣。在大自然的眼中，跳蚤，袋狼，鷲，毒帽蛇，正和敬愛你保護你的狗一樣重要。

你注意過祇有人造的法律才禁止人嗎？摩西在他的十誡中，有一半以上是禁止的誡條。基督就不然，他給世人兩個誡條，兩條都是正面與建設的。大自然的法律也是那樣——是斷定而不是禁止的。假如你違犯大自然的法律，你便是自己

的控告律師，審判官，陪審員，與劊子手；大自然說你得好好地吃，安眠睡覺，保重你的身體，避免危險與怨恨，要勤懇，清醒，自尊；假如你藐視大自然的規律，你就自自然然地走入不消化，神經不寧，無價值，與失敗的監牢裏——這種案件是無上訴，也無聲辯的可能的。

我深知大自然的公正與不妥協；我一曉得大自然的旨意，便把我的生活照着大自然的程序去安排，我從事於我的工作，奮勇克服我的困難，我永久深信大自然的規律是不會在我的身上改變的。大自然的不偏不倚，引起我對於大自然的尊敬，引起我對於大自然律的銳意研究，叫我能夠用我的智力，來駕御並實用這些定律。

## 生 存 競 爭

自信，自尊與野心可說是人生最寶貴的東西。生存競爭是必需有這些東西

的，現代有許多青年人，想用美術，文學，與戲劇來表現生存競爭的黑暗面。其實我們所以會有今日的世界，完全是由生存競爭而來的。生存競爭叫無花難看的植物，生起廣告性的香花來，吸引蜜蜂與鳥兒，來替它們做繁殖傳種的工作。叫榆樹，胡桃樹，與杉樹高聳入雲的，是生存競爭；給我們以農田，城市，汽船，鐵路的，也是生存競爭。

生存競爭事實上並不是一種競爭。生存競爭也不是艱苦，殘忍，與不仁的。難道地心吸力也是殘忍而暴虐的嗎？世界上有兩種勢力在我們的週遭交織着——就叫這兩種勢力做正面與反面的勢力吧——這兩種勢力把快樂與痛苦，饑餓與糧食，乾渴與飲料，熱與冷，歡欣與悲愁，成功與失敗，眼淚與笑聲，帶到我們所生存的世界上來。

有人專喜看黑暗，懶惰，穢毒的空氣，死亡的病症。至於我呢，我喜歡在我的花園中散步，看這兩種勢力出現於美麗與芬芳中作永世的交織；我喜歡看我

的狗的歡躍跳躍；我喜歡默想我的家庭的寧靜，我的妻子的情誼，我的朋友的忠誠。在我看來，生存競爭是一種沒有痛苦的遊戲，祇有犯規時才受到公正的刑罰，這種遊戲是在極端的公平的規則下玩的，我現在祇感覺我贏了幾分，我的努力已經獲得慷慨的報酬了。

## 大自然大學

我願意寫一點關於大自然大學的事，我已經在裏面讀許多年書了。在二十幾歲的時候，我讀過醫學，可是後來當我發現自己非做種植家不可的時候，我就放棄醫學了；幾年以後，我發現自己在用並不豐富的醫學智識來受大自然律的試驗了，在幾個月的自習中，我所得的智識竟比讀書聽講兩年還要多。

你可以由自由思想的靈感來追溯幾十世紀來人類的進步，摩西是個煽動者與激烈分子，基督是一個受靈感的反抗傳統者，哥倫布用事實來證明地球是圓的，

因此震動世界。世界的歷史是反叛，異端，打破偶像，把成例丟進永世的垃圾堆去的歷史。

### 最後的收穫

最後，在我這些年來的收穫中，我發現一些從大自然學校的經驗中所推論出來的哲學。哲學依舊是我們大學校裏的一門功課。可是用哲學的方法來反省的人却是一天一天減少了。我們太注重效率，掙錢，和與時俱進了，因此我們沒有充分的閒空，可以省察自己與大自然，來下結論。

我們的將來是朝哪一條路走呢？我們爲甚麼進步得這樣慢呢？在有了十三世紀的回教，二十世紀的基督教，二十五世紀的佛教與孔教，四千年的希伯來教以後，我們仍舊是貪婪，殘忍，自私，眼光短窄，準備因任何藉口而打仗。我們在幾個月中，把幾十年的積蓄，把我們少年的青春，以及半世紀來所建立的友誼，

浪費於一旦了。在花費了幾百年的時間，去提倡教育與研究科學以後，我們在發怒或貪婪的一剎那中，還是把我們苦心所學得的教訓放棄了，變成野蠻人。我們真是沒有希望了嗎？

### 良好的力量

我們假使要到教科書中去找，是一定找不出甚麼答案的，可是我們假如到大自然去，我們就可以看出片片光明了。因為我們可以看出大自然的力量，在漸漸地把我們推向更好與更高的命運上去。我們大家都有在這進步與混亂的拔河戰中，做真理方面小小的良好力量的責任。假如我們是在真理一方面，用下我們小小的力氣，去把這根繩子朝較好的方向拉上去，那麼我們行爲的瑣碎，社交行動的小風波，一時的風尚，德性的缺點，愚蠢的習慣，將和拉車的馬背上的小蒼蠅一樣無關重要了！

力量是大自然所賜與的最高貴的禮物；你可以由思想，研究，保重，與正確的心思，來增強你的力量，你也能夠浪費或誤用，因此削弱你的力量，你自己以及你的種族。你的力量是你天賦的權力，也是你的墓誌銘。你的力量能叫你成爲朝生暮死無關緊要的人，也能叫你留芳千古。





壯  
志  
凌  
霄

亞  
基  
普  
：

*HEAVEN HIGH—HELL DEEP*

Norman Archibald 原著

Albert & Charles Boni, Inc. 出版

## 前 言

著者是在歐戰的時候投入協約國空軍的一位美國青年，在法國受訓練後，出沒前線多次，結果被德軍所俘，在德國各俘虜集中營住了兩個月。此書所描寫的就是他個人冒險的經歷。

尼珂拉斯（Beverly Nicholas）在介紹這本書的時候說：『多數的和平主義者，也許會恨這本書。但我却要以澈底的和平主義者的資格來向這本書致敬，因為這一本誠懇的書，是一個常態的人對戰爭的反應的記錄。所有為和平而奮鬥的人，都應該讀這本書。這本書可以叫他們曉得他們的工作之艱巨。』本書也是近年來美國銷行最廣的一本。

## 上前線去

『亞基！趕快！』我回奧利（Ory）的飛行場時，普潛迎接着我說。『把你的東西理好！我們要上前線去了！』他已經把衣服塞進行囊中，把舖蓋捲成一團了。

『真的嗎？』我問道。

『確實的！趕快，我來幫你忙。』

因為謠言太盛，我趕到司令部去一看，佈告板上的方頭黑字寫着：『普潛與亞基普——立即向第一驅逐機隊報到。』

是真的！我快活得心花怒放，跑回去開始整理行裝。我因為太興奮了，反而弄得手忙腳亂起來。普潛深恐延誤時間，便把我多下來的東西裝進他的行囊中去。在十五分鐘中，我們就離開奧利了。

那天下午，我們在巴黎一家旅館中，細讀我們所接的命令。

『想想看！第一驅逐機隊。』那隊裏有些歐戰中的空軍健將，我們真是快活得非言語所能形容。

在巴黎，沒有一樣東西叫我們發生興趣，也沒有一樣東西引起我們的注意。我們坐在房間裏談着，談着，談着。我們談了一整晚。第二天早晨，我們和另外兩位——伍達特和魯克——搭火車到古朗美埃（Corchonniers）去。我們四個人坐在一起。四個人穿着相同的制服，有着相同的目標與相同的思想……第一驅逐機隊……驅逐機飛行員。……前線！

約莫下午四時半，我們抵達古朗美埃，是一個平靜的鄉村。有一輛大汽車來接我們。二十分鐘後，我們到司令部報到。

沒說上幾句話，我們很快地就被派定到分隊去了。普潛和魯克在第二十七分隊；伍達特和我在九十五分隊。兩分隊的距離，也不過是一箭之遙，可是我却滿

心希望普潛和我能被派在同一分隊裏。我們在飛行訓練的時候，是一直在一起的，這叫我們從偶然的相識，變成難得而神聖的友誼了。這種友誼，祇有戰爭時的人類才會有的。

普潛看着我，握住我的手，勉強地笑了一笑。

「亞奇！現點顏色給德國鬼子看！……你會的。」接着，他拍了拍我的背說：「祝你好運氣——」

「祝你好運氣，普潛，」我勉強說了出來。「不久會。」

### 見分隊長

伍達特和我走到第九十五分隊的膳堂裏去，見了我們的分隊長彼得遜，他介紹我們與其他的飛行員相識。在晚餐的時候，那種輕快的談話，叫我們覺得奇怪。沒有一句談到飛行或戰爭的。

第二天早晨七點半在吃早餐的時候，那法國女廚子告訴我們說，其餘的人已經到飛行場上去了。我們趕快穿過一條曲折的小徑，向不到半英里外的第九十五分隊機庫走去。

這是和暖明媚的一天。五架美麗的小斯貝特機，排成一行，發動機嗡嗡不已。有幾個飛行員爲免得制服被油穢弄髒起見，都穿了薄棉布的套衣，還有另外幾個祇戴頭盔，遮眼鏡和手套。他們準備要起飛了。

有一位飛行員說：『發動機不大好。請你起飛的時候飛得慢一點，好嗎，叫我免得落後脫陣，同時讓飛機馴熟起來。』

領隊的生氣了，回答道：『假使有甚麼不對，別來好了。』

第九十五分隊是不許有所藉口的。假如飛行員覺得他的飛機不大好，他就不該飛行。假如他有甚麼原因不想去飛行，那他也可以不必飛。這是最後一句話。不必有解釋也不希望有解釋。事實上整個空軍從頭到底都是志願的。

領隊的發了一個號令，五架斯貝特機一架跟一架美妙地飛上空中去了。飛去做一天的工作。飛到前線去。我滿心期望跟他們在一起！

沒有人特別注意伍達特和我。我們走到工程處的帳幕去，遇見了彼得遜隊長和盧沙爾。我們行了軍禮。彼得遜隊長連忙告訴我們說，這兒軍官是不行禮的。可是他是立過好幾次功勳的飛將軍，我們都敬愛他，所以我們總是向他行禮。

盧沙爾和羅斯福是和我們同時在伊蘇頓 (Issoudun) 受訓練的，一同被派到第九十五分隊裏。

我們問道：『羅斯福在那兒呢？』

『從七月十四日起，他就失蹤了。』盧沙爾沉靜地說。

甚麼！羅斯福已經去了嗎？這麼快！還記得他接到命令的時候，他呆呆地站着，興奮與快活得了不得，這好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樣。人家本來要留他在伊蘇頓做教練，可是他堅持要上前線去。唔，他總算到這裏來了……可是，多快啊——

他死得多快啊。

補充！當我們被派到這裏來補充的時候，我們還快活得要命！補充——是的，我們穿上死人所穿的皮靴了。

工程處帳幕裏的佈告板上，貼着許多有趣味的告示。有一張德國飛行員的名單，註明他們的飛機的顏色，他們打過幾次勝仗，他們作戰的方法。這張表格說出德國飛行員是奮不顧身還是謹慎的，是採取攻勢還是守勢，是單獨作戰還是有他機陪護作戰。我們曉得這種零碎的智識是很重要的。

我一面鵠候該隊歸來，一面察看斯貝特機。機身是堅固的，有着兩百二十馬力的發動機。兩邊裝着兩架維格機關槍，槍彈是向推進器的葉間發射出去的。機身的白圈中漆着一隻脚向上踢的騾子，這是第九十五分隊的標誌。機庫外的柱上，繫着一頭小驢子，是第九十五分隊的福神。

發動機嗡嗡的叫聲。遠處有一架飛機出現了，旋飛一週，着陸了，兩個機匠



把飛機推到機庫裏去。這是一個從前線歸來的飛行員啊！他們可曾與敵機作戰？我緊張而熱切地看着他。他漫不經意地爬了出來，脫去遮眼鏡，若無其事地向工程處的帳幕走去。其餘的飛機也回來了，每個飛行員都像赴茶會才回來那樣的快意。我多妒羨去作偵察飛行的人啊。

### 參加空戰

第三天早晨，運來了一架嶄新的斯貝特機。機翼上發亮着，多美麗的飛機啊！我輕輕地摸着機翼，看看機座。

「亞基普，那是你的飛機，」背後有一個聲音說。

我掉轉頭來一看，原來是隊長彼得遜，可是在我沒把心中的快樂說出之前，他已經走開去了。

我終於是第一驅逐機隊的戰鬥飛行員了！下午二時，我看見佈告板上有我和

四個別人的名字，叫我們到前方去作偵察飛行，我真是快樂極了。我分到了一個頭盔，一副遮眼鏡，一雙手套，和一件套衣，我把飛機檢視一過，把油添好，裝上槍彈，我準備好了。

『你是左面第一個，』領隊的說，『我們要在那毗連的飛行場上空一千呎處會合。』

沒有勸告或提議的話。也沒有訓令。空戰的智識是祇能在空戰中習得的。

在一萬五千呎的高空，領隊的低下來與我們平飛了，我們組成陣形緊緊跟在後面。馬恩河（River Marne）伸展在脚下，彷彿是一條絲帶。戰後的蒂爾利城（Chateau Thierry），是完全糜爛了。漂浮在我們左方的，是一些臘腸形的大汽球，這是同盟國的汽球陣線，正在偵察着敵軍的行動。除了發動機的吼聲以外，又有高射砲的爆炸聲了，我急忙向右面一看，有一堆堆的黑烟掛在空中。突然間，在我們脚下一千呎的前面，一大片白色的積雲上襯着敵機的黑影。領隊的

擺動機翼，叫我們注意，我們就跟着他，向敵機的方向滑翔過去。

我們的領隊者開槍了。我右方斯貝特的槍上，也射出一道道的黑烟。這是对我的暗示了，於是我也瞄準，拉緊兩個發彈機，發烟的追蹤彈就朝德國飛機方面疾飛而去了。他們立刻散開陣形分開了，像黑色的水蛇一樣，在空氣造成的海中蜿蜒着。

我們高飛，在他們頭上旋着。他們扭振着，轉動着，極力想要飛到我們的高度。可是因為他們有七架飛機，我們祇有三架，所以我們的領隊者並不想與他們平飛，一直飛在比他們高得多的上空。

脚下有一架黑色的飛機，機首直接向我，直衝上來。老天爺！難道德國人的飛機會這樣直爬上來嗎？我們眼睛直盯着他，他突然作下潛飛行掉下去了。我們再度盤旋，再度作下潛飛行，這一次，我把兩管槍向敵機亂打了一陣。他們都穿過一層雲低飛下去，其中有一架，疾轉跌下，立刻看不見了。

## 飛 過 陣 地

我們飛過陣地，沿馬恩河曲折地飛着，有更多的高射砲熱烈迎擊我們了。安地飛過了前線以後，我把頭盔和遮眼鏡脫掉。清新的空氣流過我的頭髮，吹扇我的熱臉。我從來沒有感到更舒適，更靈活，更有生氣。我靠在座位上，享受歸程之樂。

飛行員第一次的飛過陣地，往往影響到他終生對於飛行的態度，尤其是他受高射砲射擊的經驗。當高射砲彈的爆炸聲緊密地響着時，那砲彈是在二百呎至五百呎外的。可是當爆炸聲震耳而響時，那是警告你說，砲彈是在百呎以內了。假如高射砲彈在你腳下爆炸，把空氣炸成了一個空洞，那麼飛機就像瓶塞似地簸動了起來，失去控制力量地跌了下去，跌到空氣濃密的地方。

有些飛行員，無意中聽到了那震耳欲聾的爆炸聲，從此就一直怕高射砲了。

有的因為彈片擊穿他們的機翼，或是飛機因突然的爆炸而震跌，就此得了彈震症，被送回後方。這種事件發生的時候就發生，不發生的時候就不發生。幸運者取得自信。不幸者失去自信。我算是幸運的，因為在我初次飛到前線去的時候，我聽到了高射砲彈緊密的響聲。砲彈在遠處爆炸，使我不至於遭受驚嚇，因此我也就不怕高射砲了。這並不是勇敢。這祇是一種初次的印象而已。

那天晚上我寫信給我的姊姊說：『別耽憂高射砲，那不過是玩笑而已。』空戰現在已經成為我們的日常工作了。我們不去想它，也不去討論它。隊裏的人曉得發生過甚麼事情，別人都有他們個人的經驗，所以也不去問。飛行完畢，我們也就把它忘了。

可是當伍達特和我獨自在一起的時候，我們很自由地談論着，在晚上，我們像耳語的學童一樣，彼此說明我們的反應。

『在這裏性命真是繫於一髮。』我曉得他是指數小時前死掉的納維因斯說

的。飛到機場外時，納維因斯的發動機突然停止了。他還是企圖作平時的降落，就讓飛機自動地滑翔下去，可是因為速度突然降低，於是跌死了。

我們都以為他既然駕駛着發生障礙的飛機，那他就在場外降落。最重要的還是敏捷的決斷力。我們曉得不論是不是在作戰，飛行員的性命完全靠着一瞬間的思想與行動的調協。

我們討論着前線上空的危險。死亡正在那兒等着我們。我們得去冒萬死之險。不曉得別人覺得怎樣。

別個飛行員那種漫不經心的態度，是不容易明白的。我們是不是特別一點呢？還是他們在遵守一種我們一無所知的飛行禮貌呢？我們終於決定不向分隊中的舊隊員表示我們的情感了。我們也要採取這種漫不經心的態度。

## 敵機活躍

在七月裏美軍大進攻的時候，第一驅逐機隊遇到了技術最精的敵人了。最著名的『雷支杜芬馬戲班』（*Richthofen's Circus*），也在我們的敵人當中。這些飛行員都是德國最有經驗的大飛行家。這時得過八十次勝利的雷支杜芬男爵，是已經逝世了。該隊由另外一位德國的飛將軍猶德（*Udet*）指揮。我們由他們五顏六色的飛機，認識這些敵將。這些飛機，有些漆着鮮豔的黃色，猩紅色或是黑色和白色，表示他們的重要。

滿天空都是德國飛機在活躍着。一隊隊地，八架，十架，十五架，有時候二十架，獨成陣形，還有成英里長的偵察汽球。每次遭遇敵機，總是陷於劇烈的苦戰中。成噸的彈片在空中爆炸着。我們奮勇地激戰着。天空成爲一個地獄似的世界了。

## 空中勇士

被派到第九十五分隊來的阿浮利，於七月廿五日作第一次的偵察飛行。那是天空明朗的一天，他正和另外四個人在飛行着，突然有一隊德國飛機向他們背後衝過來。其中有一架選定阿浮利做目標，把子彈直向阿浮利的飛機掃射着。那德國人看看沒有甚麼效果，便飛到阿浮利飛機的頭上去。把發動機停住了，等着機會。阿浮利想得快。他一眼看見德國飛機在頭上，他也把發動機停了起來，一直飛至敵機的下面。這時二架飛機飛行速度極低；都擺動了起來，逐漸下降了。兩位飛行健將，把飛機停在空中，都在等着對方先下手。走錯一步等於死亡。

那位德國飛行員一時是沒有辦法，可是還一心一意要把目標擊落，於是就先下手。他把發動機開得很快，突然向右面衝過去，想要襲擊阿浮利飛機的尾部。可是阿浮利想得太快了。他把飛機縱昇而上，把機頭尖對着那德國人的飛機，同時開槍掃射。於是那架德國飛機旋轉着掉下去了，墜燬於下面的樹林中。

阿浮利的發動機發生障礙了，他也得下去。他的飛機停在鄰近的場上，看見



大家把那未曾受傷的德國飛行家俘獲，押上停在附近的汽車。那俘虜的皮靴是刷得很亮的；制服做得很好，乾淨得點灰不染，制服上有許多勳章。

一位法國軍官請阿浮利和他們同乘汽車。那德國飛行員筆挺地坐着。他那抑制着的忿怒正在和難制的驕慢激戰着，他那表示憤慨的側影在痙攣着。

『我是孟珂夫隊長！』他這話說得好像全宇宙得戰慄似的。『是那一位法國的飛將軍把我打下來的？』

偉大的孟珂夫！擊下過三十四架聯軍的飛機！怪不得他以為祇有飛將軍能『把他打下來』了。

那法國軍官微笑了。

『把你打下來的並不是一位飛將軍。不是法國人。不過是一位初次出陣的美國青年。他這時候正坐在你身旁。』

孟珂夫一時不覺表現了驚異與憤恨。他很快地朝阿浮利看了一眼，就一直朝

前面望着。他不會慶賀『這把他打下來的大飛行員』，祇是把頭抬得高高地，保守着沉默。

人們把阿浮利的勝利用電話報告分隊了，後來當天阿浮利回去的時候，大家都熱烈地稱讚他，用許多問題問他。『你爲甚麼沒把他的勳章拿來做紀念品呢？』  
『他的勳章嗎？』阿浮利說。『我當然不去拿他的勳章；那是他的寶貝呢。』

## 偵 察 飛 行

定期的偵察飛行是每天兩次。每次從一小時半至兩小時。要能安全地飛過前線，每種感官必須十分靈敏。眼光敏銳可以救你一條命。幾乎看不清楚的小黑點，假如不躲開，是很危險的。要保證回來時候的安全，你得把地形記住；你得避開高射砲；你得不斷地搜索天空的各方。第六感必須異常清醒，因爲隨時可以

有一架飛行迅速的飛機，沿日光衝下來作出其不意的奇襲。陣形得保持得很齊整。因為假如與機陣分開了一會兒，就有被襲擊的危險。

每次的飛行都是一個未解決的問題。新的感觸；新的驚異。一個飛行員要等到各方面的情形都遇到了好幾次，才能成為飛行健將。我們的問題是先看見敵人，並想得比他快。神經這樣地緊張，就使祇有一小時，也就使人很疲乏了，所以我們回來的時候，往往疲乏不堪。

回到飛行場來的時候，機匠熱切而焦急地等着。他們覺得與他們的飛行員很親近，他們技術既精，也很忠心，因為他們曉得飛機壞了，等於死亡。他們很勤奮地工作着。一夜過了一夜，每次我們已經回來很久了，他們還在那兒換線和檢點機件，把整架飛機都修理得很完整，以便第二天偵察飛行的時候再用。他們把彈洞補好，並漆上鐵十字架，還計算他們的飛行員差幾分幾吋就一命嗚呼。他們忠心地誇耀我們的飛行技術，並彼此爭辯我們的成就。

## 生離死別

我們到這裏來以後，我就沒再看見普潛。我有一天就到第二十七分隊去看他，談了許多話，他還是那種爽直的氣派。

第二天早晨。八月一日。九點鐘。我們在一萬八千呎的高空作偵察飛行。我記得普潛說他是飛在高空與低空之間的，於是就一直朝下面看，看有沒有美國飛機。一架也沒有看見。

那天下午我們又要作另外一次的飛行了。我飯後在機場中散步着。在作偵察飛行之前，隊長彼得遜把我們召集在一起。

『今天請你們各自留心，』他簡單地說。『有不少德國飛機在上面。』他從來不曾警告我們。他甚至向來不曾承認前線有甚麼危險。他的態度總是引起我們的自信，總是和我們一樣積極的。

「隊長，有甚麼特別的事故嗎？」

「事故！」他銳聲說。「今天早晨第二十七分隊七架飛機起飛……結果祇回來兩架。」

一陣裏有五架被擊落！真是令人不敢置信！第一驅逐機隊向所未有的大敗。第二十七分隊嗎？我的天！普潛正在那一隊裏。

我跑到第二十七分隊去。「噢，原來是你，亞基普。樂意看見你。」

那飛行員的手是冰冷的。臉上充滿着恐怖的表情，我並不認識他。

「聽說今天早晨你們隊裏五架……」

「是的。我就在那隊裏。真怕人。一羣德國飛機，恐怕有十二架吧，來攻擊我們。出於我們的不意……陣形散亂了……各人打各人的仗……」

「普潛呢？」

「他們把他打下了。有兩架追擊他。照那樣子看，恐怕他立刻就跌死了。」

「唔，我還是走吧，」，我說。「再見……祝你好運氣。」

「謝謝……也祝你好運。」

我們的感覺如何，我們兩人都曉得。

一——二——三——四……我數着到膳堂去的石階。我的膝蓋挺硬了。普濟已經死了……無法挽回了……

「亞奇，我們正在找你。來玩一會兒撲克牌好嗎？」

「撲克牌……是……好極了……」

## 戰 爭 戰 爭

終於孤獨了。媽的，戰爭真是沒意義的事。是的，愛國。可是嬰孩並不選擇他們的國家，而大人却為他們所認識的祖國而戰。拿德國人來說吧。他們愛他們的國家。戰爭，屠殺，悲傷，愛——隨便甚麼地方都是一樣的。一些老騙子抓抓

鬍子，決定要打仗了。可是他們可曾參戰？他們並不！可是他們却把普潛殺死了。我要繼續下去……我得繼續下去。假如我不打死他們，他們便要打死我。這場把戲就是這樣的。爲你的國家而戰，殺——殺——殺——假如這樣下去，世界上就沒有人了。月亮已經被雲所遮沒了。安息吧，普潛——安息——月亮再也不會打擾你了。

## 青年女郎

在空戰這種把戲中，死神是無所不在的；祇是不預告其來臨的時候而已。死亡很快地襲擊着，一點也不先予警告。當一位同志死了的時候，我們從來不去拿來討論。我們既沒有時間，也沒有力量來耗費在悲哀上。鎮靜的神經與自信是我們唯一的救主。遲疑是自殺的舉動。

由我們所特有的簡略語氣中，我們聽說或說出誰失蹤了或被打下來。我們總

是說：『某某上尉今晨被擊下了，』或是說：『某某上尉西歸了。』沒有說到詳細的情形，沒有其他的話；我們彼此都明白。

在晚餐的時候，我們談旁的事，談到另外一個快樂世界的事，離開戰爭很遠。可怖的新聞似乎已經被遺忘了，我們爲堅定彼此的心意起見，我們都裝出心地很輕快似的。

有一位基督教青年會的女販賣員，我們時常到她店裏去買香烟和朱古力糖，她時常到我們的膳堂來就餐。她聽見我們談到已故的同志的話，我想她一定以爲我們是勇敢而殘忍的。爲表示與我們親近起見，她也學我們所裝出的漠然態度。

八月十日，克利上尉和我同在五架飛機的偵察隊裏。這次偵察飛行的結果，祇有四架飛機回來，我們曉得克利已經在馬恩附近跌死了。克利在第九十五分隊中，是最受人敬愛的，他的死對於我們是個很大的打擊。那天晚上我們沒說話。我們在薄暮中站着，不耐煩地等着宣佈就餐，我們希望早點坐在桌旁，在那碟



聲丁東的空氣中，我們可以獲得一種假裝的快樂。

那青年會的販賣女郎跑了上來。她乾脆而隨便地說，『唔，克利上尉今天被擊下來了。』

她的話像閃電的突然襲擊！大家都像冰那樣地恬靜！她站在我們當中，可是却很孤獨，沒人理睬她，沒人回答她，沒人注意她。她胆敢穿着釘鞋來踐踏我們的烈士的聖地。是的，這是我們自己的說法，可是從外人的口中說出，却像雙鋒的劍一樣鋒利。

她等着回答；祇等着一句話。好幾個飛行員都走開了；其餘的也沒人理她。在晚餐的時候，沒人說過一句話。

那女郎的眼睛在每個臉上搜索着，想要找出一點寬恕或瞭解的記號。她曉得她錯了。她曉得克利的死對於我們是一種很大的打擊，可是已經太遲了。她用刀又玩弄着菜，她那搜索着的眼睛默然在叫救命。她想要把東西吞下去，可是却哽

住了，她站了起來，半哭着從膳堂中跑了出去。我心中充滿着憐惜之意，趕出去找她，看見她在一叢懸在門上的花旁啜泣着。她抽咽着說：『我永遠不能寬恕自己。噢，我現在曉得了——我永遠不能再回來了。』

我很笨拙地想要安慰她，對她說這事情不久就會忘了的，可是她還是抽咽着，走到蒼茫的暮色中去，終於不見了。她沒再與我們同餐過。從那次以後，我沒再看見過她。

## 死 裏 逃 生

有一次在聖美希爾 (Saint Michel) 區域的飛行，到現在我還以為是一件神秘的事。我不記得離開飛行場。我不曉得是在作那一種飛行，是甚麼命令，或是要到甚麼地方去。我也記不清我的飛機是甚麼時候在甚麼地方墜毀的。那天的事故嚇壞了我，使我把一切與此次不幸事件有關的事情，都忘得一乾二淨，甚至使

我把前幾天的事情也都忘了。

我祇記得敲着一家的門，把一個穿着羊毛長襪褲和白襯衫的法國老頭子叫醒了；後來由一位法國兵士，把我載在機器腳踏車的側車上送回我們分隊裏。

當我回去的時候，我的床不見了，我的被單和飛行服裝都不翼而飛了。我的箱子被打開過了，而且被搶一空。我所有的衣服都不見了，我個人的東西一點也看不見。

我呆呆地站着。

沒有一個人說話。我團團轉着，我滿臉漲紅，我生氣了，我喊道，『我的床呢？誰開了我的箱子？誰把我的衣服拿去？告訴你們，拿回來！……立刻就拿回來。』我和瘋子一樣，衝來衝去要索回我的東西。

我的幾條被單分放在幾架床上，我拉了過來，把它們丟成一堆放在地板上。飛行員們一個個把我的各種衣服送過來，我的私產一樣樣地歸還了。我臉帶怒容

地接受這些東西，大家都沒說甚麼話，把東西放在原來的地方，於是混亂變成齊整了。

『現在請你靜一會兒好不好？』這個聲音是從背後來的。『對不起，亞基！我們都對不起。喏，我們以為你死了，唔，你曉得我們是多麼悲痛的。我們以為你準定永遠不會回來了，於是我們便把你的東西分了。』

我像瘋子似的，我這樣地暴跳如雷，真是難為情。當然，他們把我的東西分了——總是這樣的——那有甚麼關係呢？假如我死了，我總願意他們把我的東西都拿去用的。多一條被單是一種奢侈品，至於我的飛行服裝，誰比他們更有權利可以拿去呢？我預備睡覺，決心把整個事情都忘掉。

『可是讓我告訴你們，』我告訴他們說。『假如有兩架飛機失蹤了，而我的飛機也在其中，請你們放心；我會回來的。』

## 做了俘虜

第二天早晨。九月八日。星期日。是一個天氣明朗的日子，我很早就起身，先到工程處的帳幕，然後到機庫裏去。

我告訴機匠說，『八點半我們要作偵察飛行。』

我們按時起飛了。飛到華脫朗維爾 (Watronville) 西北前線附近的六千呎高空的時候，我的發動機雖然還照常順利地轉動着，可是轉動的次數已經比應有的少，於是我的飛機逐漸落後，趕不上陣了。可是我深信等發動機多轉一會兒，我就趕得上了，所以我也就悠悠然慢慢地駛着。我終於孤單了。

拍！拍！拍！震耳欲聾的爆炸聲充滿空中，一陣陣的黑烟包圍着我的飛機，幾乎可以用手碰到。這時本能告訴我應該作下潛飛行，可是轉念一想，我是在前線的低空飛行的，而且發動機又有毛病，也許有被迫在敵人的領土中降落的危

險。絕對不能作下潛飛行。拍！拍！拍！拍！我從來沒遇見過這樣猛烈的高射砲火。

頭上有一片浮雲。多巧妙的避難所啊！我使機首向上，想要高飛到雲裏去，可是不知是雲太遠呢，還是飛機飛得太慢，終於沒飛到。

霹靂！一個雷響似的爆炸聲。我的飛機向上一拋。霹靂！機首一塊鉛片脫落了，發動機停住了。噫！又有一顆砲彈爆炸，我的飛機向右一撞，翻身下墜了。我一眼看見右機翼上已經被擊成一個大洞，曉得飛機是免不了要墜毀的。

落地的時候，飛機是全燬了。可是我不知如何，還是沒受傷地活着，然而我飛行的日子也就此完結了。我成爲德軍的俘虜。

流

巴甘諾：

浪

*DISINHERITED*

Jo Pagano 原著

## 前言

『編者選編小說集』(Editor's Choice)是一本現代美國小說傑作選。裏邊包括十六篇新小說，是斯格立納雜誌(Scribner's Magazine)的編輯達希爾(Alfred Dashiell)所精選的。除了書首的序言以外，達希爾先生並在每篇小說後面，作真摯而恰當的批評。

本篇就是從十六篇中選出，加以節譯的。原名：The Disinherit-  
ed，是Jo Pagano所作，刊載斯格立納雜誌的。達希爾先生批評這  
篇小說道：『這是一篇記載今日社會現象的同情小說。這篇小說和十  
幾篇無家可歸的流浪兒童報告，有同樣的價值。這篇小說不是靠驚駭  
與恐怖來動人的。這篇故事中有恐怖的事，可是讀來令人覺得祇是  
一個青年的供狀。這青年的性格與故事的情調，是前後一致的，結果  
成爲一篇入理入情的簡單故事。這篇小說，在我們現代，是有特殊重  
要性的。』

這篇小說的結構，雖極簡單，可是因其主題現實，所以讀來極其  
動人。本篇主角，是一位現代美國智識青年，因受不景氣潮流的襲  
擊，處處碰壁，走頭無路。本文起頭，給人一種熱烈的希望，可是結  
局却祇落得一個虛無渺茫之感。

譯者謹把這篇東西，譯獻給中國失業的智識青年。



我走到離城外約一里的叢林中時，天已經頗晚了。沿鐵軌走着，我看見火箴伸出溝緣，也聽見男人談話的喃喃聲。我走到溝緣，望下看。衆人的頭與眼睛，都仰起來朝我看。大約有十一二個人，圍着那堆火，其中有兩個不上十五歲的男孩子。我走下去的時候，覺得那些敏捷銳利的眼光，都在向我端詳揣度着。在那石塊堆成的灶上，有個五加侖洋油罐，放在火上，我聞到蕃薯煮肉的濃香。俯身在那個洋鐵罐上的，是一個大頭紅髮，右頰有一條長疤的人。我走到他跟前，把我在城裏時，從日本人貨車上偷來的馬鈴薯和一顆洋蔥獻出來給他看。

『你們馬鈴薯夠不夠？』我稍微裝出談諧的神情說。

他看看那些東西，再看看我。『擺下去，』他說。

我拔出小刀，削去馬鈴薯和洋蔥皮，然後切成一塊塊，丟到洋鐵罐裏去。接

着，我背靠一塊大石頭，坐在地上。蕃薯煮肉的香氣，叫我肚子發跳。我從早晨到現在沒吃過東西呢。

不久東西燒好，我們都擁擠上去。那兩個小孩落在背後。他們那齷齪的臉上，顯着灰白而飢餓，我可憐他們。我們把蕃薯放在任何盛器上，有的用小洋鐵罐，有的用杯子，坐下就吃。有幾位仁兄，有軍隊裏用的盤子，他們吃後，很小心地收在包袱裏。蕃薯有酸味，可是我狼吞虎嚥地吃下了。管它味道如何？明天這時候我已經在家裏了。

我們吃完以後——我還吃得下，可是東西已經完了，——我們把那洋鐵罐洗好，放在大石後。我捲了一根紙烟，背靠石上，把他們一個個看過。他們根本跟過去一年來我在叢林中，貨車上，工人宿舍中所看見的許多流浪者，沒有甚麼兩樣。不論個人有甚麼不同，一切流浪者，都有某種相似的地方。他們都有一種瘦削陰沉的氣色，好像打過印鑑似的。在這一羣裏，除了那兩個小孩和那臉上有疤

的人之外，有一個頭髮灰白，容貌瘦削，好像是個賣雜貨者的老頭子，有一個年青瘦子，臉上長着丘疹，門牙落了幾顆，有兩三個墨西哥人，有一個雄糾糾的黑大漢，下巴長着破爛的瘡，還有一個斧頭臉的人，我認出他在流浪漢中，是被稱為豺狼的。豺狼是在馬路上收徒弟的人，為甚麼要收徒弟這裏也用不着說了。路上有幾百隻豺狼，幾千個小孩成為他們的犧牲品。我提起這些，是因為我要叫讀者明白這羣圍在火邊的流浪者的真相。要把他們描寫得有聲有色，是很容易的事。可是事實上他們既不好看，也沒甚麼好聽，更沒有甚麼詩意。他們祇是一羣飢餓醜陋的傢伙，像一敗塗地的散兵，聚在一起似的；從他們的臉上，可以看出一篇營養不足，絕望，邪惡，艱苦，與疾病的故事。

我把臉轉開，仰臥地上，看着星星。我想到家了。我已經流浪一年，現在我厭惡這種生活了。那一年，我逃出家門，跑到很遠很遠去——我雖然走過好些里路，可是實在的距離並不怎麼遠。家是乾淨清潔，甜蜜的地方，那一年，我却跑

得老遠老遠去。幾個月來，我老想回家，可是一心又想還是不要回去好，不過現在我再也按捺不住了。我躺在那裏，看着天上的星星，對我自己說：『回去有甚麼用呢？』可是一心又不願聽不能回家的理由。我不斷對自己說：『我要回家去，』我看見母親和姊姊在我眼前，一種溫熱快樂的感覺，流過我心頭。

從軌道那面浮來汽笛聲。

『火車來了。』

除了那些要朝北走的人以外，我們都爬上去。那兩個小孩，黑大漢，豺狼，還有兩個別人沒走。我們爬出溝緣時，我轉身，看見那兩個小孩在看我們，他們的臉被火照得通紅。我把領子翻起來避風。沿鐵軌朝水塔走去。

## 二

運氣總算不錯，我們找到一節空車廂，就一擠而上。我捲臥角落裏，幾乎立

刻睡去。我醒來時，晨曦正從門縫裏溜進來。大家伸手展脚，散臥全車，我聞到他們身上發出的酸氣，我聽到那從敞開的嘴中所發出的喘息鼾聲。我走近門去，向外一望。我們到格蘭達爾了。晨曦像霧似地掛在房屋上，我看見一輛送牛奶的車子拐過街灣。想到家家戶戶生活還是照常繼續下去，想到人們還睡在床上，有新鮮的牛奶送上門來，心中起了異樣的感觸。

貨車遲緩地開到洛杉磯時，太陽已經昇得頗高了，貨車要過橋下的時候，我就跳下來。橋上有一間紅白相間的車務處。我到廁所裏去，把手臉都洗乾淨，然後再刮鬍子。事後心中覺得爽快不少，我動身回家時，一陣陣興奮的戰慄，抖過我的心頭。

可是正要轉上我們那條街時，我的脚突然發軟了，我躲在一棵樹後，捲了一根紙烟。要反身逃走還可以呢。看到那塊草地和門面，我的心狂跳起來了。最後我把香烟丟在地上，開步走回家去，我走得很慢，免得還沒走到時，心中失却勇

氣。前面的鐵紗門閃着。我便掀門鈴。過了兩秒鐘，廳上有脚步聲了。是姊姊魯易絲。

「彌兒！」她喊了出來，摸索着門門，把門開了。

「哈囉，姊姊，」我說時裝着鎮靜的樣子。

「彌兒！」她重複喊着，她哽咽起來了；接着，她突然張臂擁抱我。我的喉

嚙塞住了，我霎着眼睛，叫眼淚不會滴下來。

「媽媽呢？」

「在廚房裏。媽媽，媽媽！是彌兒，媽媽。彌兒回來了！」

「彌兒嗎？彌兒嗎？」

她狂奔到客廳裏來，在帷裙上揩着手，頭髮在耳朵上跳動着。

「啊，我的寶貝！」她哭了，用臂擁抱着我，把我抱得很緊。她哭着，魯易

絲在哼着鼻子，我感到熱淚滿眶。

『你到那兒去啊？爲甚麼不寫信回來呢？你病了嗎？』

『沒有，我很好的，』我說，用袖口抹着眼睛。『別哭吧，媽。你們要是這樣，那我回來有甚麼用呢？』

『啊！你那麼瘦。你餓了嗎？』

『不餓，』我撒謊了。『不過我有點兒疲倦。有咖啡沒有？』

我們到廚房裏去。我一年不在家，母親已經蒼老許多了。現在她頭髮幾乎全白了，額上滿是縐紋。她臉上有一種惶惶的神色，是我沒看見過的。我突然了悟母親已經變成老太婆了。

不但她改變了。屋裏也似乎有點不同的地方。傢具是一樣的，房間也一樣，可是屋裏有些說不出的改變了，我說不出究竟是甚麼改變，可是屋中正像一個垂死的人。現在傢具變舊了——窗簾顯得有點破爛了，壁爐上的灰泥，已經剝蝕得很厲害。母親穿着一件舊衣裳，她的帷裙，似乎是洗了再洗，洗得連布紋都看

得出了。連魯易絲也顯得蒼老了。她祇二十二歲，可是看起來至少也有二十六七歲。她比從前瘦削不少，頭髮也沒理得從前一樣美觀。我記得魯易絲向來對於頭髮，是很自鳴得意的。她沒有打扮，臉色乾枯而淡黃。她的眼睛怯弱，神色也很不穩定；她不斷避開我的視線，好像因為我看見她這樣，覺得羞愧似的，同時，她的態度也有點防禦的姿勢，她似乎在說，『唔，我沒辦法，我有甚麼法子可想呢？』

魯易絲在熱咖啡時，母親傍着我坐在桌邊，我始終覺得屋裏有種奇異的感觸，好像是死亡似的。那是一種可怖的感觸，我不斷地想法子要消滅它。我不斷想叫自己感覺快樂，因為我已經回家了。我不敢正視母親；我覺得又難過，又難受，我真想站起來跑出去。可是我坐在桌旁，想法子要激起一些反應。我再三想要感覺『我回家了』。

『爸爸怎樣了？』我問母親。



『他——還好。』

『他還在替麥克里蘭做事嗎？』

『是。』

『唔，那就不錯。比沒有總好。』

我吃了些麵包牛油，喝了一些咖啡，然後上樓去洗澡。我想早點逃出她們的視線，可是母親跟我上樓了。她在我房間裏，拉開一個衣廚的抽屜，我看見我的襯衫，都洗淨熨平了。我看見她站在那裏，用那暈眩不穩的眼色望着我，一陣痛心的感覺，流過我的心頭。我想要說話——說隨便甚麼話，來打破我對她所感到的可怖特異感覺；可是我想不出話說。我用手臂抱着她的頭。

『謝謝，媽。』

『你的衣服掛在壁廚裏，』她說。『我已經把夾裏縫好，現在可以穿了。你假使還要甚麼旁的東西，說一聲好了。』

她神色不定地吻我，似乎不敢斷定我是否歡迎這樣的愛撫，然後出去。

浴盆一邊的熱水把手脫落了，我疑心家裏的景況是否壞得連一個自來水把手也買不起。可是老頭子總是掙不多的，他又城裏誰都欠賬，連房子也抵押了。我看着那脫落的把手，覺得慚愧。我該在家裏幫忙掙錢啦。別人一定說我該那樣做，我站在那裏看着把手，也對自己那樣說；可是在我離家以前，十二個月裏我足足祇做六星期工。我所掙的錢，就不夠付我的膳宿費，不必說幫助家用了。要找事情做，幾乎是不可能的。我所找到的一點點工作，又是暫時的；一天在這裏，一天在那裏。假如我沒記錯，我在八個月裏，約摸掙了四十塊錢。一個人亟想做工，可是却找不到工做，我曉得沒有遭遇過這種景況的人，是不容易明白世界上會有這種事的。在流浪的時候，我聽人家說：『假如你真想做工，你就找得到工做的。』他們一定以為我們專喜歡過挨飢忍餓的臭老鼠生活。

看見自己又穿起整齊的衣服來，倒覺得很有趣。我的頭頸瘦瘦地突出襯衫的

衣領外，我的雙手似乎比平常大了兩倍。日曝風吹，把我的臉薰成櫻黑色了，我的頭髮幾乎被漂成黃色，耳緣上的皮膚，又粗又紅。穿外套時，倒看不大出，可是穿上這套整齊的衣服和白襯衫，看起來倒像穿衣服的猴子了。我正要笑時，忽然覺得不愛笑。

我正轉身要出房門時，看見我的書籍塞在床邊書架上。我一看見那些書，詹妮斯的影像便浮現我的腦海了，好像是她一直在等我記起她來似的。我呆站着看那些書籍。我很想走過去，把卑爾索的解剖學拿出來重讀一遍，可是却勉強抑着，叫自己別這樣做。就是勉強記得，也是沒有用的，我想。我輕輕地把房門掩上，下樓去。現在我既然回家了，我還有一件事得做。

## 三

到大學裏去大約費了半小時。我向母親借兩角半錢，乘街車到那兒去。走近

校園時，一種空虛的感覺，掠過心頭。校園在陽光下又鮮明又青翠，一點也沒有改變。學生在體育場上踢足球。我看了一會兒。似乎是在遠方觀望似的。不曉得現在的學生想點甚麼。他們怎樣能專心踢球呢？他們怎樣能專心念書呢？他們坐在房間裏研習教科書——他們怎樣能把眼睛專注在書本上呢？印刷的文字，印刷的死文字，說着死的東西。天天在名詞與文字中混；可是校門外有一個癱瘓的世界在掙扎着。那些在課室中死命讀書的孩子，難道他們不覺得有一個這樣的世界嗎？不曉得他們以為將來怎樣，他們在報上看到幾十萬民衆失業的新聞時，看到農民聲言將以獵槍爭取抵押品的續取權時，看到礦工的兒女在雪地中赤腳時，看到大城中的飢民隊與幾百萬病弱無告的痛苦羣衆時，不知他們作何感想？他們在書本上念死文字時，到底在想甚麼呢？

我站着看他們在太陽下踢足球，然後轉身走過校園。這些洋樓似乎靜肅得出奇。我當初希望空氣中會有甚麼動作，有甚麼震動，現在反而覺得缺少動作；叫

我心中發生一種描摹不出的空虛渺茫之感。我的心好像要塞塞了。我是在這裏初次看見詹妮斯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可是現在想起來，好像是昨天的事。

我在這裏念書，好像是百萬年前的事，可是有些事情，却好像是昨天才發生的。我想到老同學，想到我的教授，想到那些自修室；我想到清明的秋日下午，足球比賽，以及大比賽開始時裁判員的笛聲。我也想到別的事。我想到詹妮斯和她的藍眼睛，穿着一件黃色絨線衫來會我；想到陪她走回家去的下午。我始終好像是在遠方懷想，懷想在另外一個死了的世界裏的事。

我來找甚麼呢？我凝睇這些洋樓，我希望會從它們得到一些東西，可是却得不到。我不曉得我要甚麼東西，可是我很想回到有意義，有現實，有情感，認得我的地方來。這些房子，祇是坐落在青翠校園中的一些舊石樓，而我是一個漂來蕩去的陌生人。

我回家時已近黃昏了。我覺得衰弱，疲倦，無力。我向母親招呼一聲，就一

直上樓到房間裏去。看見那疲乏的臉與疲倦猶豫的眼睛，我真不忍跟她在一起。我倒臥床上想睡一忽，可是始終睡不着。我倒在床上對自己說：『睡吧，睡吧。』我重複說着，可是却跟旁的話混在一起，我想到各種虛幻的狂想。我想到那天燠熱的早晨，那個墨西哥人要到聖地俄去時，跌下火車，脚被輾斷的慘狀。我看得很清楚，似乎就在我眼前，他雙手像又耙高舉空中，口中吐出慘痛的呼聲。我一想到他，就不能自制地跳了一下，覺得有冰冷的東西，流過我的肚皮。『睡吧，睡吧，』我又對自己說。接着又想起詹妮斯了。我那樣突如其然地想到她，一陣溫柔而甜蜜的感覺，流過我心頭了。我想要以懷念她來充滿我的心，用她來填滿我的頭和身體和房間，可是我雖這樣想，心中却有一個聲音說：『有甚麼用呢？』

我突然再忍受不住了。『媽媽的，媽媽的！』我打着枕頭亂嚷：接着我突然停手，對於自己的聲音，覺得奇怪。我發呆地望着枕頭，然後離床到窗前去。窗外有小孩在街上玩。太陽要下山了，影子佈滿人行道上。我站着看這些小孩的影子

子。詹妮斯一向是喜歡小孩的。她時常談到我們結婚後要生的小孩——等我畢業，得到醫學博士學位，出校行醫的時候。我看着這些影子，想到假如父親生意不失敗，我能讀完醫科時，我和詹妮斯所要生的小孩。我一直回想這另外一個世界，我心中苦悶極了。我突然想跑。我突然轉身橫走過房間，可是走到門口時，我停下了。到那兒去呢？我凝睇着門上的把手，然後轉身，慢慢地踱回床上去。

#### 四

我大概是假寐了一忽吧，因為我聽到樓下砰然的關門聲時，我驚醒了。老頭子回家了。我聽到談話聲，接着是沉默。她們在告訴他了，我想。我看見父親及其闊大的肩膀，和冷淡的眼睛，並不多說話，可是聽着看着，我的肚子神經質地痙攣了。我怕見他。他那冷淡的眼睛和威脅好戰的態度，是不容易對付的。我捲根紙烟狂抽，想壯壯胆子，好下樓去。門開了。我轉過頭來，看見魯易絲來叫我

吃晚飯。

『爸爸回家了，』她說着，不自然地看看我再看看地板。『晚飯差不多做好了。媽媽說你要是預備好，就下來吧。』

她從睫毛下看我，我彷彿看見她唇皮微抖。我想要抱她，告訴她她多麼美麗，可是這些話梗在喉中。她站着，照那樣子從睫毛下看我，看了一會兒；然後走出房門。

過了一會，我起身下樓去。母親從廚房裏出來。她已經換了衣裳，臉上稍微擦了擦粉，可是眼睛又紅又腫。

『你爸爸在裏邊，』她說着，朝起居室點頭。

我轉身進去。這一關過得越早越好，我想。他坐在一隻深椅上，背部一半向我。夜報遮着他的臉，可是我曉得他不在讀報。我看見他那闊大的肩膀，和他在報紙上的一雙大手，我向他走去時，覺得自己越變越渺小了。



『哈囉，爹。』

報紙悉索作響，接着他身體移動一下，他轉過身來了。我所看見的，是一個有一對深陷而猜疑的眼睛的老頭子。

『哈囉，兒，』他說，疲乏地半立着，伸出手來。我眼睛釘住地板，與他握手，然後在他對面坐下。真沒有話可以表白我看見父親變成這樣時的那種說不出話的窒塞感覺。

『唔，一切如何了，爹？』我說。我不得不說話。

『過得去，』他說，『還過得去。』

『唔，光景漸好了，』我說。『光景總會好起來的。』

『是的，』他說着，用他那對躊躇的眼睛望着我。『總會的；』可是他的聲調既無希望也無堅信。

母親叫我們去吃晚飯了。她替我們炸了一隻雞，她把炸雞擺在桌上時，父親

看看雞，再看看她，可是她避開他的視線了。她也炸了些甘薯，燒了一些南瓜。這些都是我愛吃的菜，可是我却吃不下。我想到別頓飯——在流浪中吃的——救濟院的清水湯和失味麵包，乞得的食物，樹林中的蕃薯煮肉：我想到我睡過的牢監，工人宿舍，想到快和慢的貨車，以及像無家可歸的鬼似地，成羣結隊漂蕩全美的大小流浪者。

『甚麼事，親愛的？你不喜歡吃雞嗎？』

『甚麼？噢，噢，喜歡的，好吃極了。』

## 五

吃過晚飯，等到碗碟都洗好以後，我叫魯易絲跟我到門口來。現在黑暗籠罩全滅了。家家戶戶都點亮着燈，空氣中充滿着不能描摹的夏夜的戀家氣息。

她坐在門口灣背的老柳條椅上。

『我要你說實話，』我說。『光景究竟壞到怎樣？』

『很壞，』她說，她的黑眼睛現出可怖的神情。

『我看得出的，』我說。『不過究竟壞到怎樣？你沒做工嗎？』

『做工！從你走以後，我沒有做過一個月工啦。』

『老頭子怎樣呢？他掙得夠不夠你們吃？』

『他一星期掙二十塊錢。麥克里蘭先生上個月不能不減他薪水，因為生意太壞了。可是他叫爸爸別耽心，他說假如祇做守夜的，他會一直顧用他的。他待我們真好。』

『是啊，我曉得，』我說。『但假使老頭子有甚麼意外；媽媽怎麼辦呢？』

『我不曉得。噢，彌兒！』她說，『你不曉得叫他們負重担，想起來多麼痛心。有時候我想要是找不到工做，我真要發瘋了。我想要像你那樣出走，可是我要到那兒去呢？我又不是男人。』

『我曉得的，』我說。『我曉得你多痛心。告訴我，媽媽哭嗎？我是說今天下午。』

她沒有立刻回答，過一會她點頭了。

『哭甚麼呢？』

『哭你，』她說，望着我。『她真掛慮你。她說她不曉得你變怎樣了。你曉得她現在怎樣的。』

『是啊，我曉得。』我向街上望去。幾碼外有一隻狗在溝旁嗅着。我看了一會，突然聽見鳥叫。一聲兩聲，一個消失了的刺激世界突然出現了。我想到夜間的田園，繁星下奧利昂的草莓園。這種回憶疾馳而過，和出現時一樣快地消失了。

『你想我找得到事情做嗎？』我問。

『我不曉得那裏有事可做。光景比你出走以前還要壞的。媽媽今天下午哭，』

這也是一個原因啦。」

我抽出一根香烟，然後望着她。「這叫你很不好過，不是嗎，姊姊？」

「我嗎？噢！我還好。不過覺得毫無辦法而已。」

「是啊，」我說。「我曉得的。」

我抽完香烟，我們就進屋裏。我上樓到我房間裏去，脫掉皮鞋，臥在黑暗中，有意不胡思亂想。過了一會兒我聽見家人去睡的聲音。沉靜立刻籠罩屋中。我捲了一支香烟，臥在黑暗中抽。一星期二十塊錢，我想。等他們付好雜貨賬，捐稅，抵押利息，買衣服和車票，就沒多少剩下了。我想到我出走前那一年，祇找到幾星期工作。不必說像魯易絲所說的那樣壞，就算現在光景和那時一樣壞，我恐怕也要等幾個月才能找得到事情做。一種痛苦紛亂的感覺，掠過我的心頭。「我不能靠他們吃飯，」我想。「他們光景壞到這種樣子。」我突然想到魯易絲到房間裏來叫我吃晚飯時。我看見她穿着破舊的衣裳，羞慚地低頭望着地板。

我多臥了一會，然後弄熄紙烟，站起來赤足走到窗前。我拉開窗帘，望着街道，在街燈下顯得冷靜而幽暗。四圍的房屋像墳墓一樣死寂。從那裏傳來男人的咳嗽的聲音，一聲乾粗的咳聲。我放下窗帘，轉回房間去，穿上鞋子。

在拐灣的地方，我轉身回頭來看；可是有一棵樹阻住我的視線，看不到房子了。我拉起衣領，向街上走去。

獄  
中  
活  
劇

諾  
伊  
斯  
：

*20,000 YEARS IN SING SING*

Lewis E. Lawes 原著

Ray Long and Richard R. Smith Inc. 出版

## 前 言

原著者原爲獄卒，到一九二〇年，因爲成績優異，被擢升爲美國最大監獄星星的看守長。服務十餘年如一日，打破美國星星監獄的紀錄。他手下雖有囚犯五萬名之多，可是在他看來，每個囚犯都自成爲一個人生的問題。他爲了職務的關係，有時雖不得不處囚犯以死刑，可是他個人是反對死刑的。他不但很情願，而且也渴望着把囚犯當人看，可是同時他需求他們的尊敬與服從，也得到他們的尊敬與服從。他是前美國看守長協會的會長，也是美國廢止死刑協會的名譽會長。本書所記的，都是他親身所經歷的故事；他那種對待囚犯的態度，是很值得我們重視的。



## 遺失一支槍

老哲學家說：假使你要和危險的人物做朋友，且讓他幫你忙，我對於這一句話，一向覺得非常欽佩。在星星監獄(Star Prison)裏，我曾經試驗過，結果往往是最美滿的。在一九二九年的夏季，我接到了一封無名的警告信，說最近別個州立監獄中的暴動，和將要在星星監獄發生的暴動比較起來，簡直是小巫見大巫。我把獄卒召集了來。他們都準備好了；其中有一位獄卒，老實地承認說，當他在看守一羣造路的囚犯時，他遺失了一桿槍。當看守犯人的獄卒遺失槍支的時候，監獄就有發生危險的可能。這時候是應該盡力想辦法，去把槍找回來的。這時候再來檢查監獄，或是檢查那些造路的囚犯，未免要鬧成笑話。祇有兇頑的囚犯會藏那根槍，也祇有兇頑的囚犯曉得那根槍在誰手裏；那種囚犯是永遠不會把事情說出來的。沒有人會幫助我。向全體囚犯公訴也不是一個好的辦法，反而表示自

己的弱點。

現在祇有一個辦法了。我召了一個以前盜黨的領袖來，他滿身彈痕纒纒，是一個經過無數次街巷戰的老手。他是因為犯殺人罪被捕的，在囚犯間已經成爲一個有力的人物了。

『監獄裏遺失一根槍了，』我說。『你曉得這是多麼危險的。當然，假如有人要打一次仗，我們總是要打到底的，就是打到末了一個人，連我在內，還是要打。我要把那根槍找回來。』

『看守長，你當真嗎？』那盜黨領袖問道。『假如你得到那根槍，你會不根究甚麼嗎？』

我對他保證說，『不根究。』

在一小時內，那根槍已經放在桌上了。

## 一件聖誕禮物

有些囚犯有一種特殊的榮譽心，因此發生了種種奇怪的事。我時常試用心智上與精神上的方法，來消滅這種希奇古怪的念頭與理想。我們有時候偶然也會使一些最兇惡的，那種抱着譏誚態度的，怨天尤人和自私自利的囚犯，恢復常態。

有一次，在請求於聖誕節宣誓釋放的囚犯中，有一個兇狠的彪形大漢。他是因搶劫與行兇被捕的，假如把他釋放得太早了，恐怕很容易鬧出亂子來。我得把宣誓釋放委員會拒絕他請求的消息告訴他。當他聽到這消息時，他面部的表情，真難看得無以復加了。他真氣憤得要命。我讓他去沉思了一整天，再把他召來。我請他一根雪茄烟，和他一起研究這一件事，說明在下次宣誓釋放委員會下月的例會中，我將替他講些好話，請委員會再加以考慮一番。我最後說：『這個聖誕匣是送給你的。』

和普通一班硬漢一樣，他對於他的妻子和兩個小孩，都抱着溫柔心腸。這聖誕匣裏有的是糖果和麵食，是他的妻子所送的。這匣子事前經過詳細的檢查，以防有麻醉藥，酒，刀片，或是其他違禁品混入。

他接過那匣子，和我握握手，感謝我。那天晚上，他要求再見我一次，手中拿着我那天早晨交給他的匣子。

他的眼中雖然閃耀着含有意義的光輝，可是却忸怩地說，『看守長，我要送你一件聖誕禮物。』我們彼此客氣了一番；結果我終於接受那禮物了。過了一會，我的小女兒把那匣子打開了，在那排炸麵卷與糖果底下的，就是他送給我的禮物，原來是一支·三·八口徑的手槍！我從來沒有接受過一樣更可感的禮物。假如把這個人抓來刑訊，他一定不會說出這支手槍的來歷。可是他終於自願交出手槍，來解除自己的罪責了。後來我替他在委員會面前說話，他終於得到宣誓釋放的特權了。他在外面的行動，都合乎省釋的條件。每年聖誕節，他總向我道賀。

## 母親逝世噩耗

我時常發現信任可以得到榮譽與信仰的結果。幾年前，獄中有一個長期的徒刑犯，被認為獄中的一位危險人物。他在獄中經過了不少歲月，把一生最寶貴的時間都耗費了。他在獄中的紀錄是很壞的。他的紀錄卡片上記滿着逃走與犯法的事。他是一個典型的惡漢。我們對他非常小心。

有一天，他接到了他母親逝世的噩耗。根據獄中的規矩，假如看守長以為妥當的話，他是可以去赴葬禮的。他希望能去。我對於做跟這種人碰運氣的事，實在覺得有點躊躇，我也老實這樣告訴他。我把這件事情詳細解釋給他聽。

我講完了以後，他說：「看守長，你相信我，我不會鬧出甚麼亂子來的。你讓我去，你一定不會認為憾事的。」

我沒答應讓不讓他去，我祇告訴他說第二天早晨再告訴他。翌晨我召他來，

他被一個獄吏用繩曳着。

我叫那獄吏跑開。

正在這時候，我家中的一個女人進來了。她微笑着對這獄中的惡漢說，『我已經準備好了，你怎樣？去吧，汽車在等着。』

那囚犯看看我，再看看她。他一時呆住了，動也不能動。我叫他走，他終於很馴服地離開我的辦事處了。他的右臂癱軟地懸着。那手腕是熟習於手拷的扣鎖的。可是旁人都看不出手拷，也沒看見監視他的獄吏在旁邊。

那天下午，這囚犯和那女看守人回來了。他一句話也沒說。可是我敢說，那一天的經驗，影響到他整個的人生觀。不久以後，他在獄中担任要職，我們大家都對他都很滿意。

### 越獄陰謀

有一個囚犯，因為有了一種錯誤的榮譽觀念，叫我憂慮悲傷不已。出事者是一位極受信任的青年書記生，祇要再坐短時期的監牢，就可以刑滿出獄了。他是一位很能幹的工作人員，他的智力水準也很高。可是他和幾位長期囚犯熟悉起來了，那些劇犯都拿有聲有色的犯罪記錄來誇耀，於是他崇拜這些劇犯了。這些劇犯在他看來，是道地的『壞』人，大胆，勇敢；真實；於是這些劇犯利用他來達到他們秘密越獄的目的了。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陪客人吃晚飯的時候，獄中槍聲突起。守衛和傭人急促地跑着，默然跑到他們防守的崗位上去，保護屋中的女人。有一個守衛衝了進來。

『甲號中有四個帶槍的人，』他前氣接不上後氣地說着。『他們向監獄的看守人進攻，要衝出去了。』

不一會，監獄的警衛隊已經組織好了。那四個背城借一的囚犯已經被包圍

了。雙方互相射擊着。好幾個囚犯都受傷了。其中有一個曉得已經絕望，便自殺了。這場惡戰最後由催淚彈結尾。

這事變是極嚴重的，可是我所較注意的，還是那個我所信任的青年書記生，也參加了這越獄的陰謀。這位青年囚犯，假使想逃的話，他可以揀一個容易得多的辦法。他一點也用不着由那些劇犯來幫助，也不必拿槍，祇消一個人悄悄地溜出去就是了。

那天晚上，他站在我跟前。他的許多傷處都在流血。他最親密的朋友已經死了，倒在監獄的陳屍所中。

我告訴他說：『我所覺得奇怪的，是你不必費勁就可以逃出去。可是你爲甚麼不利用職位逃掉，反而冒自己和別人的性命的危險呢？』

他直望着我說，『看守長。你既然信任我，我便不能再欺騙你。』



## 臨死之前

有些囚犯，尤其是被判死刑要坐電椅的，往往表現出丈夫氣概來。有一個黑人，在要坐電椅的時候，大唱其歌，並吻電椅。另外一個囚犯，在死亡室中，大演其怪劇。他是那天第二個坐電椅的。輪到他坐的時候，他先討一條破布，把那電椅很小心地揩了一下說：『那傢伙坐了以後，我得揩乾淨點才對。』

## 神祕的活劇

在星星監獄中，還有種種神祕莫測的活劇，我們恐怕永遠不知其所以然。拿一個名叫哈利的囚犯來說，他是一個被判無期徒刑的人，戳斃了一個同獄的囚犯。在審訊後，哈利被判死刑。後來，在死亡室中，我時常去看他。他喜怒無常，和每個守卒口角。他突然恨惡牧師，拒絕接受精神上的安慰。哈利孤獨地度

過了最後幾天，我曉得他一定感到非常絕望的。

在末了一天近黃昏的時候，有一個女人拿一張字條給我。她說：『請你把這字條在哈利受刑前半小時交給他。這是機密的。叫他看了以後就焚燬。字條上也這樣寫好的。』我犯了獄中嚴峻的法規。我沒檢查那封信，就直接交給哈利了。當他在慢慢地讀那字條時，我坐在離他不遠的地方。他一定讀了好幾遍的，因為他過了好一會才抬起頭來。當我走近他的時候，他把那字條扯成碎片了。在哈利二十九年的生命史中，他恐怕從來沒流過一滴眼淚吧。我不曉得那張紙條上說的是甚麼，可是他的眼中是真的有眼淚了。他祇說，『看守長，謝謝。』於是便掉轉頭去。

他那憤世嫉俗的情緒神秘地消失了，『惡漢』哈利坐上電椅，並沒表現出甚麼英雄氣概。他微笑着對結縲帶的獄吏說，『西亞治，怎樣了，怕嗎？』

## 赤 裸 裸 的 人 生

在星星監獄的接見室中，我們可以看見赤裸裸的人生。我們監獄裏有一個恬靜規矩的囚犯，被判十年徒刑。他剛坐完第二年監牢。他已經結了婚。他入獄時，他的兒子纔一歲多。在他坐牢的兩年中，信件是按期而來的，可是他的妻子從來沒來看過他。她在信中說，她不能離開孩子。他心裏明白，也從來不怪她。最後，消息來了，說她要來看他了，還帶着小孩一同來，這小孩現在已經三歲了。

他完全變了；他跟別個囚犯戲謔笑談着；他預備乾淨的手巾，熨平褲子。在他的妻子來訪那天早晨，理髮師特別細心替他剪髮。理髮室中的獄吏和囚犯都感到興味。大家都曉得這是他入獄後的第一次接見。

他渴望地等着差役來叫他去接見妻子。最後終於等到了。獄卒說。『不必太

早回來，盡量利用你所要的時間。祝你的接見愉快。」他可以超過規定的接見時間。他微笑着向前走去。

十分鐘後，他回來了。臉上青白而懊喪。他沒說一句話，坐在他的桌前，把臉埋手中。獄卒走近他問道，「琪奧，甚麼事？」他沒有回答。

他整整這樣坐了一小時。誰也摸不出頭緒來。他沒吃午飯。祇有獄卒和這沮喪的囚犯在一起，獄卒再問他有甚麼事。他終於說了。

「是的，老婆是來的，小孩也來了。我差不多不認得那小孩了，他長大起來了，長得也很漂亮。可是他很怕羞。我叫了他。我說，「來找你的爸爸。」他先看看我，再看看他的母親。她把他推到我這裏來，可是那小孩退縮了。接着他突然抬起頭來看他的母親說，「可是，媽媽，我的爸爸在家啦！」」

現  
代  
烏  
托  
邦

里  
鵠  
：

*AFTERNOONS IN UTOPIA*

Stephen Leacock 原著

John Lane the Bodley Head 書局出版

## 前 言

本書作者係僑居美洲多年的英國人，爲現代數一數二之幽默作家。其幽默小品，時見於英美各國之雜誌報章，甚受讀者歡迎。本書卽其幽默文集之一。

全書所言，大半是關於未來的世界之預測，其理想與口氣，雖大多以諷刺與幽默出之，可是其事實上之價值，並不在史家威爾斯所著未來的世界之下。

本文祇是書中的一段，以戰後發瘋的戰士之生活，來襯托出戰爭之恐怖，既像小說，又像事實，既是臆測之事，却在情理之中，寫來甚爲得體。其餘的不多說了，請讀者諸君自己去看吧。

一九五〇年之戰爭

「孩子們，你們得出去，到草地上去一會兒，去看顧你們的祖父。」

「噢，討厭，」愛德華說，「他不能看顧自己一次嗎，媽媽？」

「你曉得他不能的，」那女人溫順地說，「而且我又不能陪他。今天下午女傭告假出去了，我得去做點事情的。」

「我曉得的，媽媽，」愛德華說，「其實我不應說這種話。媽媽，我很情願陪他的。妹妹，來。」

那女人對那女孩說，「寶寶，穿上短衣。現在出去不加穿短衣是太冷了。現在差不多已經是冬天了。」

小克麗拉沒說話。她那沉思的臉色，與略帶恐懼的眼睛，可以表現她當時的感覺。這女孩很怕跟她祖父在一起。跟她哥哥愛德華同在時，她比較安心一點，

可是假如愛德華到屋裏去拿東西，她一個人跟祖父在一起時，她真害怕啊。她祖父那高大的身材，挺直不動的態度，直坐在那隻椅子上的姿勢，一言不發的神情，叫她看起來害怕；她祖父那低垂的半枯萎的左手，手指一直彎曲着，也叫她害怕；最可怕的還是他那盲目的臉，叫這女孩生命的泉源與快樂都戰慄起來了。

『陪祖父』是這兩個小孩最感覺痛苦的事。入學是很好玩的；對於那破落家庭的有限物質生活，他們幾乎一點也不感覺到。他們家裏的錢是在很久以前的戰爭中失掉的，因此他們家境不很富裕，這件事他們也不覺得有多大影響。

他們最感到痛苦的是每天總得陪祖父一會兒，至少每星期也有兩三次。他們曉得必得有人看住他。每天大半的時候，他們僱一個鄉下男孩陪這老頭兒；有一部份的時間，隔壁牧師的女兒來讀書給他聽。晚上在屋裏時，有母親在那兒，還有女傭在熨衣服。那時候祖父坐在屋裏，便不要緊了。



不過當他們去陪祖父，曉得祖父在他們照管之下時，孩子們便產生一種不安的感覺，好像覺得有甚麼事情要發生似的。他們害怕了。

他們曉得祖父參加過『燬滅戰爭』。這一點已經夠叫他們在他面前不寒而慄了。他們曉得經過那次大戰以後，還活着的人非常之少，他還記得當時的恐怖狀況的。可是却從來不提這戰事。小孩們也從來不問起這件事。母親不時叫他們要記住，別對祖父提起『燬滅戰爭』。

他們從所讀的歷史教科書上，曉得這次戰事的概況。起先有一次為期四年的大戰，歷史上稱之為『世界大戰』。雖然在學校裏他們得讀到，可是小孩們永遠記不了那幾國幫那一方打，因為這是很不容易記的。他們曉得在世界大戰以後不久，又有戰事發生了，這次戰事比世界大戰還要可怕，叫做『燬滅戰爭』。

他們也曉得這最後的戰爭，『燬滅戰爭』，後來突然終止了。歷史上雖然含糊地說甚麼『世界協定』，說一切參加戰爭的人幾乎都死盡了。可是大家都

曉得戰事在不久以前才終止，破裂，崩潰。因為軍士突然發生一種集體衝動，整百整千地一同離開戰壕，大家都有一種熱狂的慾望，要回家去把他們的妻子和小孩從死亡的恐怖中救出。

大家早就曉得戰爭是要從空中打的，最重要的戰器是毒氣。大家也都曉得，戰壕祇是前方的一條界線而已。可是認清其意義的人還不多。當前方的戰士安安穩穩地躲在戰壕中時，他們怎能坐視幾百哩外的後方妻子小孩死亡呢？於是軍士便拒絕參戰。軍官有的被殺死了，有的也跟別人趕回家去救他們的妻子，或和他們的妻子與小孩同死。軍士並不對敵方的人發怒，而是對政府，國會，政客與愛國志士反抗。關於這種報復的舉動，歷史書上不大提起。可是自從這『燬滅戰爭』以後，戰爭也就自行消滅了。

自從那時以後，一代已經過去——差不多有兩代了。世界上還有國度的分別，甚至還有一個國際聯盟會，還有軍備與兵士，雖然不很多。

可是就是三歲的小孩也曉得戰爭已經過去了。

\*

\*

\*

那天下午，這兩個小孩就出去陪他們的祖父坐。

母親對他們說，『要是你們喊我，我是聽得見的，我在廚房裏。』

愛德華說，『媽，不要緊。』

『愛德華——』她叫這男孩回去，向他耳語說，『要是……你儘管來叫我好了。』

『我曉得的，媽媽，要是沒有飛機來。……可是不會有的。飛機一向不飛到這裏來。』

『有時候也會飛來的。愛德華，要是祖父討藥，你就到屋裏來拿去給他。我要等他討時才配得好的。』

\*

\*

\*

在那草地上陪祖父在一起，這兩個小孩跟平時一樣，覺得有點害怕。一部份原因是因為這老頭兒坐得這麼安靜，這麼緘默。他一直坐了許久不講話。等到街上有呼呼聲時，他才在椅上稍微動了一下，問道，『是車子嗎？』

『是一部車子，祖父。』

接着他又沉默起來了。圍着這一小片草地的籬笆與大樹，把亮光與聲浪隔絕了。樹上秋季的藍天又空洞，又靜默。

\*

\*

\*

『祖父一直是這樣嗎？』小愛德華站在廚房裏看母親替祖父調藥，問道。『我是說，他可是從戰後起一直就這樣的？』

『噢，不是的，寶寶，』母親說。『這是很久以後才發生的，他所受的那種毒氣，發作起來是很慢的。在大戰以後，你祖父還做過許多年工。他是一個工程師，而且是一位很聰明的工程師。他因為所有的錢在戰事期間都失掉了，所以才

得去做工。』

『祖父的家庭以前是很富的嗎？』

『噢，真富啊，寶寶。你的祖宗是一個很有名的海軍上將，有許多地產在西班牙，很值錢的，可是在這燬滅戰爭中都喪失了。』

『你小時，祖父時對你提起過戰爭嗎？』

『他不提起自己的事，寶寶，可是我們曉得的。』

『爲甚麼毒氣沒把他毒死？』

『我不曉得，寶寶。人家在尸橫遍地的街上發現他還活着，祇有他一個人沒死。他手中還牽着已死的小弟弟。當大家違抗軍令時，你祖父從戰壕中回來了。他曉得敵人要在城裏施行轟炸，他想要救他小弟弟的性命。全家祇有這兩個人還活着，其餘的都死了。』

『那麼他後來生病了嗎？』

『病是慢慢地來的，寶寶。當你姑母和我還小時，他身體又挺直，又強健。後來他眼睛逐漸看不見了。他的腦經也逐漸失去思考力。醫生說……』她說到這裏停住了。她想，也許不必把醫生的話告訴小孩吧。

接着母親突然喊道，『哎喲，甚麼事啊？』

『噢，噢，媽媽！媽媽！快來啊！』

是小妹妹克麗拉的聲音，她嚇得衝進屋裏來了。『媽媽，快來！祖父有事了。』

母親趕到草地上去，那老頭兒已經從椅上站起來了。他那看不見的眼睛轉向天空。他那雙緊握着的拳頭，向空中揮舞恐嚇着，口中湧出聲聲的咒罵。

樹後有飛機聲自遠而近。當他們走近老頭兒時，他似乎聽見草地上的步履聲。他立刻轉向他們，一手屈在胸前，好像執住甚麼東西，在庇護甚麼東西似的。

『他們來了，』他喊了出來；『貼近我的身體。跟我走。把你的頭緊貼在我胸前，把嘴閉起來。別怕，小弟弟，我會救你的。別開槍，』他這樣喊着。『現在沒有用了，你們大家都得到地窖裏去！』

這老頭子挺直地站着，一手在指揮着那些五十年前已經死了的逃難者。另外一手抱住他的小弟弟，緊貼胸前，叫他不至中毒。他的臉上現出英勇的神情。頭上有飛機聲在響着。

他的女兒跑上前去，抓住他的手臂，喊道。『爸爸！爸爸！沒有甚麼，祇是一隻飛機。爸爸，進來，跟我進來——沒有甚麼。』

老頭子給她拉着，跟她朝屋裏走，他的聲音逐漸含糊下去，一隻大飛機從頭上飛過。

『快走，愛德華，』母親耳語說，『快去請醫生來。告訴他說祖父又不好。來，爸爸，進來睡一會。』

\*

\*

\*

那晚已經不早了，兩個小孩被喊到他們祖父的房間裏來。母親告訴他們是要來說『再會』的。可是房間裏幾乎完全黑暗，他們看不出祖父。他的手是冰冷的，他說話的聲音也輕微得聽不分明。可是小孩們明白，他們都害怕了。

後來，當他站在門外近樓梯處時，小克麗拉說，『小哥，你想世界上還會有戰爭嗎？』

愛德華回答說，『怎麼會有呢？』





民國三十年七月初版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得  
意  
書

每冊實價二元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選譯者 黃嘉音

發行人 黃嘉音

發行所 西風社

上海霞飛路五四二弄  
霞飛市場四號  
電話八五六四五

★紙價飛漲·暫加五成發售★

# 47  
44 1040

¥ 10000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十日

謝晨輝

Chang  
chen chun



No. 1